

新天津附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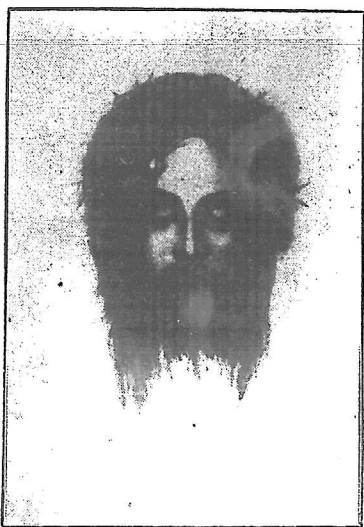
文藝俱樂部

合訂冊第一集

000
656
3:1

像聖子夫孔

像聖督基蘇耶



王道治世
恕道對人
禮義廉恥
孝悌忠信
萬世師表
中華國魂

捨身救世
博愛事業
純潔高尚
且容假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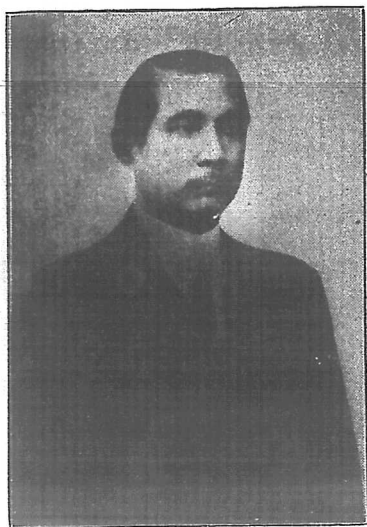


3 0664 8137 9

A 213083



袁世凱氏 孫文氏



革命巨子
民國元勳
病入膏肓
繼述乏人



近世偉人
統一中國
若非洪憲
民命堪託

黎元洪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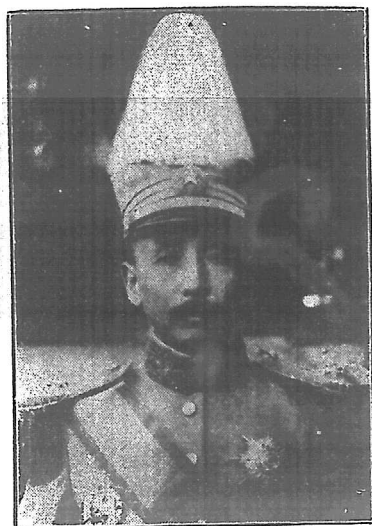
革命元勛
兩任元首
受人愚弄
被迫而走

段祺瑞氏



隱居拜佛
及時而動
出任執政
大赦全國
善後會議
中堅人物

張作霖氏 曹錕氏



即位元首
宵小當權
忠厚懦弱
不辨忠奸
失敗被囚
結果堪憐

武人巨臂
東北干城
勵精圖治
志切中興
功成退讓
氣節可風

徐樹錚氏 吳佩孚氏



中國良將
義勇兼忠
勝則統一
敗亦英雄
權威雖去
禹古芳名



中國人傑
遊歷西歐
當年手段
振赫全球

李景林氏 楊以德氏



廿年警政
志在地方
中立不倚
無偏無黨

中國健將
久著戰功
直人推戴
繼任疆圻

清遜帝溥儀氏



一線生機
優待條件
被迫身危
使館避難

孫岳氏



身列戎行
戰陣無多
南出民黨
北又反戈
招軍數萬
豈顧民瘼

蕭耀南氏 靳雲鶚氏



長江柱石
直系棟樑
從權達便
保障一方



榆關戰役
入死出生
直軍潰敗
隱晦曠名

彭壽辛氏 齊燮元氏



直系健將
躬冒鋒刃
生性驕傲
傍若無人



東南半壁
起禍原因
忽勝忽敗
與直同盡

許世英氏 盧永祥氏



東南戰爭
曾爲主動
一勝一敗
巨大犧牲
付諸史冊
千古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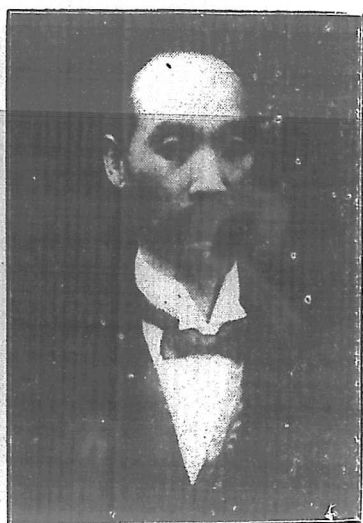
善後會議
任秘書長
謀爲臂畫
出力甚廣

張勳氏



雄據徐州
大兵百萬
事過境遷
軍閥當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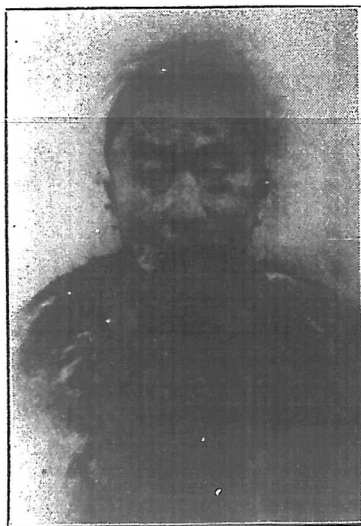
曹銳氏



半生榮貴
一旦被侵
甘心就死
手足情深

李鴻章氏

李純氏



髮捻作亂
清室將亡
挽回頹勢
社稷棟樑

姬妾如雲
資財千萬
一旦歸西
今人當鑑

氏鐸邦宮 氏勳成蔡



齊軍戰將
態度平和
任你勝負
我位難奪



督軍江西
威武堪揚
未及交綏
蒼促逃亡

王維城氏 張福來氏



坐鎮河南
隨軍爭戰
勝則同歡
敗則同難



直軍健將
冷口設防
戰雖屢捷
氣數難當

胡景翼氏 王懷慶氏



出征卜勝
威武自矜
東難戰奉
北未防馮
無榮無辱
退隱天津



蛟龍失意
困守多年
一日得志
豈能自謙

馮玉祥氏



出征反戈
包圍北京
拘囚曹氏
佔據清宮
行爲奇特
千古留名

王承斌氏



曹氏舊部
同謀反戈
怨尤所在
師長被奪
身敗名裂
東瀛避禍

閻錫山氏



閉關自守
模範督軍
視晉如家
強者是親

趙倜氏



威鎮中州
一旦失敗
資產凋零
幾將被害

曹 鏜 氏 吳 景 濂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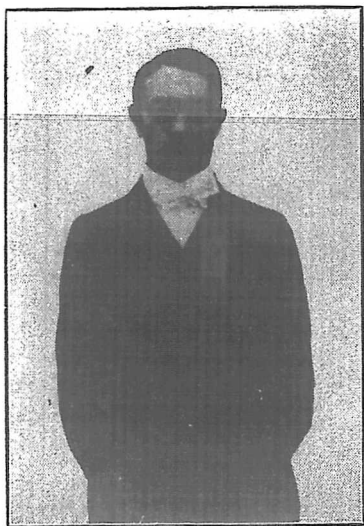


身爲議士
不謀民福
賄選倒亂
其咎莫贖



榆關戰役
軍譽刷新
失敗伏處
養晦惜陰

張作相氏 王正廷氏



名外交系
主張親俄
平民主義
美譽居多



奉軍健將
主張和平
吉邊坐鎮
無臭無聲

張敬堯氏 趙玉珂氏



警備京畿
高壓輿論
風雲變換
礦局就任
多年行伍
位至督軍
不知進退
幾以身殉

△本小冊子的說明

(劉崧公)

這一本小冊子 原來是新天津報副刊文藝俱樂部上的材料 這種材料 便是新天津讀者的結晶品 換句話講 就是多數平民間真正輿論 差不多就可以稱他爲現代的野史 書中的笑林文苑等等 也全關係時局 明譏暗諷 頗有趣味 這一本小冊子印行的原因 是由多數讀者的要求而成的 其中經過許多手續 所以耽誤許多日期 或者期望這個小冊子出世的 多有不滿意的地方 大概難免 但是印刷這種東西 很不容易 結果還是請求幾家代印 才有出書的盼望 不然可就越變爲難了

本冊的現代春秋 人人歡迎 所以把他列在生稿以內 文雖不深 切合春秋包貶的大義 一般官僚軍閥們 若是入目以後 當然要覺悟近世還有公理 輿論還是可畏 好的呢 越發往正的路上去走 壞的呢 也好知所警惕 使他改邪爲正 那末這種小冊子是於社會國家 很有益處的 不是普通小說可比的 還有笑林叢談 藝林文苑 遊戲雜評 名人小照 也全很有趣味 或者譏諷時事 或者游目騁懷 酒興茶餘 足資消遣 這就是這種小冊子的內容 記者拉雜幾句 簡單的說明罷了

△現代春秋序言

聞夫史乘標榜 正人於不赦 稗官傳紀 戒頹風於隱諷 聖人作而世道昌 春秋述而賊子懼 其乖戾 邪侈 譎狡 險狠之徒 淫僻 僥詐 亂觴 暗謀之賊 一經版著彰明實難輕逃

新天津附刊合訂冊

董筆 或流芳千古 或遺臭萬年 網之所立 目之所誅 善善惡惡 忠忠奸奸 其間不容髮矣 現代春秋之作 誠有以之 夫乘時而動者 是為英雄 挫時而銳者 必為佞黨 為英雄 卒終於英雄之名者 乃千古真英雄 為盜賊復盜於盜賊之稱者 乃萬年真盜賊 古今鑑在 余又何言哉 然纂冊有方 匪隻手所能定 修史有筆 豈一腋而能成 是以搜羅舊簡 集刷稿篇 當付鉛石 以公博義 既顯諸名家之鴻著 猶罄數報紙之榮光 至於排刊整校者 又端賴劉君揖公 馮君南狹 朱君述堯 諸大名家 逐文參字 申引精良 成 乃寫謄言 爰以為諸序之末

月樓薛錫於津門館次

△現代春秋序

仲尼著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 這本是一句四千餘年的留傳話 我們要仔細想來 孔仲尼為什麼要著春秋 亂臣賊子憑什麼要懼他著的春秋呢 難道說 孔仲尼的筆下有刀嗎 他著的春秋裏有咒語嗎 全不對 不過是人人都抬不過一個理字去 祇要理直 必定氣壯 如果理曲 當然氣虛 那是一定不移的公理 亦正是警賢誅不肖的妙訣 同人等經營半載於茲 表面上 固然是經濟要素 骨子裏未嘗不是抱着一片濟世警人的苦心 所以這本書叫作現代春秋 為的是挽狂瀾 匡人心 希望社會入於順途 國家歸於正軌就完了 好的呢 必然褒獎 壞的呢 則不免譏諷笑罵 將來人人有恥且格 又何愁國家不興 何必又有此書之作呢 是以為之序

乙亥仲春津門朱述堯識於發雪書齋

△康南海之與段合肥論政

康南海自杭州致段合肥電云 北京段之泉先生鑒 前承由何茂如轉來尊電 誦悉 僕以生民塗炭 不欲兄弟鬩牆久稽裁答 頃舊政府顛覆 衆望歸公 朝歌有屬 望救水火 然民國十三年來 大亂如麻 四萬萬人民 惴惴不保其生命 共和而爲共亂共斫矣 聞公密語人 共和非已意 但爲項城壓迫 故歷年事變 公對於優待皇室條約 力爲維持 今馮玉祥背信棄約 乃敢反懷萬國共證之優待皇室條件 廢帝號 逐乘輿 劫宮庫 外人駭憤 舉國震怒 夫清朝竭其兵力定滿蒙回藏二百萬方里之地 歸之中華 讓於民國 令數萬萬人民亡國無旗 首領得悉 此其功德 橫絕宇宙 豈有比哉 故有優待條件 公與項城唐少川 朱爾典所商定 通告萬國而共證之 其仍居京師正如意得羅馬 仍優待教皇 稱尊號 居故宮同例 六十年來 未聞有改其條件 遂教皇 而廢其尊號 劫教皇宮而奪其財寶者 法滅安南 荷國滅爪哇時之梳羅 亦存其帝號 保其宮庫 日滅高麗 雖降王爵亦保宮庫 至拿破侖第一之破羅馬 教皇亦行教皇尊禮 保其宮庫 德威廉第一之虜拿破侖第三 幽之別宮 亦待以帝禮 况今酬報讓國 而可廢尊號逐乘輿 劫宮庫耶 夫人道莫重於報 故殺人償命 欠債還錢 若報可廢也 則律於人不必償命 欠債不必還 錢其可矣行乎 若任一人盜劫之私 條約可隨意而廢 則何必立條約也 煌煌萬國共證之優待皇室條件 既可隨意遂奪之 則可隨意毒弑之 今改正優待條約 更可隨意廢改 誰能信之 誰能保焉 公是親訂條約者 而不能

爭回 是與自廢優待條件等也 不能以既廢空言了之也 且蒙回王公世爵 皆與優待條件相連 若皇室優待條件廢改 則蒙回皆自危矣 東北強鄰 方垂涎蒙回 日伺其隙 豈非爲淵驅魚 做蒙回以投外 一舉而失二百萬方里之地 天下之愚 未有若此者也 英爭一亞丁 意爭一阜姆 俄爭一華沙 皆傾國力 百戰數十年然後得此區區之地 而公今乃聽馮玉祥一賊之私盜 明背萬國共證之大信 甘棄二百萬方里之名疆乎 何其值哉 夫馮玉祥狼子野心 窮凶極惡 何歷之有 昔陸建章携馮玉祥於兵卒之中 妻以甥女 攜爲大官 而馮玉祥先背而陷之 及從陳宦入川 則叛陳宦 既入陝則毒殺同時之閻相文 入豫則殺無辜寶德全閻家而劫趙周人之財 至今其兵散擾河南 去年過陝豫 兩省人士談馮玉祥劫奪富豪之財無數 莫不切齒聽其言仁於基督 考其行暴於盜跖 以馮玉祥而言和平 何異虎豹之言仁 而人有信者 豈不異哉 馮僞惡衣食 而富二千萬金 全京米麥 皆歸馮有 前年媚事黎宋卿 而去年則廢宋卿而舉仲珊矣 今日倒戈而背吳子玉廢曹仲珊矣 仲珊傳書謂馮玉祥實主戰奉願兵抵瀋陽 撲殺張雨亭 今又主和 擁雨亭而戴公矣 蓋將據公於爐火之上 復以公爲黎曹也 夫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 巧於中立 心持兩端 笑裏而藏 刀聯禍而設阱 歡飲而置醜 今日換帖拜門 明日仇讐拔刀 人人無可轄據 人人無可依恃 則行不知所從 手不知所恃 舉足自爲危境 凶德參會 惡僞養成 人道之墮 不如禽獸 自古以來 未有若今之甚者 何所恃以爲人 何所恃以立國 聞之刺心 睹之酸鼻 而今諸公乃欲云云尙何政制之可言哉 今之附公者 公自審之 馮玉祥反覆縱橫高下在手 猶尙不足 乃覬覦皇宮之寶藏

明目張胆而劫之 浸假而毀闕里 廢文廟可也 浸假而法俄大革命叛基督廢上帝可也 浸假而力行赤化 戮國民而奪其產可也 孫文在粵先力行之矣 易曰履霜堅冰 至言其漸也 昔聞英人某謂馮玉祥以洪秀全將大亂中國 今果然矣 其反覆倍於呂布 其詐偽甚於王莽 合董卓侯景洪秀全爲一人 他日必百家蹂蚩尤 千刀刺王莽而今公等縱之 令國民受其荼氣 公等亦必受其禍 爲可痛也 比者國人聞兩帥拘留馮玉祥 莫不歡忭 可見人心矣 公學佛者 應有慈悲 而忍坐視國民爲俄民之慘乎 公在清朝 位極總督 而忍坐視故主抄沒幽黜 不如安南高麗王乎 陳宜庵在公左右 受馮反背之害劇矣 公明知之 乃與雨亭引虎自衛 認賊作子乎 昔徐又錚請吾與公合作 謂明公之望 與吾之學 可救中國 吾以與公異趣 未之許也 今公誠能密與雨亭誅馮玉祥 正其反覆背約之罪 一以慰天下萬國之心 一以除左右反側之患 然後恢復皇宮優待條約 立撤抄宮委員 迎還乘輿於故宮 則萬國贊美 兆民頌德 天下歸仁 四海同戴 豈惟鄙人 然後調和洛奉 乃議改制 吾亦必有以報公也 開和平會議者 乃馮玉祥令全國人服彼云爾 子玉不服 馮卽用兵 血滿津沽 今歡迎者 乃爲焚居廣州之孫文 奸民所惡樹之風聲 以此教導國民 豈非欲以全中國爲第二廣州耶 如此和平 敢欺國民 顛倒奇駭 晦冥失日 是則基督教之博愛 宜釘十字之架 釋迦之慈悲 宜下阿鼻之獄 宜天下皆爲慘禍會議也 今之居高位者 最能僞詐 夫孫文日言民權 而乃奸獨裁專制 日言民權 而乃日爲屠伯殺子 南孫北行 厲行俄化 言行反繩 公乃聚 與翁大風於一堂 引毒蛇龜虎爲同榻 天下驚懼 善良飲泣 更爲公與雨亭憂之 吾昔勸公

聽信徐又錚語 公有一范增而不用 公不能聽吾言以是致敗 吾頃告吳子玉請防馮玉祥 萬勿出京 子玉不聽以至敗 今公若不聽僕言 可坐視公之敗也 惟公圖之 並轉張雨帥同鑒 康有爲啓

△王懷慶等討馮通電

(銜階)懷慶等奉命討逆 仗國家威靈 政府方略 所向克捷 肅清醜類 計日可期 忽傳我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 擅率所部 闖入京師 圍逼總統 妄發通電 希圖阻撓大計 遂厥陰圖 凡有血氣 同深髮指 查馮玉祥起於微細 陸上將軍建章實其恩主 身受卵翼之恩 並附肺腑之感 丙辰之役在陝勾通陳樹藩 掀起叛旗 使陸失敗以去 既以旅長隨陳將軍宦人川 結納甚厚 設計賣弄 敲取鉅款 幾致陳於死地 已獨全身而返 及護法軍興 馮竊閩南下 僞倡和平 與陸將軍計定 異軍特起 中途敗約 致陸憤圖自盡 窮蹙北歸 被徐樹錚殘殺 馮叛謂陸瘋顛 禍由自取 此外郭堅 降將也 殺之於杯酒之間 後逼死閻陝督相文 取而代之 竇德全 豫軍幫辦也 並無中央命令 擅加誅戮 使其所部萬餘人 散爲盜匪 豫人受其蹂躪 至今未艾 法統重光 黃陂復位 馮復演逼宮之惡劇 雖其同教之基督信徒 皆同起鳴鼓而攻 及今大總統依法正位 馮亦輸誠推戴 遂託腹心 奉逆稱兵 自告奮勇 竟膺推轂之隆 獨當一面之重 口血未乾 爪牙先肆 人笑褚淵 真堪齒冷矣 綜玉祥之生平歷史 凡國家之大義 法紀之大防 皆不必舉以相繩 即此反覆變詐 朝秦暮楚

直使人類之道義 滅絕以盡 懷慶等以身許國 疾惡如仇 往復電商 意見皆同 現首都已
被馮逆僭據 大總統失其自由 吳總司令已奉宣密諭 承制討賊 一切征討事宜 均聽吳總
司令調度 職責所在 不敢中棄 惟各竭謀力 繼續奮進 用竟全功 所有馮玉祥盜名竊義
譁張爲幻之行爲 一概拒斥 與天下共棄之 敢布腹心 貯候鑒察 討逆軍第二軍總司令
王懷慶 第三軍總司令胡景翼 第一軍總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彭壽莘 援軍總司令張福來 第
四軍總司令曹錕 第一軍副司令兼第二路司令王維城 第二路副司令葛樹屏 第一軍副司令
兼第三路司令董政國 第三路副司令時全勝 第二軍總指揮陶經武 副指揮張林 第四軍副
司令殷本浩 曹士傑 第四軍第一路司令曹景桐 第二路司令曹永祥 援軍第三路司令張席
珍 副司令曹世英 第四路司令楊清臣 副司令林起鵬 第五路司令靳雲鶚 副司令田維勤
第六路司令閻治堂 第七路司令張治公 第八路司令李治雲 副司令馬燦林 第九路司令
潘鴻鈞 副司令吳長植 第十路司令兼騎兵總指揮譚慶林 副司令張金標 獨立騎兵總司令
張殿如 騎兵副指揮司令丁長發 馬鴻逵 海軍總司令杜錫珪 副司令楊樹莊 溫樹德 航
空隊司令敖景文 副司令趙起鵬 率領軍官將佐同叩有(二十五)印

△李燮陽詰馮使

△何謂建國何謂英豪

衆議員李燮陽 因對於馮使濛日通電及其建國大綱 有所質疑 昨特上書馮使 討論政見

茲覓錄原書如下

煥章將軍麾下 國民苦兵禍久矣 將軍本悲天憫人之懷 爲息戰言和之舉 全軍返旆 畿輔晏安 凡屬齊氓 同深欽感 夫以非常之人 圖非常之功 運籌決勝 自非庸愚所敢妄加揣測 但變陽竊觀將軍致衆議院電 志則大矣 願則宏矣 又閱前日發表之建國大綱五條 似將軍於統籌全局之方策 尙不免徘徊歧路之苦痛 用敢竭其狂瞽 聊貢一得 幸將軍留意焉 查吾國自辛亥革命 確定民主立憲以來 中間雖有頂城稱帝 張勳復辟 動搖國本 無非曇花一現耳 至於西南之爭 皖奉之戰 不過對人對地之意味 初無根本改造之主張 良以中華民國 已建十三年矣 既無人否認於前 則將軍之建國二字 突如其來 除非實行革命 殊令人莫測高深 蓋既稱民主 自一定之體制 既云立憲 自有不刊之信條 非變國體 未便更張 自法統恢復而後 紛擾迄未稍已者 病在人 不在法 倘因人而廢法 必見治絲而愈禁 今將軍既倡言和平 而又組織國民軍 反對法治 此是則彼非 扶東則西倒 恐內啓各省之異議 外招友邦之猜疑 甚非所以固國本而定民志也 至所謂海內賢豪 有何標準 豈將軍通電中所列舉者 即謂之賢豪耶 然以變陽觀之 如熊希齡 王芝祥 梁啓超 黃郛 費 均以官爲家 好似軍樂隊然 無論何人組織政府 彼輩總是鼓吹歡迎 此等之人 謂之官熱則可 謂之賢豪則未常也 若夫取天下之公材 治天下之公務 是欲萃多數情感利害 信仰習慣 不同之人 以共議國是 苟無一定之信條 以相約束 豈惟築室道謀 正恐磨礱 變起 舟中之人 皆爲敵國矣 欲和平統一 其可得乎 是以欲措國家之磐石 登斯民於衽

席 則必本提挈網維之大法 刷新政治 風聲所布 響應如流 考諸往古歷史而不謬 徵諸近世潮流而不悖 施諸匹夫匹婦而不惑 持之以剛毅 孚之以誠信 庶足以宏濟艱難 企於長治久安 否則必如吳佩孚張紹曾昔日國民大會廬山會議之號召 於事無成 於國無益 徒滋一時之紛擾耳 以將軍之明 當能見及 變陽不敏 用貢一得之愚 惟將軍熟籌之 專此敬頌勛祺 李燮陽拜啓 十月二十七日

△奉張又一尊段電

△某氏轉電孫岳

馮玉祥班師主和後 吳佩孚遂由山海關返旆於天津 準備作戰 惟吳氏既抵天津 則山海關之前線空虛 張作霖自當乘機追擊其後 乃勦數日並未見張作霖追擊吳佩孚之報告 各方皆爲詫異 前日(二十七)國民軍第三軍總司令孫岳 特致電奉方某將領詢其相象 昨(廿八)

新天津附刊合訂冊



◎現代春秋

△徵求基督教友對馮之意見

(述堯)

記者本是基督徒中的後進 對於主的道理 研究力非常薄弱 決不敢妄自稱能 不過對於信仰上 還敢捫心自問 無愧於獨一無二的尊精 再說雖然沒有接收靈魂上的感動。然而對於十誡 始終不敢違背 因為近幾日來 津京人士 莫不人言嘖嘖 全說基督徒是完全假的面具。記者追尋此話之來源 則沒有一個人不以馮玉祥為根據的 所以記者今天犧牲一小時約光陰 來徵求教友們對馮的意見 不論牧師 先生 新舊教友 及望道者 或讀本報者那方面的宏辭佳著 祇要惠然肯來 記者是負完全責任 盡情披露 不偏不黨 一秉大公現在在附張第一欄裏邊 專專特闢現代春秋一欄 以供諸教友 及各界讀本報者之討論 記者每每坐定自思 近幾年基督教進行的阻礙物是什麼 大概不外乎有些假基督徒的魚目混珠 記者很願意同胞們研究研究 馮玉祥是不是假基督徒 是不是基督徒中的害虫 是不是利用基督徒的招牌 是不是基督耶穌的罪人 再者試問基督的道理是什麼 信愛望是什麼 基督徒應該遵守十誡是什麼 什麼是十誡 請示同胞們 馮玉祥對於基督道理合不合 於信愛望三個字的本意合不合 於遵守十誡合不合 於十誡的裏面合不合 還願意有人能知道馮玉祥的出身及歷史 或行藏的底止 更願意所有我們全國的基督門徒 先後的教友 大家羣

起而攻之 不使該氏稍留餘跡於我聖潔基督耶穌純潔基督教中 那縱算我們略盡基督徒的天職 真正爲主作工呢 同胞們 有以我言爲對的嗎 我不盡括目以俟之 而觀成效可也

△一封勸告馮玉祥的信

(悲夫投稿)

馮玉祥先生：

本月二十三日 夜忽得報館號外 內云先生帶隊回京云云 閱畢鄙對諸同學曰 此種傳聞 近於謠言 我們不可置信 蓋以先生爲民國之保障 吳將軍之左右臂也 殺除反黨 義所不免 況今反黨多已就誅 所餘者 不滿無幾耳 今與吳將軍同聲攻討 大軍所至 人民歡呼 全國所欣 友邦贊仰 雖人民再受若何之犧牲 國家再受若何之損害 亦所不惜 其所以然者 蓋即在滅敵人而今後 國可安而民可樂耳 詎料霹靂一聲 傅公之耗竟如許 其可信乎 乃不幸惡耗頻頻來 竟真且實矣 嗚呼 易先生竟如是耶 國家養兵 原爲除賊禦侮 軍人尤貴服從命令 先生討逆 對與不對 姑先不論 試問曹錕爲中國之元首乎 是否先生所學定乎 是否先生所尊從者乎 如非先生所認可 則前一年時 先生即當發表 早即應通電否認 易在此兵出戍邊之時 先生竟倒戈相向 其據何理 其有何依 再吳將軍乃中國全國所公認之將軍 此次出兵 原爲弔民伐罪 並非出於私意 尤非不法 再在京開會 先生亦在座 易彼時贊成 而今反漢耶 其受他人運動乎否耶 而我等學生知識卑陋 實所不明者也 先生回京 被誰請回 號稱國民軍 爲誰所舉 拆斷鐵路 爲敵何人 緊守四城 爲

防何處 監視元首 爲何用意 通電武裝調停。爲誰所請 先生休矣 國事今日 已頗危險
幸有吳將軍出義師除國難 民等方慶 得見天日 得保疆土 得以望息 得以自強 今先
生竟如此喪心病狂 出爾反爾 與敵爲奸爲虎作倀 其自號爲國民軍何其忝不知恥之甚也耶
請三思 飲水思源 吳將軍待爾如何 今而如此 清夜捫心 能不愧乎 甚望早日猛醒
速謀反正 國家幸甚 先生幸甚 臨筆疏遑 不勝迫切 請三思之 此啓

△不忠不義的馮玉祥

(王佐卿來稿)

白雲蒼狗 世事變幻莫測 以素擁模範軍人聲譽的馮玉祥 居然揭下了模範軍的假面 現
了篡逆的原形 咳 這就是基督徒嗎 追想武穴馮氏失敗 桃源獨立的時代 不是直派援助
安有今日的檢閱使 恐怕亦是亡命東洋的一流人物吧 孰意以怨報德 竟有逼宮一劇發現
咳 馮氏你的天良何在 人格安在 去年黎氏下台 馮玉祥實主其謀 年餘轉盼 對黎故
技 又加諸曹氏了 哈哈 逼宮一劇 何演之不煩 想是受顧曲家之歡迎 不知道正是受了
評劇家的贊許嗎 可惜華歆角色 無論演唱何等精微 亦不過落一個世人指罵吧 馮玉祥氏
身任討逆司令 責任何等重大 總於師旅 待遇不爲不厚 三天未加進而返戈 僭據首都
困逼元首 昔日的華歆 未必過是 不忠的頭銜 足可爲馮氏的千古定評了
奉軍入關之役 馮氏曾與吳總司令協力驅逐 又聞馮吳交誼頗重 是吳氏重看馮氏 可想見
了 此次委以司令 託以腹心 在吳氏以友誼之重 託以討伐之權 固謂已得其人了 孰意

以懷陰險 返戈相向 不義的名號 馮氏兼而有之 可謂無獨不偶了 韓昌黎云（指天日涕泣 誓死生不相背 一旦臨小利害 又擠之下石焉）此語加之馮氏 庶幾近之 這種反覆陰險的人 不忠不義之輩 刑之國法 不足彰其惡 吳總司令討馮通崑內之問科一語 處之甚當 記者甚願靖難國軍 早日撲滅此逆氛焉

△對於馮玉祥的發表

（朱彥伯來稿）

和平統一 是人人所望的 但是障礙過多 又不得不竭力剷除 這是吳使不得已之苦衷 想此次吳使之進兵關島 豈由彼開 當然不能說吳之野心 一般人民豈希望着江浙平定 直奉和息 然而張氏的舊仇不解 猶如不共戴天 所以大舉刀兵 驟啓弊端 乃是他方殘忍的心腸 不顧民膜的事 那麼吳使用兵去抵抗他 爲關裏民生計 爲自衛計 有不得不如此者 所幸臨敵陣破 眼看掃淨妖氛 曩日所謂統一的口頭禪 就要發現了 豈知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馮玉祥陡變初志 包圍北京 以顧全人民生命爲題 暗壞吳使之偉功 不但吳使之敵 換一句說 就是衆國民之敵 假若馮玉祥以愛護人民爲目的 何不早爲之計 必至吳使之功告成時 才出而起義 這顯然是掣吳將軍之肘 擾國內之亂 不願國計民生之罪孽行爲 莫此爲甚了 望衆同胞 羣起而攻之吧

△人格破產的馮玉祥

（譚寒來稿）

我國自來 以五常爲組成人格的原素 我們若批評一個人 也就是將他的人格分解（指被

批評者）看他的成分中 是否有此五種（仁義禮智信）原素 並且以他們的（指原素）分量大小 要評他們的人品高低

馮玉祥的名譽 若是也如同一般軍閥的惡劣 那我們便沒有注意的必要了 因為他好久盜襲 了 模範軍長的徽號 所以引起了我們 對於他們的人格批評興味

但是 我們要以什麼作批評的標準呢 答 那當然要他看組成人格的原素 是否完備無備了

一 仁 愛人者謂之仁 不嗜殺人者 謂之愛人 馮氏擁有闖如虓虎的軍士數萬 甲堅兵利 幾冠全國 他的人格成分中 若有仁的分子 試問他保有這些殺人利器 究有何用呢 若說 以殺止殺 正是六仁大義嗎 然則吳氏東征 豈不是這種道理 為什麼他反拆吳氏的台呢 若說 飢餓薦臻 民不堪命 馮氏既不能叩馬而諫於事先 已屬非禮 就按馮氏反戈以來的效 果說 榆關之戰 既未停止 京津交戎 又迫眉睫 且蘇浙山陝魯甘等省 又已捲入戰事漩 渦舉國糜爛 已在眼前 然則以馮氏視之 榆關一方之民命重 而全國之民命反輕也 馮氏 如不蛇蝎居心 焉能如此

二 義 關羽本是剛復人物 但他詭俎豆千秋 家家尸祝的緣故 就是這個義字 曹總統對 於馮氏 平推心置腹 親逾骨肉 德戴二天 乃馮氏竟於曹氏危急存亡之秋 加以反噬 不 義孰甚 且陸建章與馮氏 不但親屬滑陽 且為其恩主 陸氏因私被戕 馮氏對於徐樹錚 並無一矢之加 還說什麼義字

三 禮 犯上作亂 拘囚元首 禮於何有

四 智 馮氏如果失敗 固然是愚蠢已極 若是倖成功 那更是冥頑不靈了 何以呢 因爲無論如何 不能不承認吳子玉 是我國傑出人才 此次東北底定 西南擾亂 已不成問題 禹甸澄清 可期指顧 以後生聚教訓 實有挽回國運之可能 馮氏若是聰俊兒郎 炎黃子孫 當然要竭誠匡輔 以造成此偉大人物 俾爲中國之光 如今正當吳氏一贊功成的時候 與以如此打擊 我不知能統一中國的人物 還有何人 中國既常此紛擾 那還有不早晚滅亡的嗎 馮氏既然是中華民國一分子 那亡國奴的頭銜 終久除不掉的 所以無論如何 馮氏也是愚蠢極了

五 信 人言爲信 換幾句話說 出言不信的 就不算人 馮氏正當戰事醞釀之際 不是說慶忌不去 指張作霖魯難未已嗎 出征之時 不足說滅此朝食 誓殲醜類嗎 既發之後 不是說爲國除奸 義不反顧嗎 如此今竟言行相違 一句不算 機械變詐 誠爲反覆小人 還能說他有絲毫信嗎

以上我們已將馮玉祥的人格化解 他的成分中 竟沒有一些組成人格的分子 所以我的題目 是人格破產的馮玉祥

△馮玉祥先生

(北平閒人投稿)

頃讀先生漾日通電 論及近年戰爭禍首 實深駭異 試問幾次戰爭 討段 討張 損傷甚多人氏 消耗國家許多元氣 那次不無先生參雜其間 先生是否罪魁 是否禍首 明眼人自

有公論 先生此次入京 爲和平歟 爲倒曹歟 若爲和平而來 何不事前聲明 何待開火多日 是否受人運動 若爲倒曹而來 曹總統是否先生等擁戴而成 曹之爲人忠厚已非一日 莫非先生昔日以爲是 今日已爲非歟 噫 曾幾何時 是非何變化其速也 先生入京自謂國軍 倡言和平 請問先生軍隊是否早年舊部 國軍由何而來 先生是否真正和平 能否不再相見於兵戎 能否不使全國人於糜亂之鄉 總之先生在去歲未逼宮以前 尙堪人望 自唱逼宮以後 吾不知先生爲何許人也

△軍威以下輿論聲

北京在馮軍勢力以下 居然尙有一順天時報發表真正輿論 今特介紹出來 以提讀者

△上煥章將軍書

民國肇興 禍亂頻仍 十有三年 迄無已時 今執事旋旆京師 力主和議 拯民衆於水火 救國家於淪亡 此固學生所慕香而默禱者也 惟執事之規畫設施 有可疑慮之事數則 不揣 鄙陋 僅貢言之於後 執事此次旋京 所有佈告 倡言軍人不預政治 今閱報章 凡有改組 內閣委新貴專事 皆屬稟命執事而後行 夫改組內閣委任官僚政治也 執事軍人也 何須預 其事耶 此學生之不解也 執事此次通電主和 而響應者寥寥 是足見其他有力者贊同之少也 苟其他有力者不爲執事 所動 仍爲吳佩孚之助 則必各走極端 非戰不已 或曰（執事今挾精兵數萬 可以投諸所

向無不如意）竊謂若執事懷此種思想，則殷鑒不遠矣。學生未嘗習軍旅，殊不知執事所擁兵力視吳佩孚若何，然局外人殊另有眼光也。

若至各走極端，再以兵力相見時，則鄂之蕭耀南、魯之鄭士琦、豫之張福來、蘇之齊燮元、贛之蔡成勳、皖之馬聯甲，以及孫傳芳、溫樹德諸輩，皆係吳佩孚之心腹，且皆擁有強厚之兵力。試問執事所部有力幾許，能禦此數省之甲兵乎？然則充執事威靈所屆，亦不過暫時言和，留以醞釀將來之潰決耳。於大局何利焉？況耽耽焉於執事之後者，尤大有人在。

執事倡言之革命救國政策，固人人所贊同者，惟應與吳佩孚携手同行，有為有效。夫吳佩孚亦當世之傑，此種事業，乃為救國之舉，則吳佩孚亦未見其不贊成也。今執事出以鹵莽手段，冒險而來，卑劣孰甚。吾以為出之收豬奴則可，乃不期出諸世人自為模範軍之軍人也。國人無不驚駭異常，則此革命，雖至數千百次，亦無補於國家，祇有損害於民衆耳。若望其澈底改革，其可得哉？執事耗數載之心血，始造成此可稱之模範軍隊，今若一旦喪滅，則吾國尚有可與之兆乎？吾不盡為執事惜，尤為國家惜也。愚以為執事當急隨風轉舵，趕速與吳佩孚和好，取一致行動，以期救國家於萬一，免京畿於荼炭，則執事仍不失為當時之俊傑，亦國家之幸也。臨風依依，不盡所言，敬頌助安，伏祈荃察。（學生劉士元上言）

△請撤退公府一帶之兵士

馮總司令胡張司令大鑒：公等返旆都門，停戰言和，連日所發各電，揭發愛國愛民宗旨，非不淋漓痛快，足壯一時。然而圍守公府，至今兵士猶未撤退，不能不令人懷疑。如謂中央

前此願發討伐命 以致大動干戈 則元首業已傾向和平 取消前令矣 如謂孚威手握重兵 主張武力統一 則元首業已割愛 免其職權矣 如謂公府衛隊尙多 同處一地 難免兩軍衝突 則元首對於公等 實屬委曲求全 有加無已 公等對於元首 亦應改變態度 將公府一帶兵士 全行撤退 以表擁護之心 而釋外人之惑 且元首平素優崇公等 頗爲不薄 飲水思源 公等之有今日 果誰之力 奈何晝夜嚴防 儼同敵國 仍如前數日者耶 大丈夫處世 當崇尚綱紀 尤須恩怨分明 若必以下犯上 以怨報德 則公等麾下如雲 他日尤而效之 又將如何對付 竊恐影響所及 國家前途 勢將愈演糾紛也 式明知言出禍隨 願以維護國家綱紀計 不得不冒死進此忠告 務願幡然覺悟 虛心採納 以明公等個人 信義之所在 迫急陳詞 無任惶恐之至 徐式謹啓十月十九日

△馮玉祥與和平

(李養恩投稿)

吾國自古常以勝負判曲直 以成敗論英雄 實大謬矣 此次直奉戰爭 起於江浙 或者必究齊爲禍國殃民之禍首 實則齊之興師 必預承吳意 苟不得吳之同意 則無後援 勢力單薄 難與盧抗 吳之驅盧何者 爲擴充收入 便於軍事行動 以實行其武力統一之政策而已 至於攻奉 似預先未作切實之準備 若奉方不恃外助 馮胡不反戈 恐錦標仍歸直派 屆時統一和平 或將實現 國權從踴振興 某國之侵略 亦將少戢 不圖馮某 挾私仇 貪重餌 結胡王 傾心奉方 甘爲擾亂和平之禍首 復以和平之詞以自飾 微論其他 卽就馮胡張

三人之心理即言 莫不以攬得優美地盤 爲擴充實力 偶有不遂 由此即起爭端 不久京津之野 重染男兒之血 推而遠之 吳氏助去 聯絡長江一帶 養精蓄銳 以待時機 是不啻爲彼言和平者之一暗礁 卽孫中山段祺瑞二人之心理 及其部下之慾望 亦難措置適宜 而吾國民 此次戰爭之負擔 及將來如狼軍隊之蹂躪 國權秘密之喪失 莫不飲馮某之賜 嗚呼基督將軍 嗚呼民國禍首

△馮玉祥論

(武壽嵩來稿)

馮玉祥之出身 始於行伍 蒙陸建章之不棄 屢重用之 因此於武人中亦稍有微名焉 當其在陝之時也 以藥毒死閻相文 以詐斃死郭堅 又在河南斃死寶德全 其陰險獨惡之心 早已見之也 而吳將軍視其容貌忠誠可依 而不知忠誠於外 奸惡於內也 濟之以金錢 助之以兵馬 使其軍不致散漫 而又薦之於曹 曹氏亦深寵惠 視之如心腹 待之如近戚 又使其軍駐於京畿 非誠實可依之人 安能如此之任乎 於此役之興師也 自請命於曹 願爲討軍第三路司令 通電全國 大聲討逆 豈知自出師以。按兵不動 而又倒戈京門 包圍公府 飾逼宮與請命之惡劇 竊言武裝調停 雙方停戰 以免人民之塗炭 雖然 和平固人人所樂聞也 柯以不於興師以勸言和平乎 卽或不能通過 何不釋交兵權 遠避他方 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乃不出此 於雙方對壘之時 倏然而叛 於秦檜嚴嵩之流 又何異乎 朝三暮四 反復無常 此中外之所痛恨者也 以君臣論之 爲不忠 以朋友論之 爲不義 烏

鴨尚知反哺之恩 家犬尙知報主之義 比之禽獸 尙欠幾分 靜夜思之 亦當愧死 以堂堂之偉人 傳聞竟售易於一千萬之老頭票 人格喪盡 天良毫無 只眼前之金錢 而不知罵名千古 遺臭萬年也 吳佩孚氏 近年以來 煞費苦心 統一中國 已達四分之三 而不知竟破壞於馮玉祥 變亂全國 根本爲之搖動 京津治安 紊亂無可諱言 以致因之爲外人共管 皆馮玉祥一人之禍也 雖食其肉 剝其皮 豈足解國人之忿乎

△軍閥之四戒

一戒貪 岳武穆曰文官不要錢 武官不要命 則天下太平矣 其實要錢者 必要命 要命者 必要錢 文官之怕死不忠 已不可恕 武官之活要命死要錢 更不可恕 今日武官中果孰是臨陣貪生 平時攫肥差 貪得無厭者

一戒爭地盤 爭地盤可恥 因爭而匿怨使機心 不恤全國沸騰 以圖洩私衷之憤恨 則尤可恥矣

一戒擁兵 爲督軍爲太上督軍 而不讓師長者 其擁兵之罪大 若爲師長 而又於一師 外附屬多旅 增兵不已者 無非以自衛之私計 而抱殃民之目的也

一戒虛偽 坦率爲英雄本色 機詐虛偽爲小人之尤 若改督理而爲廢督 擁師旅而稱裁兵 茹素而嗜殺 公天下而各黨其黨 何堪 此年年革命哉

△崇拜吳佩孚之德國婦人

(會員來稿)

天津紅十字分會 臨時分醫院 於前數日 忽來德國婦人 年約三十餘歲 入院即查視傷兵 詢問院長 自請治療傷兵 願盡義務 詢其姓名 只云伊夫在德國充當醫院院長 有子女四人 始終不吐姓名 院長看其意志誠懇 當即撥看護生四名 幫同治療 該婦對於療病 手術極精 每日服役四小時 僅食饅首數片 前日該婦又去該院 見該院附近滿駐軍隊 即向院長詢問 始悉爲馮玉祥軍隊 吳佩孚敗退 該婦即將手術衣服脫下 極爲惶喪 該婦云 此來治療傷兵 原爲崇拜吳佩孚其人 始來爲其治療傷兵 聊盡崇拜之忠誠 今吳既失敗 即不進該院 詢其姓名 仍始終不告 只云吳佩孚知道 遂揚長而去云

△對於吳馮之評判及今後之利害

(悲夫來稿)

吳使出兵 爲民請命 榆關勝利 萬民忻然 不料馮氏中變 倒戈京師 既背天職 尤違民望 消息傳來 羣相驚愕 逼宮再演 政樞淪亡 前吾民所希望之模範軍人 基督將軍 今而竟如此喪心病狂 則吾國今後之命運如何 不言而喻矣 不幸天禍吾國 妖孽橫生 亂臣賊子 不一而足 吳使聞耗 通電全國 以爲後援同力攻討 蘇浙閩皖出兵 川鄂豫陝發動 乃不料東有鄭氏阻止 西有閻氏斷行 援兵既不能直路而來 故須稍候時日 職此津埠謠言大作 秩序譁然 奸人宵小 乘間擾亂 各國爲自衛計 出兵彈壓 安置砲位 如臨大敵 噫 今日之中國 仍謂之爲中國乎 職權不能自由 地方由人操縱 誰尸其咎耶 舍馮氏其誰屬 蓋若馮不發難京師 直軍無後顧之憂 一氣對奉 同力戰敵 此時想必平定神京矣

今乃馮氏倒行逆施 以怨報德 致吳將軍功敗垂成 寧不惜乎 雖然將軍由茲不幸而下野 恐各省附和者未必居多 勢必獨立 又重演辛亥武劇 全國十分八裂 人民塗炭 國無完土 彼時人民所受之損失 較今爲何如 惟最可危者 爲華會議定之條約 如中國仍然紛亂 僑民傷及生命財產等事 各國認中國無自治能力 須出以自衛之策 其策爲何(即一共管)是也 以現下時局觀之 各省態度不明 附和者有之 獨立者有之 爲吳効命者亦有之 即或吳軍在此不保回豫再圖 京漢津浦 勢必如現今之京奉 奉榆 各國投資者 能坐視分割乎 能坐視如此紛擾乎 勢必起而干涉之 如不聽從 必調兵而鎮懾 至時各保疆土 各維地盤 秦併六國 一一而滅 今之瓜分 不亦如是乎 國民知識淺鄙 無一起而問之者 無一組織團體而出公論者 祇一味求即早完 以圖安靜 殊不知馮等得勢 即爲滅亡之先聲 奉之親日 全國共悉 馮之道德 早已淪亡 此等爲國家之首領 其治安何可得耶 吾國人苟安成性 不思根本解決 如庚子之國恥 至今有何表示 有何作爲 日本在清初時 其文化政治與吾國似有天壤之別 今一變而爲五大強國之一 其非黃種人耶 究其能如此者 卽爲其民有評斷高下之知識能力 且國有姦佞 則羣起而攻之 國有賢儒 則羣起而維護之 是以其國小而強力大 政治淺而賞罰明 方有今日之美滿的結果 今我國政變如此 未嘗聞社會有若何之評判 詢可悲矣 余非吳黨 亦非馮敵 今所以斥斥善吳者 蓋爲國家前途計 四萬萬同胞及萬世子孫計 方出此耳 望世之儒學大家 在野名流 共出公論 以維家國 以維法統 以維長久治安 以維今後天下 幸望邦人君子 早判鴻篇 維護忠良 誅此鄙

倭實幸甚焉

△吳佩孚馮玉祥之比較

(覺星橋投稿)

成敗論人 識者不取 自古及今 英雄豪傑 敗於亂臣賊子之手 相背相望 曷可勝數也 今舉其事體昭彰 赫人耳目者 而論之 且夫岳飛之忠孝節義 人所共知也 秦檜之庸懦奸詐 亦人之所共聞也 而岳飛終斃於秦檜之手 世之論者 其有貶於岳飛 而褒於秦檜者哉 竊觀三代之下 秦漢之末 以及唐 明清之際 無代無之 豈獨宋之爲然也 天孽之猖獗 證國家之將亡 亦係天數 尤非人力所能挽救也 岳飛秦檜事往不論 且論今之吳佩孚馮玉祥焉 此次直奉起釁 吳馮爲統兵之帥 不論直奉之誰是誰非 而吳馮爲直係之要人 理應一致對外也明矣 霹靂一聲 馮玉祥倒戈之說傳到 吳佩孚因之而敗其精銳 馮玉祥隨之而大肆陰謀 按現時之成敗 馮固勝於吳矣 將來之瓜熟蒂落 優劣尙未能擬議也 總而言之 吳佩孚功雖敗而名已成矣 馮玉祥功雖成而名已敗矣 將來之流芳千古遺臭萬年 是非自有公論 可不懼哉

△馮玉祥與民國關係

(張星橋投稿)

自民國刷新以來 十有三載 真正是狼烟四起 各存私心 以致民九直皖 民十直奉 均賴吳佩孚親身士卒 才剷除許多障礙 自奉張敗歸東省以來 推心不退 屢有再決勝負之舉

結連浙盧起事於南 繼以實力率兵入關 則吳首尾不能相顧 則吳佩孚料浙不足慮 亦宰相當之軍士 專對東北 民國統一之希望 在此一舉 吾等之小民 後來亦安枕矣 豈知好事多魔 居然又出第二個秦檜 又見於今馮玉祥矣 按馮玉祥出身於步伍 又基督教徒 後來略有微名 人民均知基督教徒之軍士 定講道德 作仁義事 豈知馮玉祥外表良善 內容欺詐 前陝之閻相文郭堅 河南寶德全 均遭馮玉祥之害 各省均皆憤怒 有連兵討馮之舉 時吳佩孚念其出身至此不易 力解衆議 始得安全之身體 保全之性命 吳云人非草木 熟能無心 故此視之如心腹 當直奉之戰 馮自任第三路總司令 又告奮勇 豈知受他人金錢運動 驟然心變 反戈京都 斷吳歸路 腆不知恥 聲言調和 圍總統力迫下台 各機關派人把守 作種種欺詐之舉 慾願自己之私心 立請老段上台 似汝之朝秦暮楚 反復小人 天良喪盡 良心何忍 然老段上台 小徐必在其內 汝舅陸連章死於小徐之手 汝見面稱小徐 何人也 嗚呼 馮玉祥之人格 汝此舉民國前途 何堪設想 嗚呼 吾等小民 塗炭何日脫離

△馮玉祥的將來

(王介夫來稿)

此次馮玉祥倒戈連奉 賣主求榮 其賄誘與否 吾人殊難驟下斷語 惟其武裝調停戰事之宣言 至今已揭破證明 純屬荒謬矛盾 吾民雖愚 亦鑒微信 不過是欺我人民之一種宣傳而已 查奉張與馮 夙有嫌隙 且其政見設施 與馮根本不合 故將來政治合作上 殊難得良

好結果 今奉軍大隊 亦已長驅進關 既據津浦 再抗京漢至京奉金路幾為佈置戰塞 由是測之 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聞奉張已有擬在奉天開國民會議之說 即或奉張慨然來京 吾恐將來會議席上 因支配權利問題 必起爭持之衝突 以奉張戰勝之威 諸事必須優占一步 然則馮氏跳槽再醜之功 豈肯甘讓半分耶 設一旦不幸決裂 而奉馮又將火併 馮氏雖挾有數萬之衆 諒難敵奉軍或勝之師 束繭自縛 悔悞已遲 徵之天理循環 馮氏豈能不失敗乎 然吾關內人民浩劫塗炭 又苦不堪言悲夫矣

△對於王承斌之忠告

(述堯)

自從去年 拾月七日 大選告成的時候 吳氏(大頭) 捨死忘生 奔走如騖 而王氏(承斌) 從中亦最幫忙 大頭的下場是 臨完弄個頭破血出 抱頭鼠竄 蟄居津門 不敢行動 有如淫婦灰心 遁入空門之概 但是現在聽說居然死灰復燃 探頭縮腦 又行搖尾乞憐 似此人格 大有婦婦思嫁之意 但是王氏自從接受直隸省長的時候 記者就沒有看見過他(王氏)出一張明白告示(大有演探親頂嘴劇中之村婦被城婦強駁云 你家女兒來到我家之後 可惜連一個響屁都沒放過的意味) 其對於地方上 興利除弊等事 王氏向沒辦過 至於黎黃陂在去年被逼乘車來津在東站時 王氏又去奪印 後來表功 又經吳氏(佩孚)抬價 遂有兼理督軍 及直魯豫巡閱副使之職 細想王氏至此 可謂榮幸已極 後因二十三師另委他人 王氏心中懷恨 故有此次返戈之舉 在王氏此次深願從此多收軍隊 再行擴充將來的勢力

以與各方首領相抗 不想奉軍獨具慧眼 大有先見之明 當時遣散王氏軍隊 免去王氏地盤 王氏雖懷忿恨 然亦無可如何矣 但各方輿論 對於王氏亦頗各不通情 故王氏每日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所以今天記者因愛護王氏起見 故有一篇忠告 我(記者)想既吃黑飯 就應該報烏主 誰叫先生拿張二的錢 反給李四搶煤球呢 這不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爲嗎 我願光生從此之後 發生一個大大的覺悟 萬不能再用那蠅蟻式的手段啦 無論那一方面 誰亦不敢信任先生了 所以我勸先生趕快學那從先在我們直隸省的陳筱實同朱家寶二氏纔好啦 不然者 深恐先生演成趙乘鈞之第二者 到那時 又要記者費幾許的腦筋 同筆墨 來爲先生叫冤 所以我勸先生可以不必啦 是了就是了 否則前途更有莫大之危險發生 我想達人自當猛醒

讀者諸君 對於王氏還有什麼話說 均可投函來社 記者願盡披露之責

△山東鄭士琦之進退維谷

(劉光來稿)

山東督理鄭士琦 前曾藉吳子玉之力 擢得督理一職 故吳氏頗爲倚重 此次軍興 派鄭氏爲海疆防禦總司令 職責不爲不重 乃聞北京政變 知吳氏實力將倒 於是通電附馮 主張和平 旋聞吳氏返津 佈防楊村 反攻北京 而榆關戰事 頗爲得力 又恐吳氏未必完全失敗 將來於已不利 不得已 派潘鴻鈞旅 北上援吳 及聞榆關 楊村 相繼失守 吳子玉搭輪南下 知直系大勢已去 拆毀津浦 韓莊 一帶鐵路 阻止蘇浙援軍 表示附和國民軍

之先聲 藉以保守其祿位 現奉方張宗昌 率兵南下 一則沿路填防 抵禦援軍 二則驅逐鄭氏 得以自代 而鄭氏亦料及此 於是出兵德州 防止奉軍南下 聲明嚴守中立 無論何方軍隊 不准通行過境 嗚呼 甚矣 鄭氏之不智也 蓋當時不拆鐵道 蘇浙援軍 可直抵津沽 楊村 戰事未必失敗如斯之速 卽或萬不得已 亦可退守馬廠 或德州 而退却之軍 亦可沿津浦南下 實力並不稍減 長江聯軍 陸續北上 將來大局 尙難下一斷語 況既受命於直系將領之下 卽當實力援助 堅持到底 落一光明磊落丈夫 不愧忠義雙全 將軍乃計不出此 通電附馮 藉以保全督理職位 孰知如此 反復無常 張馮早已鑒及 不忠不義之輩 豈能聽其自便 故派張宗昌 節節南下 靜候中央明令 近雖派兵在德州防阻 然以山東兵力 如何能抵奉方大軍 况蘇浙聯軍 攻於南面 吳子玉將軍 已在烟台登陸 三面受敵 如何防禦 附南則有阻止 援軍之嫌 附北則督理位置不能保守 嚴守中立 力不自稱 進退維谷 實處兩難 未識鄭氏 處於四面楚歌之境 尙有如何萬全之策 抵禦各方也 請拭目以觀其後

△對王承斌我見

(江花投稿)

昨見貴報以王承斌應否去職徵求讀者發表意見一節 竊以爲王氏陰險奸詐 此番忘恩負主 爲人類所不齒 原無污我筆墨之價值 惟我國只論成敗 不論是非 王氏行爲 若曹吳得勝 當然免職 今張馮得勝 當然加官 今犯上作亂 既達目的 乃將其推翻 爲曹吳所笑

未免報應太快 使君子吐氣 小人寒心 以後誰再敢作無恥之事呢 况王氏之功 若在前代 是應封侯的 今民國不能封侯 已爲王氏抱屈 豈可再加免職 或曰應封什麼侯 曰不義侯

△馮玉祥之四大德政

(罪民來稿)

馮玉祥此次倒戈回京 僞言和平 破壞大局 首先開釁 制吳氏於死地 以稱其勃勃之野心 可謂雄矣 今吳氏已離津 想必往長江一帶 恢復原有勢力 再者 江南數省 諸將領 皆爲吳氏數年一手提拔 必死心實力以助之 捲土重來 間有一二反對者 亦不過處於馮氏淫威之下 不得不隨聲俯合 可謂貌合神離 終必分裂 則戰事因之而又起 江北從此多事 姑不論逃兵潰伍 劫掠可虞 卽當地邦匪 因之而蜂起 即使能操勝利 豈最短时间内所可結束 致流亡遍野 災民滿地 此馮氏對於國民不仁者 一也 當其在武穴時 以一小小旅長 經曹吳之提拔 數年之間 一躍而爲一師 三混成旅 位至陸軍檢閱使 西北邊防督辦 榮祿之高 可謂極矣 不知以德報恩 竟反復無常 朝秦暮楚 以逼黃陂之手段 再演於曹氏之前 吳氏通電 言彼如呂布噬主 劉牢三反 有過之無不及 凡有血氣者 當同深髮指 此對於曹吳二氏 不忠者 二也 東北風雲吃緊時 馮氏首先通電主戰 全國盡知 曹氏以爲致年心腹 必肯努力前攻 方任第三軍司令 職任何等重大 竟舉兵不動 一曰索餉 二曰索衣 餉衣到手 則倒戈而潛行回京 又主持停戰 夫馮氏卽不願同室操戈 何不言

之於先 痛陳利害 今竟於統一將成之時 通電和平 自相矛盾 此中鮮有隱情 謠傳受賂 二百萬元 不爲無音 此對於交朋友不義者 三也 溯自清室末年 武昌起義 革命發起 血戰數年 經袁氏和議 清帝始行遜位 民國允許 給常年經費 四百萬元 移居萬壽山 四萬萬同胞 東西各國 無不盡知 今馮氏忽下令 修改條件 亦未得國人多數同意 擅自專行 並沒收宮中寶物 美其名 成立委員會 實則盡入私囊 此對於清室 中外人民失信者 四也 以不仁不忠不義不信之狂徒 而號召天下 吾小民將無瞧類矣 語云 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 此之謂也 再者 馮氏佔據中原 數年以來 治軍有法 兼爲基督教徒 中外人士 無不贊仰 今因一時之悞 致名譽一落千丈 吾爲馮氏人格惜 猶爲基督教惜 尙大言不愧 組織國民軍 虎據京畿 欺我人民 今奉軍已入關 近逼京師 佔京津之要路 將來馮氏與奉張 必因權利不均而決烈之戰爭 以勢論之 必爲奉張所滅 致時身敗名裂 罵名千載 悔之晚矣 今卽成騎虎之勢 祇好解職下野 以謝國人 諺云 知時務者 爲俊傑 尙不愧爲丈夫 惜乎 至今不悟 吾亦不能知之何也

△是否以名譽質金票之某軍閥

(恨世愚人來稿)

昨閱某報所載 某處會議 有某閥苛求地盤 被某司令駁斥 云係以金錢所買 無汝參言之 權等事 前日風聞一千萬金票 不爲無音 會言已交二百萬元 餘八百萬元 俟成功之日 如數交清 決不食言 初聆之下 殊深詫異 再三思之 似乎不近情理 某軍閥向以模範軍

人自稱 治軍有法 遐邇皆聞 曾語人云 名譽係第二生命 又曰 忠直者 必存在 詭譎者 必敗亡 何竟棄生命 拋忠直 而採所詭譎之途哉 雖至愚之人 亦必不能入敗亡之徑也 况擁兵數萬 足智廣謀 戰將如雲 謀士如雨 洞悉宇宙 深明道德 胸懷大志 忌惡如仇 之大英雄乎 何竟以千萬日金 而購其不清潔之名譽也 噫果耶 僞耶 殊深難辨 若觀某軍閥之言行顛倒 不無罅隙 實爲吾人躊躇所難決者也 治國之道 首在信義 (若言忠 又云余係腦筋頑固 滯化不開 與時勢不合) 然余言非忠與君 乃忠其所事之人也 豪傑做事 必須步塵塵跡 令人追跡而行之 此不愧光明磊落之大丈夫也 此可謂吾人之師表 若行其鬼蜮之技 破壞他人功虧一簣之成功 而充個人之肥潤 此不爲英雄已變成狗雄了 昔三國時 關公約三事之後 曹操愛其忠勇 以恩施之 封官贈馬 女色不能媚其慾 金錢不能動其心 仍係棄曹 而千里尋兄 償其所願 從漢千有餘載 至今無人不敬 無人不仰 公有何恩施與小民 出師行軍不過殺人犬將軍而已 何豈人人景慕 有口皆碑 不敬其人而敬忠義也 若以該軍閥 目下所行之宗旨 叛亡不爲罪 治國爲仁人 嗚呼 何治之有也 若如此 (忠告某軍閥) 公謬矣 徒犧牲其名譽也 一國三公 國無寧日 况當事者 所抱宗旨既異 各據最大之野心 志向歧途 何能治國 重兵在手 來謂和平 將來南有北伐之軍 北有抗命之師 嗚呼 楚人失猿 殃及林木 吾民何辜 遭此塗炭 君不設釜底抽薪之謀 而所施負薪救火之計矣 總之 千萬金票 盡屬子虛 而某軍閥之黑白 雖離婁之明 亦難判其清濁也 一嘆

△吳子玉由煙台寄馮玉祥書

七日玉之芝葉調狄考文墳山

心中有感寄馮氏之書

煥章將軍足下 別來無恙 憶自膺命爲討逆軍總司令 干城付託 早許此身爲國所有 不敢
自私 言猶在耳 忠無忘心 想二三袍澤 必不以佩言爲欺詐也 惟此次身敗名辱 禍生肘
腋 不第身處其境者爲之惋惜 而天下旁觀側耳之人 誰不爲之疾首椎心 以爲事出意外
鬼神所難測 數理所難通哉 足下之計謀 可期如願以償 而不知公德私德所乘之品格 早
墜入阿鼻地獄 萬劫不復矣 佩之所以信服足下倚爲心腹者 誠以足下爲基督令徒 不敢有
詐耳 佩雖未受洗入教 然昔在蓬萊爲秀才時 亦驟過往該處之美國教師狄考文先生 彼之
言曰 基督徒之爲軍人者 當剛強如大丈夫 又當以真理爲腰帶 以公義爲護心鏡 足穿和
平福音之靴 以信仰爲盾櫓 撲滅惡敵之火箭 以救恩爲兜鍪 手執聖靈之寶劍 此乃上帝
所賜之全身甲冑 方可敵魔鬼之奸計（原文見新約以弗所書六章） 自受教以來 即無日不
以上言諸種德性 自爲訓練 夫所謂真理者 此言基督犧牲道理也 公義者 此言因信成義
所得之聖潔心也 和平福音者 此言傳何平君王之大喜信息也 信仰者此言世人所受信靠之
功能也 救恩者 此言耶穌以犧牲爲救贖之鴻恩也 聖靈寶劍者 此言上帝有能力之咒語也
狄考文之解釋如此 秉此諸德 然後可以爲基督之精兵 非然者 特魔鬼之假面具耳 佩

自入軍以來 轉載京津 坐鎮湘鄂 未嘗不以此諸德自勵 前在河南 以足下之作爲 未嘗
有矯枉過正之處 故爲願全名譽計 不得不薦之北上 以救大局 足下爲真正基督徒 無有
不熟讀聖經之理 耶蘇明言 在此末世 民要攻擊民 國要攻擊國 地凌儀荒瘟疫 各處都
有 今已應在目前 全非妄語 是知耶穌必不以現世界爲天國 而以人心爲天國 故於被釘
時 亦言我之國非此世界 若果爲世界之國 吾之臣子必爲我爭戰 蓋此世界 尙爲魔鬼所
佔據 一大罪人 沉淪之子 尙未出現 尙未滅亡 此世界如一大溷廁 蠅蛆臊臭 概不饒
免 待至天地末日 火焚硫化 自有澄清之法 是改良世界 救拔同胞 亦當合經而行 非
私人所能爲也 足下竟背耶穌真言 強欲以現世界製造天國 只見其多增亂亂耳 足下前在
河南 不准人吸紙烟 不准開設娼妓 不准人穿綢緞 此在個人私德 固可爲模範軍人 而
以爲大政方針 以肉體而與魔鬼爭 多見其不知量耳 佩除未入耶教 然自爲秀才時 所
受經訓 猶躍躍於腦際 未或暫忘 而足下以基督徒號召天下 熟讀聖經 何尙離畔乃爾
而猶自粉飾 以求同情於基督徒 爲爾祈禱 吾誰欺 欺上帝乎
此次奉命討張 佩膺命爲總司令 若非足下慫恿 聲明致討 大總統必不能遽下討伐之命
佩亦不敢冒天下之不諱 輕赴前敵 若事前聲明 有所反對 儘可商議 可進則進 可止則
止 愚若佩孚 當不能根據不穩之後路 貿然獨往 及討伐令下 彭爲第一路 王爲第二路
足下爲第三路 前敵戰事方殷 足下遽爾倒戈 包圍京府 聲言和平 實則逼佩出走 佩
死尙不懼 惟此次足下所爲 失信總統 是爲不忠 遣憾袍澤 是爲不信 留玷教會 是爲

不仁 遺恨國人 是爲不義 且與經文全背 竊爲佩不取耳 凡人作事 第一當求目的之所 在 第二當求手續之所宜 均之求名 有讓天下求名者 有攬天下求名者 均之求利 有售 貨求利者 有賣笑求利者 惟足下之所爲 如爲求名 則名於何有 如爲求利 則利於何存 徒自引狼入室 大命不保 吳三桂之請兵入關 庶幾近乎 猶大之奸賣耶穌 良有以也 觀其結果 即可知其目的與手續矣 山海關九門口石門塞朝陽等處 大軍不下二十萬 方漚 血泊 滾頭顱 與敵軍相抗 所耗金錢 不下數千萬元 經足下自後方一弋揮掉 萬軍齊覆 如爲山九仞 而斲其基 如掘井九仞 而謾其蓋 如此奇功 愚者不爲 况楚人之妾 已 有姦情 人誰敢娶 行將見足下及足下之一黨 被棄於張段也 然而足下之不可與處 陰險 之名 已千古不磨矣 嗚呼煥章 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 佩已矣 不復欲言 惟靜觀足下之 和平統一足耳 此次出走 路過芝罘 曾潛服至毓璜墳山 展拜狄師之墓 見碑碣巍然 訓 言猶在 不禁條然 如有所悟 而益信足下之行徑 恐百身莫能贖矣 嗚呼煥章 與足下袍 澤數年 以心相印 今被暗算 夫復何言 昔樂毅云 君子絕交 不出惡言 忠臣去國 不 潔其名 佩爲亡人 亦號數受教於君子 惟不明心迹 是以不免耿耿耳 此請 勳安

吳佩孚泣泐

△曹錕致馮玉祥之一封書

痛快淋漓

煥章將軍老弟足下 昨晨聞吾弟班師回京主張停戰議和 不勝欽佩 惟兄從事軍務 殆將三十年 縮領疆圉 亦復十稔 前在保定 小築園圃栽花種竹 不求聞達 去歲黃陂退贖 有以總統相勸者 子玉來電 力陳不可 而吾弟與王孝伯 堅謂時機不可錯過 大位不可虛懸 愆戾進行竟成事實 忽忽一載負疚良多 今秋盧何稱兵 齊撫萬電請討伐 兄即邀弟入府面商 弟以盧何悖叛中央 主持聲討 於是兄始下討伐之令 不久兩亭處亦有響應盧何之意 先遣許芝田張相臣來京 謂能不用吾弟與子玉 即當罷戰 兄以子玉遠在洛陽 先約吾弟商論一切 而吾弟一聞此言 勃然色變 以爲非滅此獠直揭滌陽不可 又與子玉之意相合 於是兄始下討伐奉天之令 倘使當時主持和平 儘有商量餘地 今乃弟與孝伯別有主張 使兄失信於國民 失信於子玉 夫復何辭 兄轉念去歲 係由吾弟招之使來 還望老弟送我歸去 尊意如何 盼即作復爲幸

兄曹錕啓十月二十三日

△對於免除王承斌之意見

蓋聞人生於世 皆以信義爲主 如無信義 則爲各方所不取 乃有王承斌者 本一武夫 自前年直奉戰爭後 蒙曹吳提携 方升直督兼代省長 按該督理 應振刷精神 興利除弊 以附民望、兼報曹吳提携之厚恩方是 乃彼並不出此 自到任後 則位置私人 排除異己 刮削民脂民膏 慣出犯上舉動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今夏河水瀑發 各縣皆半湮沒 津埠險患已達極點 彼並不設法補救 乃擁妾自娛 以消炎暑 吾民正在逃無可逃之際 幸蒙廳長楊

以德督工打捻 賴以保全 水患方消 戰爭又起 北京會議 乃彼力勸吳氏主戰 自任討奉 話尤在耳 朝秦暮楚 反戈京師 威逼總統退位 潛行攝政閣令 又赫然來津謀占地盤 幸賴張總司令有先見之明將彼尸位取消 及軍隊解除 以杜後患 吾民方共慶賀 忽又惡耗傳來 彼有運動回位 禍我直民之風聞 聆悉之下 不勝髮指 如彼戀棧不去 吾直民誓以死力驅除之 事關吾直禍福敢祈同志共起聲討之 無黨派公民郭采臣上言

△對於王承斌去留問題之意見

(蔭來稿)

王承斌氏 受曹吳之知遇 力加提携 前次直奉榆關之戰 曹吳以爲心腹 委充司令 既無戰勝之功 受酬督長 當知自愧 不意懷失師長之恨 竟而喪盡天良 倒戈相向 曹氏待之非不厚 何竟朝秦暮楚 毫無人心 惟知私利是圖 賣主求榮 不意弄巧反拙 既失地盤 又招唾罵 反覆小人 因果本應如此 方快人心 存之無益 去之無損 我直省地大民稠 不乏賢明匡達之士 直人長直 固滿民望 但能存心整頓 努力前進 任何方面私人 亦當贊同 若夫惟人馬首是瞻 害盡桑梓 更不如公舉清高之士 出挽殘局 庶可拯吾民於水火 免受軍閥私鬪之塗炭 是吾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異想天開的王承斌

(葆光投稿)

王承斌自從前次直奉戰爭 便大露頭角了 以先本爲吳巡閱使部下之旅長 人到有點作爲 故吳使非常器重 曹總統亦特別賞識 遂由師長而省長而督理 而巡閱副使 連三併四幹起

來了 卽是大選出點力 有此種種要職 雖說天大的功勞 亦足以賞此心願 乃因二十三師另委他人 就有甚麼倦勤啦 辭職啦 種種表示 真是何等的無價值呢 迨此次東北戰起 乃竟異想天開 不顧反主之惡 背後慫恿馮玉祥 用武裝調停 和平統一的假名詞 倒戈知京 推其心思 不過欲藉此撥點兵權罷了 因此一舉 京津的人民 可就大受其塗炭變 返吳使南下 王氏即靦顏來津 二十三師果然恢復到手 以爲從此位置 可像鐵筒一般 誰自奉張見其心性反復 難與共事 遂將二十三師完全遣散 免去本兼各職 狼狽狼狽的逃往日界去了 固一時之雄也 而今安在哉 吾不知王氏此時 作何感想矣

△今後之馮玉祥

(張定吾來稿)

吾人取人之邪正無他 只察其存心公私而已 至於成敗興衰 威武尊嚴 不但無所足取 而更無所足論矣 其成敗興衰 時勢也 威武尊嚴 虛榮也 卽在吾國古之時代 亦無所取 何況在此民國時代乎 古今惟所取者 一秉大公無私純粹一人格耳 設如存心公 則必能愛國救國 如近來馮玉祥之舉動 國人多有物議 甚至毀謗譏訕 吾以此時發此言論 甚非其時 尙有以待之也 此時吾國 垂危已極 萬端需理 百廢待舉 苟能一秉大公無私之心 完成統一和平 致國家轉危爲安 撥亂致平 造福吾民 豈不正是馮氏之功 且吾證之 以高尚得道之教徒 絕無有以忿氣用事 逞己私憤 致國家人民於不顧 吾想馮氏起此非常之變 對於救國種種之設施 必先胸有成竹 故於此時 吾人未便急遽下論 惟有拭目以待乎

後之馮玉祥 再爲取捨之議論可也

十三年十一月十一號

△我輩平民之質問

(雍陽市民來稿)

我國數年來 戰禍頻仍 邇來又加江浙 直奉 實屬民不堪命 自基督信徒 我國大軍閥 自號不擾民。真愛民 之陸軍檢閱使 馮玉祥君 倒戈謀和 我民真可謂幸矣 然對於馮使 謀和之結果 實有令我民不忍不言者 茲特舉數端 以質之 (一)既云求和 自應息戈 惟今楊村之役 保定之撻電 及山海關以西 奉軍之戰事 皆非戰乎 何我公不設法使息之 (二)現各軍已入津市 滿住民房 以致各民受害 是亦和平之表示乎 何我公不設法以救濟之 (三)既云謀和 對於戰時之兵士 或收容之 或資回籍 須知該兵士 均我國民也 又何別焉 何我公竟將該兵之衣解留 並不資遣 且謀逐之 是逼之爲匪也 况傷兵之被逐於醫院 凍餓在途 該兵是否爲民國之人 自號真愛民者 宜若此乎 (四)我市商民 受水災之損失 加江浙之影響 大多數已不支 何堪再加以大軍之餉 是不管逼商民於死地 是亦不擾民者所宜出耶 以上尙望謀和諸公 有所表示 不然則祇可沐浴焚香 以謝大檢閱使之厚賜焉

△馮玉祥與各方面之關係

(駱希真來稿)

馮玉祥起家行伍 廁身軍界 先受陸建章之栽培 後遇曹吳之提携 內貫以耶教之新智識 外戴以道德模範之假面具 巧取豪奪 得握重兵 吳子玉以其治軍素有虛名 而外表又似忠

厚 故推心置腹 以情於感 冀其爲國宣勞 助成統一 雖其在陝豫有逼死閻督 斃死郭鮑 搜刮地皮 任用私人 種種不滿人意之舉 而子玉猶不惜委曲求全 商請黃陂 予以陸軍 檢閱使之職 馮氏不悔自己措施之失宜 竟恨子玉奪其地盤 殊不知地盤非被人奪 實豫人 不堪其蹂躪也 黎黃陂乃民國元勳 素孚人望 忠厚之名 國人皆知 故子玉與各省督長 敦請出山 而馮氏竟悍然逼之下台 使子玉受黎之責罵 而不能答 曹仲珊之上台 馮玉祥 擁護最力 東南東北之戰事 馮玉祥亦主戰最烈 國人方幸武力統一之主義 行將完成 我國之國際地位 亦將超升 對外交涉 不致受人壓迫 人民亦不致受外人之侮辱矣 而馮玉祥亦有東三省巡閱使之希望 不料馮氏受人運動 反覆無常 倒戈返京 假言停戰 敗統一 垂成之大功 啓中國未來之紛爭 凌逼自身擁護之總統 驅逐清室僅存之皇帝 擅改優待條件 喪失政府威信 王莽無其奸 秦檜無其毒 華族人格被其喪失已盡 中國元氣被其剝奪 已竭 模範軍之名譽 完全掃地 基督教之福音 付如流水 嗚呼 馮玉祥部下之軍隊 嗚呼 基督教徒之高潔教友 馮玉祥以一身擾亂全國 貽羞耶教 馮氏之肉 其足食乎 吾嘗至此 目將裂而髮已皆矣 不知現爲政治中心之段合肥 對馮舉措之感念何如 諒合肥前旣被安福所誤 此次必不輕舉妄動 並此僅存之威名隨之以盡也

△某使左右致某司令的一封信

△請看和平黑幕之價值

某司令麾下 密啓者 日來軍書旁午 不得聆教 爲悵 此次班師主和 固由某使之獨行 尤幸我公之力助 甚爲欣佩 然有一事 事關公理 不得不爲密陳 不得不以實告 此次班師之緣由 實爲某方暗中磋商 已非一日 以五百萬 爲助率倒直之代價 由某包辦 支配運動主和各軍 及將士 軍佐 亦皆開附條件 前日某長 因開戰在即 曾請示某使 謂此項分配 某司令之一百萬 不如趁早實行 並分配各將士等 以資鼓勵 某使怒色厲聲曰 這事於你甚麼相干 這錢於他甚麼相干 况他另受某方二百萬 我不去分他的 就了不得了 某長乃不敢言而退 查此款 凡在前線之人 多數知之 當時某使謂此事 一人不辦 必須求助 自己雖不要 但運動他人 非錢不可 且我手下僚佐 欲其犧牲前程 亦須重酬 故據此開單 某長所一手辦理 十八日交割完竣者也 我人千里奔波 吉凶莫卜 設有失敗 中國且不能存 冒此危險 所爲何來 乃某使失信肥己 獨吞鉅款 事敗則同人犧牲生命 功名 而彼猶不失爲富翁 事成則彼獨享富貴 是以我輩之生命 玩弄於股掌之上 人何其智 我何其愚 同人等 實難甘心 處於勢力之下 又爲願全全軍名譽起見 不敢與爭 竊思我公 此次冒極大之危險 雖辜負曹吳而不願 其熱心相助 可謂至矣 豈知人之和平有獨得之秘 公之和平竟枵腹從公 爲人所賣而不知 且誣另受鉅賄之言 我人聞之 咸抱不平 但敢怒而不敢言耳 爲此特以密陳 不妨於此時 據外間風聞 婉索此款 因現正求助之際 幕友即可從傍贊助 事可有成 若過此時期 則更無實踐之希望 無論勝敗 皆無着矣 烏盡弓藏 自古然也 弟等所望者 公若有成 則順水推舟 或可稍分涓滴 以備海外

之貨 公而無望 何況弟等 則不作此想矣 羣情切迫 特此密陳 專候從速進行 以慰衆憤 而資借重 專此 卽頌捷安 某等名 四人全叩

公提議此事時 切勿據此函 但述外間風聞 以免局中人 誤被嫌疑爲要 並求閱訖 付丙

△馮王倒戈之導火線

(伯文來稿)

此次馮玉祥王承斌之倒戈背叛曹吳也 外間多不明由何方面發動 馮王於賄選後因權利上不滿於曹吳 固屬至大之原因 然而其掀動此天翻地覆之政變之導火線 卽吳大頭一人耳 吳大頭乃大選功臣之一 事後因未得過總揆之戀 大發牢騷 竟至被迫逃來天津 蟄伏租界一年之久 當此一年之內 無日不在思以報復之中 及東北戰事開始 吳卽與王承斌鬼鬼崇崇 並代表王氏連次與段合肥交換意見 繼而由吳幹旋 馮氏亦派其副官某甲與合肥接洽 徵聞吳氏所言 大略是孝伯雖屬曹銀所提拔 但已貌合神離 此次吳佩孚用兵東北 孝伯誓不爲其驅使 我公(指合肥)若有責成孝伯之處 除打曹罵曹之外 均能奉命云云 至某甲代表馮氏所言者 大略相同 內中主要之語 卽我軍(卽馮軍) 止負保護京畿治安之責 絕不聽命吳氏參與作戰等語 此事發現於吳佩孚尙未到京之前 凡接近段氏者無一不知 事雖明 日黃花 但關心時局者 不可不知吳大頭是馮王倒戈之導火線也

△千夫所指之馮玉祥

(王環如女士來稿)

首倡反戈之基督將軍 馬二先生 受人運動 甘心爲逆 致令吳孚威 功敗垂成 實可痛恨

故小人得志 君子道消 中國從此多事 誠乃國家之不幸也 吾輩小民 生靈塗炭 是馬二之所賜 徵諸全國民意 靡不咒罵該君 無一袒護者 卽彼黨亦多不齒 反復無常 呂布第二 將來民國史上之紀載 亦足以顯令名 不能流芳百世 亦要遺臭萬年 是秦檜再世真可當之無愧矣

近來市上 發生一種童謠 亦太可笑 不知何人作俑 謠曰 白眼狼 不久長 千刀萬剮 馬二郎 人民之痛恨 可見一斑 然亦成無意識耳

語云 千夫所指 無疾而死 今則全國人民之公敵 天道好還 不知又將如何 予本基督教友 誓不承認此種教徒 諒同胞亦定表同情也 凡人之作善事也 降之禍 作惡事者 施之禍 天堂地獄兩途 任人自擇 上帝決不強迫人之入地獄 卽按孔聖之自作孽 不可活一語 君亦難登好處 予將拭目以觀公之結果矣

△吳子玉馮玉祥人格之比較觀

(來雲來稿)

吳佩孚事曹數十年 百折不渝 百問不入 義高千古 似關公 赤心爲國 晝夜勤勞 事無巨細 躬親整理 似諸葛 不愛錢 不怕死 似岳精忠 今之所遭 又幾與精忠同 世人謂精忠後吳巡帥前身 雖崇拜者迷信之設想 然亦精忠後一人而已 夫精忠得享大名 能使婦孺共仰 萬國同欽 流芳百代 俎豆千秋者 未始不因爲國遭害 萬民痛惜 後世有謂秦檜害之 適所以成之 不爲論理 如刻間吳佩孚之敗 而害賢嫉功者 必謂今遭暗算 今其

功敗垂成 英名必一落千丈 豈知適得其反耳 觀岳武穆 可知矣 馮玉祥假意謙和 似王莽叛道賣主的猶太（猶太係耶穌第十二門徒之一 耶穌之死 係其所害）屢囑舊主似呂布）暗算陸建章 叛棄合肥 逼死閻督 嚇走黎元洪 今又叛曹）兩次逼宮似曹操 而甚之 明主和平 暗害忠良 似秦檜 忘恩事仇 引賊入室 似吳三桂（奉軍副司令徐樹錚 殺其舅父又係其恩主 今反事之）馮所似者有一人之原料 即可遺臭萬年 今馮某兼數人而有之 無怪事人不識其人格係何原料所構成者也 尤不可解者 卽造物弄人 必使奸醜敗露 然後再張天討 自古奸雄末路 未有不惜其死之太晚者 倘使壬戌直奉之役 馮某戰死 必不失壘壘落落一丈夫 千載後 可與吳巡帥並美者 非馮而何 迨至人欲寢其皮 狗不食其肉 百醜畢露 而後天誅 造福弄人 可不懼哉

△忠告馮玉祥

（高亦香來稿）

嗟呼 天禍吾國 妖孽橫生 春逢水旱 人民痛苦 已不能言 所好漸過 不幸東南起事 適逢於秋 始告安靜 不料東北 又起戰征 我民何苦 遭此塗炭 正在一髮千鈞時候 乃不料我國之命運不佳 而人民寢安枕之幸 竟有喪心病狂之馮玉祥 倒戈京師 威逼白宮 至使直軍 腹背受敵 前功盡棄 噩耗傳來 人民聞之 馮氏名譽 一落千丈 何昔時秦檜 又現於今日矣 今聞馮氏對於時勢 進退兩難 而上不忠於國家 下得罪於國民 舉國唾罵婦孺所指 古云 萬夫所指 無病而亡 今汝得罪者 何止千萬人哉 今有一法 上可忠

於國家 下可減罪於國民 尤是美名 留芳千古 不知生取之乎 此何法也 惟有自裁
自陳罪況 以謝國民 尙可挽救名譽於萬一 汝閱之後 極宜三思 因此時 蓋猶願免見犬
未爲晚 亡羊補牢未爲遲 否則汝雖生 亦猶死也 而汝之名譽 亦爲名千載 無恢復之日
矣 賂陳致言 任汝自擇

對於王氏承斌無限之感想

(悲時來稿)

鄙人昨覽本報 閱及王氏承斌離任後之忠告 一時鄙人亦忽發起無限之感想來 今以王氏本
人言 自蒞任長直以來 對於民政毫無整理所言矣 亂用職權擁勢自衛之狀 尸位慕祿 智
者弗取 又以此此次戰事言之 其受責何大也。遑爾甘心賣友 倒戈返都 獨不思桀犬吠堯
因非其主之意乎 對於國家臨陣脫逃爲不忠 對於友誼受正違叛爲不義 對於人民重遭糜爛
爲不仁 對於本身事成名敗爲不智 爾之四體俱失 請問爲何如人也 今特進此片言忠告
請思之 亦當知悔也歟

△馮玉祥私黨聽者

(鄭重民來稿)

自馮氏演二次逼宮後 市巷口誅 貴報筆伐 足徵是非自在人心 而奸雄枉自遺臭也 乃有
一般馮氏黨徒 猶爲之辨焉 謂馮氏乃一新人物 以博愛爲前提 舉凡我國固有之私德 如
禮義廉恥等 均可以不必拘守云 噫 此何言也 道德不論新舊 人格不問中外 烏有忘恩

負義 嫉功貪財 翻雲覆雨之徒 而能有益於其國者哉 且又烏能與人共分合肥之外 而能共終始者哉 嗚呼 君等可以休矣 吾民不幸 夫復何言 請觀我京直之民 日處於水火之中者 何一莫非受馮氏之所賜也 況今而後 恐尚有一可怖可慘全國混戰之一幕乎

非兵運動徵求稿件

(聶公)

△比討論馮氏還重要

△比討論馮氏還新鮮

本報自設現代春秋一欄 每日所收稿件百餘件 千篇累牘 衆口同聲 全是不說馮氏是好的 足見民意所歸 公理難以淹沒 但是總對一人下筆 恐怕讀者發生厭倦 所以本報 另外設出題來 請大家討論討論 什麼題呢 (就是非兵運動) 這兵是凶器 戰是危事 古人不敢常說他 因為他是害人的東西 我們中國十三年的苦處 也全是被兵所害 請看那一次不是掛着民意招牌 究竟民們樂意打仗嗎 不管誰勝誰敗 一概是害我們小民 現在我們應當覺悟 不受他們愚弄 先行討論 慢慢喚醒全國人民 一齊請軍閥們下野 根本不留一兵 那麼自然就不打仗了 小民也不受害了 至於地方的治安呢 可以多設警察 對外國防 不成問題 因為中國的兵 只能對內 還不能持久 不論三五十萬大兵 只能支持幾日 一敗全潰 幾次事實 可考查的 若以這等兵們 對外打仗 且不是笑話嗎 所以說他(有若無) 既然(有若無) 索性就不必要留他們 豈不直接了當嗎 所以這個(非兵運動)的題目 較比

討論馮氏 還要緊 還新鮮的 如吾界願意加入討論呢 請即作稿投來吧 編輯部啓

罪無可道之馮玉祥

(燕南王志穎來稿)

馮玉祥以基督教徒任國家大員 得擁數萬健兒 竊模範軍之美名 此次請纓東征 受命第三軍總司令之職 通電討奉 即日興師 慷慨激昂 溢於言表 乃墨濬未乾 竟倒戈通敵 背叛中央 潛師回京 武裝請命 藉和平以號召 欲一手而掩天下目 倒戈傾吳 致敗國軍垂成之功 絕中華統一之望 言之痛心 思之髮指 猶逞欲妄爲 囚曹擁段 此二人者 段則假手徐樹錚而戕伊勇陸建章之命 是仇已不共戴天 無可諱言 稍具天良 寧不圖報 但直皖之戰 彼亦參與 何昔倒彼而今反擁之 抑別有私意不可告人耶 曹 則既極彼危於武穴 復調查委之以重任 是恩同再造 已無疑意 而幾次政變 患難與共 此恩此德 雖死奚忘 何反先擁而後囚之 是以謂特別之報酬乎 或亦另有難言之隱耶 出爾反爾 恩怨倒顛 雞犬尙知報主 古有明訓 馮氏其何如人乎 竟人類之不若也 自曹辭吳退 惡願得償 而慾猶以爲未足 仗微倖戰勝之餘威 挾重兵而臨津門 比至 即強占河北一帶旅棧 侵入營業 尤復嚴行驅逐 各處國軍傷兵 迫令出院 至殘疾無歸之苦同胞 徘徊岐路 飲食莫給 淒慘之情 誠令人目不忍視 想馮氏 雖爲基督教徒 然亦屬中華國民 此行 既背基督教原理 罪已無道 而尤出此慘酷不仁之手段 施與無告之傷兵 何暴戾恣爲 靡無已也 是問其肉尙可食乎 果何居心耶 彼比次引敵入室 吾人既受種

種損失 復遭彼軍橫暴蹂躪 受害亦屬不淺 且尤以爲不足國民使於死地 而必一力完成一色過激內閣。用逞已志 使全國步俄羅斯之後塵 成永久紛亂現像 一方授意私閣 救民九十大禍首 用迎段氏歡心 示好安福 遂滿清 廢帝宣統 分潤宮儲珍寶 以遂初意 包藏禍心 至於此極 已則大言不慚 避居中央 高倡不干政之論調 試看今日之執政者 何一非馮之心腹 而設施尤鮮不違反國民公意 掩耳盜鈴 欺人自欺 茫茫政局 何堪瞻顧 言念及斯 不寒而凜 夫曹 吳 不足惜 豈如國家前途何 尤有進者 則吳佩孚 爲今之英傑 中外咸知 靡不嘆服 曹錕 爲已之恩主 世人共認 異口贊揚 今乃以權利之私而不惜竟乘危以傾軌 置大海顛危與弗顧 遑論張段 素爲彼敵 尤屬難能相共 今日之局 爲勢所迫 不得不然耳 若謂其竭誠擁戴 始終維護和平 而不加害以兵戎相見者 吾不信也 况彼所倡之和平 已爲根本過去不慮之事實耳

回憶我津 在馮氏未回京前 商民何等安樂 雖榆關經月劇戰 而終若無事者焉 自馮氏潛師回京後 謠言紛起 頓現恐慌 市面紊亂 一夕數驚 致直接間接受極多異外之損失 推原禍始 何一非馮氏爲厲之階也 天遠人願 悖舉告成 婦人孺子 街談巷議 莫不銜之刺骨 恨之切齒 人人欲得手刃而後快 鄙處身商界 交際日凡百餘人 一提馮氏 無不頓足 叫罵 想裂其膚 而吮其血 足見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古語云 千夫所指 無病而死 諒馮氏 定遭天報 當不久於人世 卽來日惡名 宣諸國史 遺臭萬年 恐較諸秦檜 曹操 潘仁美之流 恐有過無不及也

△王承斌爲馮玉祥前車之鑒

(楊春江來稿)

馮玉祥王承斌受了安福運動 倒戈反直 以致吳佩孚敗走 奉張長驅入關 這種賣友求榮之行為 已爲世人所不齒 然此次奉軍之勝 雖云李景林等戰爭之功 其實乃馮等反戈之力 在馮(玉祥)王(承斌)之意 將來可以借此擴充兵力 占據地盤 於是王承斌恢復其二十三師 即可想見矣 不料奉張恐其發展 將來不利於己 遂將其二十三師解散 因此王承斌憤而辭職 匿入租界 這就是他賣友求榮的結果 王承斌既已下台 馮玉祥亦恐站立不住 不過馮玉祥現在尙有兵力 一時不易驅逐 而將來終不免爲王(承斌)之第二 吾不知馮玉祥現在有此覺悟否 若有此覺悟 而又有何法對待 若不幸而衝突 恐馮(玉祥)之兵力不足爲奉軍敵 設戰敗而逃匿 其結果返不及王承斌矣 總之 馮玉祥此時 已成進退維谷 悔之不及矣

說馮玉二氏

(悲夫來稿)

道德日下 人心日衰 以致陰險奸詐 層出不窮 日新月異 社會不寧 公安不定 究其原蓋出於知織卑陋無國家天下之思想 只圖自私自利耳 殊不知 欺人者人恒欺之 螳螂捕蟬 豈知黃雀在後 此次政變馮氏等倒戈京師 津中初得消息 多不相信 蓋以曹吳對爾等信用之深 又爲請纓討伐之將 絕不致出此 乃不料天下事無奇不有 竟出吾人意料之外

致吳功敗垂成 統一無望 噫 今後之國家 其能否存立 頗爲知識階級所憂 馮玉祥爲直系的中堅 名望與吳埒 奉方以數萬精銳 死攻榆關 蓋以是路若得勢 可長驅直入 並可使吳佩孚無再起能力 不幸雖敗欠限期 卒未成功 致數萬勁旅 完全覆沒 奉以大勢已去 焦灼萬分 不得已運動馮氏 乃爾利令智昏 竟爲人利用 不惜身敗名裂 遺臭萬年 以德報怨 困逼元首 奪取國印 吳以前後受敵 不利戰鬥 又不忍以津京精華 付之兵地 故毅然乘輪而去 再定方針 馮王得位 忻悅異常 以爲偉業功成 大可活動平分天下 王氏來津恢復省長 並招新兵以復已之二十三師兵力 不料事與心違 今竟連原有地位均已不保 嗚呼 王氏其羞死乎 既不忠於恩主 又見棄於對方 王氏止宜割首示衆 以警今後不忠義之人 似此將來或有稍好的希望 較比馮胡等稍強一些 否則匿居日租界 其生處有何意味耶 噫嘻 冥冥世界 尙有此種大快人心之報應 今後之大軍閥 其將以爲戒哉

△人民何辜受茲慘酷

(寶光來稿)

追憶我國同胞 推翻帝制 改建共和 人民私相慶幸曰 今後吾儕同胞 再不受專制之淫威 而享共和之樂利也 誰知民國成立以來 軍閥專橫 內爭時起 顛沛流離 民生彫弊 歷十有餘年之久 而無一日之寧 此中外所共見共聞 不待余叙矣 今則甲子年矣 慘酷之災 有逾往年 嗟我同胞何辜 遭茲浩劫 而每次戰爭不過各大軍閥爲其利祿私忿而已 勝則擴充勢力 敗則搶掠閭里 潛逃兵士 不流落而爲無業之遊民 即嘯聚而爲犯法之匪徒 嗚呼

國之有兵本爲保國安民而用 孰知反爲相煎害民之用矣 夫我同胞又何必以己之性命 而增彼之利祿耶 蓋今政府無能盡責保國安民 而我同胞又何必愛此國家 人民處此地步 又不得不抱世界觀也 余憶四萬萬同胞 定不以余言爲謬耳

△論反戈之馮王

(龔茹女士來稿)

民國誕生 十有三載 禍亂頻仍 迄無寧日 同室操戈 自相殘殺 直無一年無內戰 吾民何辜 而罹此禍 細推其致戰之由 不外擴充地盤 攘奪權利而已 茲幸天心厭亂 統一可告成功 從此太平羹可慢慢受用也 乃於此際 馮王二人 竟冒天下之大不韙 突來反戈之舉 反美其名曰武裝調停 運動之說 是否真實 然諺云(沒利不早起 迨非無因也 第二生命 甘爲阿堵物所犧牲 毋乃太不值乎 今合肥應運而出 已定不日晉京 論功行賞 馮王之功 誠非等閒 但不知對此二人 將如何以酬庸也

△暗射論

(俊生女士投稿)

惡莫極於悖德 奸莫甚於欺主 毒莫深於反噬 罪莫大於倒戈 有一於此 即爲小人之尤者 若兼而有之 可謂備德 備德者 必加以備刑 然後可以爲相當之酬報 是故極之可也 桎之可也 鎖之可也 磔之尸之亦可也 然而彼且靦然面目 食息於天地之間 逍遙於法律

之外 人皆謂其幸免 吾則謂冥冥中之巧於罰惡也 假使凡爲惡者 皆不久即死 則人之疾惡痛恨 呪咀罵詈之者 其心已平 誰復搜其惡證 招其供狀 將彼生平之履歷 一一披露之者 而天故緩其死 令得苟延殘喘 使彼平日劣跡 不啻如商家之自貼廣告 俾衆週知者 例如陷涓陽於死地 逼主帥以自裁 殺降者以逞其雄心 斃恩人以奪其權利 以及種種暴惡之舉 前此人未能盡知也 今則四萬萬人無不曉然矣 雖然不仁不義 犬彘不如 誰敢信之者 即暫時同力合作 虛與委蛇 終必有決裂之一日 昔人云看爾橫行到幾時 卽以此爲夫已氏他日之券可也

△我所望於段執政

(煥公來稿)

千呼萬喚之段合肥 昨已公然晉京 就任總執政職 一線曙光 或可有些好希望 按合肥兩任閣揆 功過皆有 令名毀譽參半 不過作事獨斷獨行 尙較優柔寡斷者 略勝一籌 然濫借外債 任用私人 是其大病。天性如此 萬難更改 諺云(江山易改 秉性難移) 雖各方忠告 亦不能稍改初衷 但望少借外債 少用私人 則萬幸矣 據聞此次合肥東山再起 擬將國政根本改革 想每一總統總理 其大政方針 說的天花亂墜 及一履行仍然換湯不換藥的政策 拿着第一流內閣如何 還是兩字批語(白費) 然合肥年來 靜心好佛 其肯毅然出任此席 定然胸有成竹 救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 端賴斯人 須知道我國糟到這等地步 無可再壞了 不能再隨意一來 要是仍然那麼辦 只願諸位一犧牲

名譽 民國可就不成民國了 惟有任憑碧眼先生代表罷 到那時 諸位也要隨着吾們小小的國民 要受制於人家了 好壞在此一舉 別再兒戲 最好是本着良心去作 別竟看在意見用事 國家要是瓜分 或是共管 豈不同受困苦嗎

▲非兵運動之先聲

(定先來稿)

自從我國改建了中華民國 這十三年裏 沒有一年不動干戈的 大多數的軍閥 養無量數的兵 吮枯瘠小民的脂膏 小民的困苦 更非一言能盡的 雖然搔攘了透四五千晝夜 却依然沒有些正式的結果 總而言之 是有禍脫不過 還是小民應當受困苦 所以才執迷不悟的受種種的惡待遇

噫呀 國家已竟到了這步田地 庫空如洗 兵餉全無處去索了 乃各軍閥家 還是招兵補額 作些假利已害民的行動 豈不知當在這個時候 招一兵 可以說多一患 亦可以說 越招兵 國越亡得快 諸君不見新聞登著各國要干涉中國的內亂嗎 別說兵還變作匪 到處搶劫 就是兵常和兵打仗 人家就要管管啦 前者雖然發過一種裁兵廢督的宣言 至今亦無形消滅了 總而言之 軍閥只有利己的心腸 那裏會作愛民的舉動呢 但望各軍閥 要曉得亡國慘禍 和將來的名譽 去實行裁兵問題

現在吾們小民 已竟否認招兵是護衛國家 吾們已認得兵是禍國的了 請各大軍閥們稍戢強盜之心 不要以模範軍人的名義 掩衆人的耳目啦 望有覺悟的同胞 快把個人的意見 發

表出來 大家研究研究吧

△馮玉祥在陝豫時代之略史

(滋黎來稿)

馮二先生之行爲 從前在報紙上見過幾次 甚麼武穴獨立啦 甚麼陸建章爲馮氏陷害 被小徐慘殺啦 記者均未親目經見 不必捕風捉影的背談是非。但是馮氏隨從閻相文督陝的時候 記者正在陝西供職某項政治任務 及馮氏到了河南 又是記者的家鄉 所以直接受其賜的 更不忍言了 數年以來在政治謀生活 東奔西馳 席不暇暖 每見肆上所售甚麼模範軍人的馮玉祥歷史 簡直說成天花亂墜一般 我想將其書拿來駁他一駁 亦苦無此工夫 更想做一部馮玉祥醜史 有志未遂 此次馮氏入京 高唱甚麼和平啦 甚麼國民軍代表啦 轟轟烈烈 將一個北京城 鬧個不亦樂乎 正想着對於馮玉祥之歷史 據我所見的聞的 向大家宣布 又苦無處發落 今忽見貴報討論馮玉祥一欄 情願代爲登載 遂不嫌詞費 吮毫濡墨 著論一篇 願介紹國人一詳覽焉 馮玉祥以神道設教式的法子 愚弄兵士 並欲藉宗教的關係 引起列強之好感 包藏禍心 已非一日 曾在目已的信教 純是一個假面具 愚弄人的 述堯先生之評論 已無微不至了 馮玉祥到陝西之時 見人即說我之來此 純粹爲人作嫁 牢騷異常 說閻相文不够督軍的資格 所以每事獨斷獨行 與閻督軍以難堪 卽如郭堅 本係土匪 殺之實不足惜 但郭堅擁衆數千 在鳳翔岐山二縣 勢力雄厚 陳樹藩親率陝甘兩省兵力五十餘營 攻擊一年有餘 反爲所敗 所以直軍入關 陳樹藩不戰而去者 懼

郭堅之乘其後也 及郭堅應閩督軍之召 馳抵西安 馮玉祥忌其凶悍 誘而殺之 逼閩督宣布罪狀 閩督稍爲猶豫 卽面斥爲婦人之仁 由是閩督見馮氏如芒刺在背 而胡景翼亦聞風逃去 得免於禍 馮氏軍隊所到之地 縣知事稅局鴉片罰款局 盡委其私人 如薛篤弼由咸陽知事數月 而禁煙總辦財政廳長 連陞三級 扶搖直上 閩督被逼無路 服鴉片自盡 馮氏遂一躍取而代之 及接印之初 首先驅逐娼妓 拆毀舊督軍署 及各官所廟宇 不下數千間 運其磚瓦木料 在皇城隙地 迫令兵士爲土木工匠 建築房屋三百間 作爲督軍署 實存分文錢未用 反向中央及地方開建築費捐若干 又令薛篤弼充禁煙局總辦 襲用陳樹藩的法子 變本加厲 勒迫人民種煙 從前陳氏每畝抽罰款六元 馮則增加至十二元 從前西安省以西各縣種煙 以東各縣均臨官道 不令種煙 馮氏則按縣派款 全無顧忌 一律變成烟地了 所以陝西糧食昂貴 貧民飢餓死者不計其數 辛酉之災 實馮氏之賜也 馮氏藉鴉片斂錢之法 苛虐異常 每百兩煙土 陳氏僅征收印花十六元 馮氏則增至二十八元 又委派薛篤弼之父薛士選(字秀清)設立 惠濟轉運公司 包運鴉片煙土 每百兩征運費十元 爲陳樹藩時代之所無 名爲寓禁於征 實則見人民家藏烟土或出而販運者 無運費執照 將烟土全數充公 並將人管押苛罰 商民因此傾家敗產 服毒自盡者 更僕難數 又派密查百餘人 設立密查處於國元寺內 鹿鐘麟爲密查長 凡西安城內有貲財者 均指爲陳氏私黨 拿辦其人 抄沒其家 不計其數 緹騎四出 人心惶惶 均有朝不保夕之危 馮氏自逼迫劉鎮華省長委任之陳財政廳長士凱下台後 卽將薛篤弼所遺之長安縣知事缺 委其副官袁幹接充

純粹目不識丁 凶惡異常 終日強迫向商會借款至二十餘萬。預征地丁 卯糧寅支 殷削不已 弄的十室九空 民不安業 陝西金融 向稱饒裕。有富秦銀行 惠通銀行等 發行錢票 流通市面 馮氏暗令長安知事袁幹 在天津印票五十萬串 在長安縣署發行 經富秦惠通兩行查覺追究 始知爲馮氏所爲 輿論大譁 不得已譁爲袁幹之收發處舞弊 置袁幹於不問 旋因劉鎮華反對 始又調袁幹充督軍署軍需 前年京城錢票倒閉 仍是馮氏所爲 毫無疑義 魏聯芳兄弟 實蒙不白之冤 不然薛篤弼 奉令查辦 含糊無結果 明眼人自可不言而喻了 馮氏在陝西貪橫無道 四面楚歌 人人欲得而甘心 適奉直戰起 奉調出關 幾爲趙倜所擒實賴鮑德全之力 始免於難 及經鮑德全歡迎入汴 遂惡其爲會辦軍務 忌功害能 執而殺之 天下稱冤 所以趙倜全部 潰爲土匪 糜爛地方 不堪言狀 馮氏則日在開封 搜索趙氏財物 不下二千萬金 並無報銷 置地方人民於不顧 河南人民 恨之入骨 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 吳佩孚狗河南人民之請 撤換督軍 馮氏不惟戀棧不去 反與吳氏結不解之仇 今日之倒戈稱兵 彎弓報怨 全係爲此 到京之後 首先奪據崇文門關稅監督又欲使薛篤弼入財政部 可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此次政變 首先執李彥青而殺之 亦係報其奪崇文門監督之恨 近年以來。國人痛恨兵禍 盛倡裁兵之論 馮氏日日增兵不已 由旅而師而數個混成旅 反自稱爲模範軍人 果如是乎 馮氏欺人之處 知者以爲借名歛錢 不知者謂其沽名釣譽 即如兵工政策 馮氏拿此招牌 愚弄國人 國人亦習焉不察 一致稱道 記者親見馮氏在陝西時候 將舊督軍署設立一軍人模範工廠 籌開辦費四十餘萬 每日迫令兵

士在街道修築馬路 給食玉黍窩頭 並且欠餉不發 何曾用着分文 馮氏斂錢巧說 往往如此 至於馮之姦詐行爲 實則不勝枚舉云

△論王承斌

(富幼芝來稿)

漢唐以來 亂臣之逐君殺君者 不可勝數 均留爲千秋唾罵 若王承斌其事更有奇焉者 人逐一君 王氏則逐二君 人之所逐 或非其所立 王氏則親手立之 而又親手逐之 民國十一年直奉作戰 王氏有前敵之功 覬覦直隸省長 恐不能必得 遂哀求黎總統復任 雙膝長跪 聲淚俱下 遂有擁立之功 乃長直隸而兼師長 其勢力益形擴充 於是與秘書長雲章表裏爲奸 網羅財利 乃醞釀金丹犯一案株運千餘人 俱屬富商官裔 不論是非 有錢者生 無錢者死 鄉民怨忿 慘不可聞 然王氏之心猶未滿 十二年又勾京內閣臣 驟然倒閣 迫黎總統私奔天津 王氏承斌乃拘留竟日 挾索玉印 得印後 卽挾數百萬元之民脂 赴京擁曹 與吳大頭爲狼狽 使雲章終日奔走京津 結連議員 始而賄之 旣而挾之 終而捏造名目 費九牛八馬之力將曹銀擁到總統 則吳王二氏 應得上賞 乃吳以頭大招風 竟受墨盒之嫉 破頭而下野矣 承斌獨得督理兼副巡閱使 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 誰知盈滿爲災 今二月忽將師長之權摘去 王氏乃大不滿意 百計圖謀 無從着手 至八月直奉暴生 王氏被任爲副總司令 中央寄以干城之重 竟乃受他方運動 遽爾勾同馮玉祥等倒戈回司 圍總統府 迫曹銀下台 狡哉王氏也 諸事雖不露名 而實暗弄機關 觀其回津恢復二十三師

其詭謀明明可見 始而奉命出征 既願爲吳(佩孚)用 繼而隨衆逐虎 又願爲馮婦 終將一
擁腫無能之曹錕 弄得七零八落 王氏欺君之罪 上通於天矣 古語云 無父無君 王氏實
足以當之 孰知皇天不佑 忽於某日携其寵妾愛子 逃居租界 冤哉 王氏再想恢復舊業
果用何計 欲立新君 而已無疆吏之權 欲逐舊君 而又無大軍之威 其亦如安錄出呂奉先
等之故技 以攫取高位乎 不然或効法呂不韋獻趙姬之計 後來亦不失爲卿相之位 雖然王
氏智謀之士也 與其瓜牙雲章等朝夕參商 必有妙計以處此 局外何容妄談乎 鄙人惟拭目
俟之矣

△因果

(蟾影來稿)

人生在世 因果二字 不可一時漫不顧慮 緣此二字之關係人之成敗至重也 吾人每作一事
無足輕重 不別高低 類皆先種其因 而後結果 種因惡 結果必惡 因而人之劣跡逼喧
生命可危 種因善 結果必善 因而人之名譽隆崇 壽數難過 是誠然也 此言既出 或
有視之爲近荒唐言語 迷信口吻 夫攷之宗教家之談因果者 卽足信其真理矣
此次馮玉祥氏 反戈倒吳 行跡詭蜜 世之不齒者多矣 究之馮氏今得享厚祿 手操重權
非曹吳之惠歟 人既受惠 不思圖報 反奸待之 是何咎耶 此種因不良 是以難得好果也
泊乎現在 所有山河 盡爲強有力者所盤据 而馮氏引餌無得 竟失所望 如處愁城 仰
屋興嗟 此後地步如何 猶非現在所能逆料 祇此一節 而大道好還 毫釐不爽 馮氏之因

果 亦可想見也

說者謂馮既受教於基督 况夙號爲模範 具此二者 亦足證其人品高尚 資格清廉 對於因果二字 未謂不洞悉於心中 此次出乎反乎 料爲一時不察 利祿惑之 於是倒吳脅曹 相繼而始 嗚呼 誠如是 則馮氏一念之差 致敗終身 良可慨也 臆此不知 善惡因果 咫尺不離 而人之不以爲念者 可不懼哉

△致馮玉祥一封書

(玉華來稿)

馮玉祥先生

漾日通電 提倡和平消息傳來 國人無不歡喜 人民從此可以安生度日 再無兵禍之災 不料數日間 吳子玉敗走南下 戰勝軍長驅入關 佔用民房 着人民接濟糧草 人民因今春大旱 夏間水災 收成毫無 自願不暇 而兵等不管有無 稍不如意 即施毒打 豈能接濟逃離無所 凍餓死者多矣 此皆先生和平所賜也 先生既倡和平 必有和平目的 既有和平目的 當然再不用兵 既不用兵 兵必裁去 近來未聞有裁兵消息 反見有招兵之舉 既是和平統一 無論何方 要兵何用 先生此舉 實不明也 假如南省不服 先生有何手段對待 如到那時 若再用兵 小民仍難脫離兵禍 豈不失信於國人耶

△王承斌垂頭喪氣

(關新稿來稿)

這幾天 報紙上所載的 王承斌所作所爲的事 真是令人痛恨 莫不拍案唾罵 本來即是作大學的人 要是作出一件事來 必得想而又想 思而再思 恐怕事後 大家的評論 這次王承斌 以一時的愚昧 以至冒大不韙 不思自己的榮華富貴所由來 反到効法曹操逼宮時的華歆 隨聲附和 以至迫首座下台 吳更出走 以爲事後論功行賞 可算得一分子 並且權勢 都可以恢復啦 那知張總司令 有先見之明 以爲即達於彼 定無益於己 所以遣散二十三師 王承斌逃至租界 弄的功不成 名不就 垂頭喪氣 反到兩頭不個人 王承斌有恩不報 所以吾纔說他 垂頭喪氣陶

△對於今後時局之推測

(曠智來稿)

馮胡倒戈 曹吳退走 均爲過去事實 已無討論之必要 惟令人極堪注意者 即馮氏所揭出之和平統一四字 能否實現 馮張能否同心協力 始終一致 擁合肥以促進和平 然據鄙人之觀察 馮之與張 均爲權利薰心之人 其擁段聯孫 皆表面之石徑 一旦得意乘時 決不肯讓他人先我著鞭者 試觀其前後之行徑 固彰彰在人耳目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無能爲諱 如此次馮氏以失豫省地盤之私憤 而謀倒曹吳 知自力不足以有成 而始通款奉張 張氏入關 知長江方面 不易擅取 而始擁戴合肥 是馮之通張 爲己非爲張也 張之擁段 爲己非爲段也 其用心之苦 積慮之深 真令人不可思議 以故通張之馮 即前年討張之馮 張即民九討段之張 其所以自相矛盾者察他 實以擁護自身之權利爲標準耳 迨至利盡變疏

仍不免出於一爭 不惟全局之和平無望 卽片面之和平亦無望 不惟人民之和平無望 卽馮氏一身之和平 亦必將同歸於鏡花水月 無何有之鄉 馮氏此行 似巧而實拙 似智而實愚也 於是時奉張乃出其籠絡降將之手段 昇以兩湖巡閱一職 試思兩湖巡閱 決非白手可攫得 况吳氏控制長江一帶 手握兵符 虎視耽耽 大有捲土重來之勢 張必以馮當其衝 戰幸而勝 張氏麾下多一降將 不幸而敗 勢必流離瑣尾 棲依無所 馴至進退失據 身敗名裂 亦小人在自爲小人耳 倘因內亂頻仍 列強環伺之時 引出嚴重之干涉發起共管的風潮 爾時借題爲文 首唱和平之人 卽萬死不足蔽其辜 寸楮不足盡其罪也 統一云乎哉 和平云乎哉

△非兵運動的我見

(樂天來稿)

蓋非兵運動之說 甚意乃謂將全國之兵 改途更業 軍閥亦隨之廢除 以政治國 使以後無有戰爭之說 則人民亦可想安樂幸福矣 而此法雖佳 鄙想刻下時機尙早 今吾國正在急謀對外之時 焉能非兵運動 况有云兵者所以禦外侮。而保障人民者也 人民既以兵爲保障不暇何害之有 不過吾國之兵則不然矣 祇能殃民而不能對外也 究其原 乃爲領袖存心之不良 兵士人格之不齊也 苟使軍閥均以順從民意爲主要 維持公理爲宗旨 對於兵士 時加教誨 均使其淘汰爲良善之士 則於人民何害之有 非人民保障而何 故此刻先不能非兵運動 可先喚醒各大軍閥 從此根本覺悟 誠心向善 則人民亦可由塗炭之區至幸福之境也固

然 若按人道言之 兵則爲凶器也 而處此列強虎視之時 國家存亡之秋 故不得不用兵也 然軍閥若不急圖改悔從良 則亡國之期有日矣 而亡國之苦 尤勝於兵災也 由此觀之 喚醒軍閥 勝於非兵運動也 如若將來造成大同世界 已無對外之必要時 則可倡非兵運動之舉 祇以政治國亦適用矣 鄙人所見如是 是否望閱者教示

△萬民所指的馮玉祥

(陸隱士來稿)

自馮玉祥反戈入京以來 睽其種種之動作 無惡不爲 而陰險辣毒之手段 孰甚於此也 聞者髮指 談者變色 令人不寒而慄 董卓之橫暴 又復見於今日 以國民軍之名義 號召全國 雖吾國三歲之兒童 亦知其爲僞詐鬼計 料其用意所在 不外乎藉如私願耳 斯此非爲對外招各國之譏笑 對內討國人之垂棄 罵名千古 遺臭萬年 無已時矣 日昨所聞各報宣傳 有謂馮氏被刺 又有謂馮氏已被監視 似此做繭自縛 自尋苦惱 生死存亡 本不足惜 推測先前 吾國大局 統一希望 尙有一線曙光 靜觀現在狀況 南方發起十省聯盟 北方局式混沌 統一之舉 更屬遙遙無期 若常此遷延 共管之慘劇 亡國之大禍 將至不遠矣 嗚呼 想吾國大好之山河 竟因汝輩一人擾亂而送命 豈不可痛者哉

△良心憤言

(吳季伯來稿)

民國以來 十有三年 兵戈相擾 迄無寧日 究其原因 不過黨派權利之爭耳 致使若大中

華 陷於不堪之境 此次戰役 始於東南 繼而東北 誰是誰非 姑且不論 然自命模範軍之首領 不倡和於撥師之前 乃倡和平於戰之失利之後 此舉可鄙 明以貪利而倒戈 反言和平而救國 噫 凡有頭腦者 其誰信之 目前戰雲四起 交通阻碍 百業蕭條 人民何辜 遭此荼毒天理良心 其罪屬誰 合肥爲民國元勳 中山乃建設共和首領 他如吳佩孚 不拍死 不愛財 武人中鮮有比者 若此數公合作 始可慰國民之望 否則恐人民安枕無日矣

△王承斌論

(逸民來稿)

稽古以來 大英雄大豪傑 能成大功 立大業者 以其胸懷信義 今來游蕩無業 甚至無衣無褐者 亦以其無堅固信義之心哉 試觀王氏承斌而益信矣 夫王氏本一無學智之武人 以首次直奉之戰爭 頗有功績 曹吳遂提爲直督兼省長 榮耀之狀 可謂極矣 此次榆關之戰 王氏不知個人之熱血 爲疆場之犧牲 以報曹吳之恩 反與其無益之友 倒戈京府 逼總統下野 陷吳氏於敗地 破壞大局 殃及民衆 嗟夫王氏非中國人乎 而不知以此時機 遠救國危 反私圖報復 賣主求榮 幸張總司令以彼反覆無常 將其地位取消 解除軍隊 以杜後患 嗚呼 多行不義 以致地盤喪失 軍隊解除 唾罵千古 後人之見利忘義 賣主求榮者 可不戒哉

△忠告馮玉祥

(許大秉來稿)

基督將軍馮玉祥 此次倒戈回京 措詞武裝調停 倡議和平 揚言大義滅親 自以爲光明磊
落 以一手欲掩盡天下人之耳目 豈可能哉 其所在所爲 不忠不義 言行相反 倒行逆
施 本報本欄 披露殆盡 俱爲世人所不齒 並加之將軍 以各種頭銜 王莽呂布 三姓家
奴 利慾薰心 賣主求榮 基督教中之敗類 社會人羣之蠱賊 倒曹吳以洩私忿 勾段張冀
豪雄心 置吾直同胞於水火 無法以救 使國家瀕於危亡 瓜分共管 凡屬赤血英氣 莫不
義慨同仇 均欲得而甘心 置死地而後已 生食將軍之肉 活搏執事之皮 至今將軍 猶獨
俱己見 執迷不悟 現代世情 天網恢恢 報應不爽 不見夫王承斌之被驅逐 二十三師之
被解除 逃入租界 只以身免 家俱私欸 均被截留 至今省悟 悔弗及矣 常言識時務者
爲俊傑 將軍從此解甲歸農 潔身下野 只落一誤 不能再誤 猶不失爲中國之偉人 今將
軍久居住於租界 尙揚言行動自由 仍欲宣佈宴會聯歡之空氣 猶施將軍騙人誤己之手段
其智之可愚 其情之可憫 喪心病狂 何若如是 世人昭昭 洞燭其奸 前車之見 後塵不
遠矣 望將軍前途珍衛 多自護攝 鄙人拭目 以觀其後

△救國的國民軍

(汾巖王介夫稿)

武力調停戰事 推倒直系的馮二先生 此次率兵返京 將其倒直的精銳軍隊 俱編成國民軍
袖捲上齋誓死救國 不擾民 不害民字樣 賢哉國民軍 眞乃四萬萬人之救命軍也 查國
家受軍閥之蹂躪 人民軍受閥之摧殘久矣 今乃何幸 竟有救國之國民軍出現 豈非國家之

福耶 但將來能使中國不亡 人民不作亡國奴 皆當盼望於國民軍 惟關於革新政治 振理大局 一切問題 現時尚在會議討論之中 吾今姑且不論 茲就其入京以來 成績功勳著者 聊誌之於下 以告國人 一 威逼法選之總統 驅逐簽約之皇室 二 囚禁李彥青 索重價以備贖 查封皇宮殿 設委會而分贖 三 陝軍在通州 勒索商會十萬元 孫岳克保定 強罰曹王十三萬 四 奉軍進關來 強佔民房民食於各縣 直軍潰退後 搶劫糜亂於全省 綜此四端 俱是國民軍不世之功 將來對於改造國家之魄力 更有無限之設施 然吾民祇可翹首坐待 享受幸福可也

△馮玉祥對於直隸省有恩不報反遺禍患（逸來民稿）

自從北京政變 連日有討論馮玉祥的人格如何 鄙人對於時局 實在不敢妄加斷語 馮玉祥的根本賂為知之一二 並將此後所遺的禍患 現述於後 馮玉祥原籍本是安徽人 自幼隨從他父親寄居直隸保定 昔日他在十餘歲的時候 他父親在保定練軍裏做一個小小的武官 若遇接官差的時候 他隨他父親帶着馬紮子接差（馬紮子就是老年間軍官的坐椅） 馮玉祥後來年長幾歲 就投軍當兵 自幼至今 合算起來 都是拿直隸省的米麵 培養到他檢閱使的資格 這次出兵 他反覆回京 雖說吳子玉將軍 與他稍有仇恨（就是上次直奉戰後 沒有教他做河南督軍的緣故 按說河南督軍 並非吳子玉不願教他做 因為他槍斃了寶德全 變兵散於河南全省 商民因此都飽受其苦 俱不贊成馮玉祥做督軍 吳子玉出於無奈 纔

把督軍轉委張福來（以慰商民）馮玉祥只顧私仇，竟有如此舉動，不想山海關一帶，十五萬大兵，聽說後路糧台被馮氏新絕接濟，於是俱都大起恐慌，無心戀戰，紛紛向後退却，官長無法約束，多數自由行動，落於直隸省各縣，流為土匪，日後商民受此次亂兵損失，當然不在少數，並且出兵討奉的時候，在直隸省各縣，派要大車萬餘輛，隨有牲口二三萬匹，直軍如果戰勝，這許多車馬騾匹，大約全能照數運回，交還原主，如此一變，車馬等件，俱都失落在外，明春耕種的時候，如置買所失的騾馬車輛，頗費一筆大款，再說日後馮奉胡各軍混合駐紮，直隸省一帶誰能保的住不擾害商民呢？況且吳子玉將軍，隨代兩萬多退却的兵，轉往長江，或回洛陽，再加上河南、湖北、江蘇、浙江、江西、四川、福建、安徽各省大兵，難免不往北攻，到了雙方接戰的時候，恐怕比山海關的戰事還加倍的利害，日後商民的痛苦，實在是馮玉祥一人所賜，我等小民，洗目靜看以後馮玉祥落到那步結果，到了報應的時候，方洩我等同胞的忿恨呢。

△我對於王承斌的意見

（魏凌雲來稿）

自奉軍入關，盤踞津埠，勢力較大，直隸省長王承斌氏，遂有辭職之舉，而津埠各團體及紳士等，有挽留之誠，愚獨以為不然，夫我直隸天災人禍，無時無之，甚至無地無之，於此不圖施行仁政，以救民於水火，而今復加以窮兵黷武，助紂為虐，藉自營私，陰圖擴充勢力之計，而於民政則置之度外，又何以掌一省之政務乎？溯自蒞任以來，並無光明磊落之政德。

澤被羣黎之舉 而其性格陰險 專橫自私 尤善趨勢 以謀長久之計 何以見之 去年黎氏下野 逼迫奪印 而奔走曹氏 逢迎諂媚 無微不至 遂得曹吳之寵 卽授副巡閱使之職 不意二十三師師長 委諸他人 遂不能申張勢力 擴充範圍 是以懷恨曹吳 忘恩負義 倒戈回京 是誠何等之人哉 夫以曹氏之忠誠待遇 吳氏之提攜恐後 復加以狼狽爲心倒而圖報復 反對曹吳 趨勢馮段 得賴庇護 又收回二十三師 歸己手獨攬 以擴充勢力 如此得恃武力 而持長久之計 其營私之心 可見一斑矣 總而言之 不論其行動若何 宜以愛民爲本 方不負省長之職務 若乘此水深火熱之際 而不施救 只徒驢武自私 而以省長大之責任 而求一時之虛譽 能不愧於心乎 故急宜讓避賢路 推選才能 充當其任 則我直省人民之塗炭 庶可救於萬一也 若再久處尸位 則倒懸之困 更無際矣 勢必將有驅逐之舉矣 幸爾覺悟 已明去就之分 毅然辭去 是我直人之幸也 此亦時勢之所當然者也 謹陳鄙意 聊表寸衷 祈閱者諸君 諒愚之疏通爲幸

△王承斌之報應不爽

(張鑑來稿)

王承斌爲何如人 世有公論 母須小子喋喋 惟其行事 如影隨形 可不悚哉 王受曹氏之卵翼 而旅長 而師長 而直隸督軍兼省長 而直隸巡閱使 知遇之深 擢任之隆 數年之間 封疆領圻 曹氏之引舉親信 亦私矣嗟矣 直皖之役 王承斌汗馬之功 表揚中外 直奉搆毀 王氏龍烟魁首 垂動千古 報知遇之恩 榮無上之賞 更又驚人者 劫黎氏而

奪印 賄大選而包辦 與大頭相將狼狽 宰小民不若牛馬 曹氏運動天下大位 子玉極不爲然 王氏與煥章媚勸時機莫失 力行其成 雖曹氏養若驕子 然亦曹氏之一等功臣也 逐黎而擁曹 乃良心之恩報 王氏有古人以德報德之意 曹氏亦有推心置腹之親也 不意此次大戰 王氏通敵反戈 初營傳來 國人無一信者 曹王袍澤甘苦十餘年 櫻携以至今日 所謂患難兄弟 生死交情 骨肉不能愈此 權利不能爲動也 君子一飯之德不忘 王氏與曹氏何事不共戴天 出與不義之舉 況王氏非愚 豈不知樹倒猢猻散 雖跪奉張之前 奉張必懷歧貳 楚妾有姦 人孰敢娶 既忍叛恩深之曹 定復叛路人之張 此不信王氏倒戈一也 夫其所以倒戈者 非爲地盤利祿乎 自爲全軍副總司令 受元首推轂之隆 責任聲望出王巡閱馮檢巡之上 一日成功 東三省巡閱使 非王承斌而誰 千萬金錢立致焉 或云 以解其二十三師長職 而恨於心 藉此釋怨 去師長一職 而允其再編衛隊旅 而兵權猶在也 以此小憤而亂大謀 其小人之謂乎 此不信王氏倒戈二也 後聞王氏果附馮胡 嗚呼 畫龍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也 曹氏已倒矣 吳氏敗去矣 奉張成功矣 馮胡已握大政矣 所以識時務之王承斌 以功論正副總統雖無望 巡閱使乃囊中物矣 於是月九日奉新命來津蒞任 並恢復二十三職權 大仇已報 大權已得 從此覆我仇人 可以死而無憾 豈知三日堂皇新主背義 解除二十三師武裝 及其親近衛隊 王氏蒼皇逃避 幸免於縛 而家室蹂躪 亦可慘矣 抄籍收沒 一文未得拿出 賄筒現金 失丟若干萬元 以不義遇不義 以種瓜而得瓜 昭昭上帝 報之何爽 語云人之將歿 神行顛倒 如王承斌者 行之不義 應之昭彰

身敗名裂 爲天下笑 可畏哉其天乎

△人民又受唐宋的兵災

(魯人陳召增來稿)

此次直奉戰爭 可謂是一場大戰 自元明清至民國初 亦未有之大戰 以致人民塗炭 遍地潰兵 到處搶掠 民不聊生 死活不堪設想 列國三國之事 不必備述 就說唐朝將興之時 十八家叛王 六十四處烟塵 獨霸一方 各自爭強 你想滅吾 吾思吞他 大亂一氣 民人精歿 不問可知 末唐五代初 黃巢造叛 殺人萬萬 屍骨遍野 血流成河 接着梁晉交兵 愈加更甚 逼的民人掛牌度日 牌上寫兩面字 一面寫梁家子民 一面寫晉家子民呢 梁家勝啦 把梁家子民那面掛在外邊 敵梁兵來到 一看是梁民 就能不搶掠 晉家要勝 這就又把那晉家民的牌面掛在外邊 晉兵來一看 是晉民 亦照樣不搶 敢自這麼以來長啦 兵們亦皆知道啦 不管是晉民梁民 到處就搶 到那時的人民 扶老携幼 母東子西 號哭連天 算是苦到萬分 直接趙高祖陳橋兵變 登位大寶 一統華夷 傳至徽宗年間 朝中有一奸臣 名王鐸 私通北國造反 願將宋氏山河 獻與北國 北國即派四太子金元朮 統率兵馬 殺進中原 勢如破竹 北國兵到中原 凶似猛虎 窮同餓鬼 看見民家東西 無所不搶 人民各自逃命 真正是急急如喪家之犬 忙忙似雨打殘花 跑出莊外 回頭一看 一片人喊馬嘶 房屋盡皆焚燬 哭喊之聲 達於雲霄 這模災難 皆是王鐸個人所賜 今日他的後人 跟馬爺倒戈京都 逼迫元首退位 陰謀百出 以開宵小的路徑 阻斷君子之途程

遺下臭名萬古 我今敬勸當局諸大要人一聲 別與他會議啦 他是無有良心的人 其狠似狼 其毒如蝎 此次辭職千萬不可准他回任啦 如再回任 我們小民就該着不死而自斃啦 現在這些民人的塗炭 較比唐宋的兵災如何 我看比那時還加一倍 況是冬九寒天 民人有房不得住 物件被搶一空 日不得飽暖可憐啦 年青的尙且忍耐 就是老的老 小的小 這痛哭之聲 晝夜不絕於耳呀 這皆是他們武裝和平 給小民的禍 嗚呼 秦檜再生不過如是 我們小民是否又受唐宋兵災的痛苦了呢 咳 我這裏拭目以看你們的結果吧

▲我對馮玉祥之經過

(斬治來稿)

自馮玉祥倒戈返京 幽囚曹氏之說傳來 初余極否認 曾據情據理 力闢其謬 以爲馮氏受曹氏提攜之恩 不爲不厚 曹氏之信任馮氏不爲不專 不然京畿治安 何以獨委之於馮氏 曹氏尙未有大惡於天下也 卽見惡於國民 在他人爲桀紂 在馮氏爲堯舜 爲馮氏者 固當爲惡來之死 不作呂布之生 況基督徒以信義相當 安能乘人之厄 共掩其後 出於奸險之行徑乎 若爲權勢 則擁兵三萬 亦足予智自雄 陸軍檢閱 位亦不下於人 何能舍現有之權位 以求不可必得之富貴 若爲與吳佩孚意見之紛紛 則張氏父子更難與之同事 若爲大選行賞之落後 則設計策其主上 乃馮氏之忠 若利權存乎胸中 則不足道 以馮氏高尙之人格 心地之察察 安能存此齷齪之志乎 當時聞余言者 亦信其說之非真 迨其通電一出 余猶疑者半 信者半 及吳佩孚北倉一戰 塘沽退走 余始信不復疑 然憤激之情 充塞

胸中 工課停 眠食廢 及聞其被刺 爲之距躍者三百 曲踴者三百 後知其非 實鬱積之情 更甚於前 幾而被囚之風又至 爲之喜而不寐 食量倍增 昨日聞其回京 並將辭職 喜偷遽變憂 試問馮氏今日辭職 爲表明跡 何不於戰事之前 指明劣點 使曹吳今日覺悟 如不我從 毅然下野 豈不磊落光明 今被各方擯棄 欲壑之目的未達 藉下野之名 以自粉飾 豈知盧山之真面一露 魍魎之奸計難欺 洗盡東海之水其污不去 塗罄南朝之粉其醜難掩 馮氏在今日不沽名釣譽 倒行逆施 尙不失奸雄本色 若再服周公之服 誦周公之言 行周公之行 益令人唾罵而厭道 此次某方之作戰 槍彈之接濟 兵餉之援助 均爲某國暗中之輔助 更有某國人工其之指揮 若吳軍獲勝 則直接以勝 某氏間接以勝某國 使其鯨吞之謀 畏懼而不敢逞 今也若此 將來担任賠償者 仍在吾民 然某國豈只盤利重利 卽滿其欲哉 二十一條之承認 滿蒙將不爲我有矣 嗚呼 亡我國者馮氏也 敬告馮氏 子下野後 宜速避歐美 或匿居租界 不然有食子之肉 其寢子之皮者矣 合種種之觀念 夜感一夢 卽馮氏之新夫人在某醫院 居然生子 惟乳閉無汁 初爲之喜 繼而思之 以百萬賣主之金錢 雇千百乳母亦有餘 何愁小兒乏食哉 遂自吟日是遵何德哉 是遵何德哉 醒後猶誦之 不置意快快者久之 自馮事發生後 欲置之不然 雖百計解釋 終不去懷 自知愚不可及也

▲敬告宋則久先生

(田易夫來稿)

馮玉祥者 大名鼎鼎之軍閥也 此次直奉之役 任何方面之勝敗 姑置不論 惟返戈京師 倡言武裝調停 以武力而變和平 吾儕小民 鑒於上訴 目的若果達到 不徒減輕担負 並可享無限之幸福 聞之者 莫不欣欣然 有喜色也 不憶歡未斂容 竟有奉軍源源入關 佔住民房 一般鄉民 當此寒風朔朔 東遷西逃 而吳佩孚十省聯盟 鄭州備戰 種種消息 紛至沓來所云調停者 和平者 不但未發生絲毫效力 而已遙遙千里。查無踪跡 總之 馮玉祥宗旨上 良心上之行爲 早爲多數人民之唾棄不齒 又爲 輿論攻擊所不容 因其反覆 而我直省人民 故多受一次蹂躪 並殃及豫 鄭州等省之人民此即先生獨具慧眼贊美之馮玉祥之所賜也 吾與先生 雖未識荆 頗聞大名 是非平經載諸公論 何先生獨反是 我不爲馮玉祥惜 而爲先生惜 前車是鑒 望慎故轍此致新天津著祺

▲對於宋則久先生之忠告

(斬治來稿)

今閱貴報載云 宋君(則久)演說 批評馮玉祥爲中國鼎鼎偉人 一秉大公 言而有信 順天討逆 捨己救人 可謂人中之師表 (在宋則久眼中的師表) 爲馮玉祥之官高位顯 皆曹吳所賜耳 此次直奉戰事 膺命爲討逆第三軍司令 足見曹以其爲心腹 誰想墨尙未乾 心又反復 竟倒戈回京 使吳大帥(佩孚)功敗垂成 統一無望 遂聯絡奉張 逼曹擁段 等等事實 萬惡滔天 稍有智識者 莫不切齒 今宋先生而不設法協心擊之 反與其辦言焉 此種意見 實令人不明瞭也 想宋先生有愛同教之感情 不得不設挽譽計 况昔人云 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今馮之罪於人民 萬夫所指 婦孺所恨 常言萬人所指 無病而亡 今馮之得罪 何止千萬人耶 今馮雖未死 而與亡又何異哉 吾望宋先生 不必費心 與伊解釋 爲何一同落個罵名呢 特以片言叙陳 望先生再思可也

▲我對於逼曹擁段之感言

(硯俠來稿)

嗚呼 南諍北爭 東征西侵 揮戈不已 擾國害民 視利權若鈞餌 置小民如草芥者 噫 此我軍供俱之殘情也 睽諸民國成立以還 屈今旬載 軍界屢興刀兵 小民疊遭塗炭 其所罹兵燹水殃者 已不枚舉矣 國雖曰平等 然民仍罹困害 嗟呼 其所同於專制者 又何異乎 今之時局變亂 南北復起 私爭互擊 刃割殺人盈野 血如河漢 慘惘及此 仍信其飽肚符漢 蓋其勝志未遠 因可知其私戰之野心 慨見一班矣 此戰倖使 馮勝彼乘其雌雄狐威 逼曹擁段 噫吾未知曹氏 何探政之弊 而段又有何治國之良策乎 推溯其舉曹者 有我也 今之逼曹者 亦有我也 始舉而見其利 復逼而見其害 既舉復逼 是利而後害之 如魚之見釣餌 而自吞 獸遇阱井 而自投也 藐視總統 如掌俱愛之欲其登台 惡之欲其退位 棄舊舉新 咸爲我欲度其所以 亦不過爲金錢之勾當而矣 此之逼曹 擁段之初衷 亦可略明也 然數舉數逼 終無美果 不知有望總統者 願作衆軍之足球也歟

△直奉爭戰之結果

(河南朱陸來稿)

貴報論馮玉祥之反覆無常 王承斌之忘恩負義 吳將軍之公忠體國 功敗垂成 爲吳惜 正以重馮王之罪 正言議論 欽佩莫名 王承斌已罷斥 馮將來不容於張 思患預防 亦屬勢所必至 然吳之失敗 其因往往不自知亦宜披露使知警覺 敬供所見 請貴報修正成篇 以餉閱者 夫吳以復起一軍 經奉皖湘鄂蘇閩諸大戰 功烈卓著 其優長軍事 昭昭在人耳目 實非譽言 至不愛錢不怕死 尤爲近十餘年文武大小官吏所不能者 而奉張時欲復仇 粵孫尙未就範 爲將軍計 枕戈待旦之不暇 何敢旁若無人 泰然自大 然二三貪利 苟祿之徒 環而伺之 蒙弊想亦不少 而將軍又自恃聰明 廊然大度 對於統屬二十餘萬之軍隊 四年以來 除日日在洛陽督操外 並未出外檢閱一兵 僅接見各軍長官一二人 見察不過每年三兩次 震擁威權 徒糜餉項之軍隊 敢曰無之浙寧端開 奉兵西上榆關戰起 軍事議與 據席前附會之情言 信前敵人人之敢死 於是決定三軍進攻 十路後援 挾私恨忘大義之 王承斌 憤反覆之馮玉祥 無主張之胡景翼 有勇無學識之張福來 分道東征 一經交鋒 毫無勝算 朝陽九口冷口一潰 不論何軍 亂遭填防 計畫變更 旌旗失色 馮王一倒戈 全軍退敗矣 馮王輩不足責 而規諸拿破崙 無不深識之將 畢士麥無不親教之兵 吳將軍應自行檢舉矣 國家多難 用兵方長 十省盟成 指日北上 重整武力統一之旗鼓 卽在目前 幸勿再誤 辜負國民倚爲長城 並前途絕大之希望也 敬以告吳佩孚將軍

△我對於宋則久先生的感言

(趙笑覺來稿)

昨閱貴報言論自由欄 登載對於宋則久君之批評一段 不由的發出許多的疑惑奈 要說宋老先生在吾津門 對於社會之熱心 真是婦孺皆知之人物 不過此人才庸學淺 對於登載他老先生的高調 頗有不明白之處 今借貴報的篇幅現現醜 請大家評論評論 宋先生原文共八項 一（宋君說天津多數人贊吳貶馮 以爲馮氏此舉倒戈爲不祥實在是太大的錯悞）就這幾句說吧 吾想多數人貶馮 不過因馮氏貪賄通敵 反覆無常 故認爲不祥之徒 今宋先生既說衆人是大大的錯悞 想必是歡迎馮氏倒戈 然其好處何在 二（宋君說武力統一 是說糊塗 是專制時代真龍天子迷信人民的法子 吳佩孚就是專制皇帝的腦子）宋老先生既說吳佩孚武力統一專制思想 我們中國現今既是共和國體 當然所有專制的行動 一律否認 按此看來 宋老先生真可稱才識超羣 然觀今之奉張陝胡 帶兵南下 大有勢不兩立之舉 張胡二軍 現今是否仍用武力統一 吾不知老先生以何高論對之 三（宋君說中國北政府是個萬惡的 西南政府較北京強的多多了）吾想老先生在北方團體代表會裏 很有名望的 真是言出衆隨 況又担任人民的代表 既知北方政府萬惡 就該倡言推翻 一期到美滿的地步 爲甚麼老先生竟袖手傍觀呢 自虛當代表之美名 使我北方人民 處在萬惡政府之下於不顧 拋棄職責 是何居心 四（宋君說馮玉祥在政治軍事各項人物中 是個最善的）馮氏既稱善 定然凡其舉動無有不好的方纍 莫非說這項強逼清室遜帝出宮 打消各國約定的優待條件 沒收皇宮內寶玉古物這全是好人應作的事嗎 倘老先生若以高人一籌的慧目觀馮氏那麼可不是鄙人眼光所能達到的事 五（宋君說津人論斷 全是憑信謠言 所以全都錯悞）

按此戰事 雖是雖非 自有公論 況且又是親眼得見的事 決非謠言所能感動的 雖至津門人才缺乏 不能跟老先生才識兼優可比 總是人多識廣 要以衆人是聖人這句說話 看吾津人亦不亞於宋先生一人之下吧 六（宋君說北政府是萬惡根源 沒有改惡爲善的一天 幸馮玉祥得着基督的力量 不受惡的所染 又因馮有兵權 且爲基督精兵 惡政府不能剷除他 他是黑暗裏的明星）要按宋老先生所說的意思 北政府除去馮氏以外 全都是萬惡的 吾想吳子玉將軍亦萬惡之例 既是馮氏不受萬惡所染 此次東北之戰 爲何通電主戰 鄙人亦基督徒 對於教中訓則 一概不明 但常聽在教友人說過 基督教首重信 次推誠 專能受欺 不能欺人 既是這樣想 馮氏先主戰後倒戈 對於吳使失信 又以基督假面俱欺人 暗行陰險手段 早爲在教諸君所不許 認爲污教之敗類 今宋先生獨認馮氏爲教徒中不可多得之人 殊不知在教諸君以爲如何 七（宋君說馮玉祥班師回京 和平出現 真教人歡躍爲中國前途祝賀）宋先生既言和平出現 真教人歡躍 吾看此話 未勉有點過大 可是和平在何出現 又說爲中國前途祝賀 鄙見賀中國前途 不如祝賀各國早早的共管吧 除非宋先生一人歡躍馮氏外 雖又歡躍哉 八（宋君說衆人都是私見 並受知識限度 以爲馮氏爲不義爲詭詐 全是不對 馮氏爲順天討惡 捨己救人 湯伐夏 武王伐紂 兵不厭詐 所以馮氏不爲詐 馮氏行爲正合教義 馮勝則國強 馮敗則國亡 並望大衆能辨別善惡才好）要以這幾句話看 宋先生未免自相矛盾啦 爲甚麼亦說湯伐夏 武王伐紂呢 吾想這二故事 純是古時專制時代的事 宋先生前文既說吳佩孚武力統一專制的腦子 後又有馮玉祥順天討惡

效法湯武二先賢 莫弄說湯武二公 是現代的偉人嗎 必是昔時專制時候的人物 然則宋先生捨吳專制 就馮專制 難道說這專制二字 還分守舊維新嗎 又說馮氏不爲詐 捨己救人 要說馮氏不爲詐 決不該口是心非 引狼入室 至今這個地步 亦算救人嗎 並且還說馮勝則國強 馮敗則國亡 怪不得前數日見報紙登載馮氏辭職 段張二人挽留啦 敢情怕馮去國亡吧 咳 要按吾看馮氏這個人面惡心 見利忘義的東西 小民寧願馮去國亡 亦不願馮在國強啦 鄙見如此 不知大衆高論何如 拭目以待焉

△忠告馮煥章先生一封書

(鉅鹿氏墨宸來稿)

馮煥章先生鈞鑒 概自江浙動武 吾人皆畏秦及直奉再戰 果爾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中秋之交 京漢 京奉 津浦各路線 遣兵調將 大有全國干戈 草木皆兵之勢 不半月 喜峯口熱何 山海關一帶 砲火連天 不悉何方勝負 只聽得雙方死傷不下三四萬人 (老百姓無計其數) 吾人於此時證明直奉兩軍又起戰爭 四鄉愚民 不得安枕一息 常聽有老百姓路傍之言曰 現在之總統混賬 不能以德服人 他左右亦無一二賢才 以主持不兵和平耶 況他們皆以私仇報復 讓我們老百姓有家難奔 有路不敢走(是怕搶劫的) 壞到極點了 此話足見人心厭亂 何吾國無賢才 張吳亦賢才 不過意見不同 各抱己見 故有武力統一之迷夢 將軍者乃真愛民之軍人 兼有模範招牌 而且爲基督聖教之徒 一舉一動全以民意爲依歸 以良心爲主體 此次動兵 決不能像昔年督陝時 突棄陝軍重任 爲吳子玉効死於前

敵 戰勝奉張之創舉也 況將軍近畿擁有重兵 必有主持正義 息戰釋人之表示 以解吾民之倒懸 不料竟不然者 當吳子玉之未入京 而將軍已誓師討奉 尙後通電 飛滿全國 旋即拜命第三路總司令 駐節熱河 在熱雖不迎戰 尙有堅守防區之電報報告軍情 及吳子玉身臨山海關 與奉方激戰 十數日間 屢得屢失 雙方稱勇（此時吾人惑念變為倍增 日盼和平告捷 街談巷論 無時不關戰訊 像這次二虎相鬥 必有一失 如直敗山海關以西之居民 難保安全 將來被潰兵搶掠 何堪設想 奉敗山海關以東之居民 難保安全 亦得被奉方之潰兵蹂躪 不管他們那家勝敗 反正該老百姓受死 你看那陣地所死的兵士 彷彿人山人海一樣 請問不是百姓麼 屢軍閥之利用愚民 亦可為最恥了）所以此時前線戰事 正在吃緊之際 忽聞將軍倒戈回京 交通完全斷絕 力逼曹錕下台 主張休戰言和 一時京津間居民 爭先恐後 紛紛他奔 不知所往 如有大禍已在眼前之概 怨聲載道 街悲巷哭 直民皆以為憂 則吾以為喜（喜者何 和平二字）及覽將軍之領銜通電 吾人以本良心上之主張 略與將軍有大同小異者 以吾人個中思想 將軍既聯絡直方將士 設此千載一時之偉舉 可欽可佩 基督之明星 可堪救國 思想中之生路為何將軍之舉動 奉方必唱同調 方克臻此 奉方首領如李景林 吳俊陞 張作相 許蘭洲等 乃主和份子 今次作戰為環境所趨 不得不爾 今將軍事先與該等合作 同時宣告停戰 彼方回奉 此方回京 自動的停戰 吳子玉與張氏父子自無再戰能力 雙方奉勸吳張休戰 請其各卸兵柄 如該兩氏均可覺悟 當然犧牲個人地盤 為謀中國之統一 該兩氏雖卸兵權 亦為現代傑出人才 凡國是尙可與之

商量 如仍執迷不悟 請問張一面對吳 一面顧奉 吳一方戰張 一面回京 未必如此之
 即支持雙方攻擊 終歸一跑而已 何中國不能統一實現耶 各軍人如自曉識非正式的戰爭
 互相止戈 以後之軍閥 自不敢以兵爲利器 而於國際上可增一光 外人決不再輕視吾國軍
 人之無智識也 將軍又不然者 既無如此手段 切毋輕舉妄動 此乃顯然聯張倒吳 何有關
 和之可言 直民幸蒙大庇 吳子玉浮海而南 京津暫脫一時危險 若吳子玉一力返攻京畿
 未必將軍全操勝卷 况吳尙有數萬雄兵（筆尖兒可掃五千軍 况數萬兵乎） 萬一全軍覆沒
 試問於京津間不無危險乎 其潰兵保不流爲盜匪乎 彼時將軍之真愛民 豈不反爲害民乎
 今吳子玉扼守長江一帶 已倡言十省聯防 吳氏不過失其三二協助 如將軍與胡孫是也
 若再捲土重來 將軍又以何法倒吳（曰武力不豈 失和平主體乎）將軍聯張倒吳 亦不爲大
 謬 但能希望和平統一 吾人亦爲崇拜者（勝者爲王敗者賊）不過歷史上加一批註 將軍之
 本心足矣 况在津首領會議 將軍失其實力 奉張亦不與之厚酬 而國人多不滿意於將軍
 社會上無時不加討論 且有在報紙上隨便一罵（有曰千夫所指 無病而死之句 未免罵之
 太重）個個文稿 無不揭曉將軍之劣跡 如小徐之殺陸建章 爲將軍所逼（陸爲將軍之尊
 親乎） 在陝逼死閻相文 在豫親殺寶德全（致豫省匪患經年） 收沒趙倜之財產 歸爲
 私有 昔年逼走黃陂 今次回京遂清帝宣統離宮 逼總統下台 種種劣跡 衆人指斥 將
 軍未之聞乎 今既國人不諒解將軍 本着由津回京之宣言決計辭職 何又欲戀棧乎 况吳子
 玉之十省聯防 段執政必以和吳解決國是 而吳等首以去將軍爲條件 國人聞訊爲喜 皆謂

和平可見（各報紙已有歡迎馮君下野者）將軍更無違背民意之必要 雖段執政以將軍功高不肯一辭就准 便以命令駁覆 將軍尙欲再幹乎 不幹已矣 幹則戰事尙不能息 將軍萬不可背和平初衷以擾世亂也 願將軍徹底覺悟 請納斯言 決不在內亂時期執兵柄一日 俟對外時 將軍請纓受命 乃可爲正當効死於國家也 如此在國家可息兵 在個人可愛民 則可達到愛國愛民之目的 還請三思（涼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草此奉達 尙祈勿怪 恭請 隱安

鍾鹿氏墨宸鞠躬 十二月四日起於津寄廬

△本報啟事

本報接得國貨售品所主人 宋君則久 來函一件 內容是要求本報 將他演說全文 登在本報現代春秋欄內 以便讀者好加批評 在宋君一種獨立不拔的宗旨 深堪欣佩 本報亦本公開主義 即將宋君演說全文 登在後方 仍盼讀者 本着公理 加以論評 則是是非非歸諸公論 本報亦有光榮矣

△宋則久君來函的原文

聶公先生惠鑒時局社論蒙在 貴報披露大綱徵求衆意並擬將原文在登現代春秋欄感謝之至惟

靜觀多日現代春秋欄內尙未見登載查 台端擬披露大綱第二項稍失原意深盼將原稿全文從速登出使讀者得睹全文庶批評者多有資料亦似讀全文後再下批評方才公允恒對於時局現又纂擬一文仍在團體代表會月報披露 出版當送請 敕正特此奉懇並頌 著祺

弟宋壽恒鞠躬十二月六日

△宋則久君演說的原文

鄙人在本會上期月報上 曾作了(神的賞罰)一篇 不知諸君讀了那篇論文 皆作如何的感想 那篇論文 說的全是真理 將來必要一一的應驗 那篇論文 是在吳佩孚全勝的時候作的 目下諸君 如果再取出一看 對於時局的變化 已經就有了許多的教訓 但恐諸君 於真理的是非 未能根本了解 或仍有不能明瞭的地方 現在時局的變化 於中國前途 大有希望 吾人當抱樂觀 目下天津多數人 全是贊吳貶馮 以馮此舉爲不祥 實在是大大的錯誤 鄙人今天 要對此時局 詳細的加以論斷 請諸君細聽 鄙人對吳對馮 皆無恩怨 亦無黨系的關係 鄙人的論斷 純按真理 與前篇論文一致 今要由根本論起 第一先要論武力 統一 是說糊塗話 在帝制時代 有真龍天子的迷信 武力能以統一 以爲他是真龍天子 所以就順服了 共和時代 已經破除了這種迷信 要用武力打服了 是力服口不服 心更是不服 不是統一 乃是樹敵 用一回武力 是樹一回仇敵 武力次數用的越多 仇敵樹的越多 衆 可以說 武力統一 是教中國永遠不得安寧的法子 由此可以斷定 吳佩孚是一個專制

皇帝的腦子 第二要論中國的北政府 是一個萬惡的 而且年甚一年 西南政府 雖不敢說是全善 然較比北政府 實有天淵之別 强的多多了 第三要論此次戰爭 是發於江浙 因浙盧容留馮楊 諸君須知道 盧與馮楊 均善於北政府的諸人 均是痛惡北政府的行爲 不給北政府用命 不願隨從北政府作惡的 齊之討盧 即係因此而起 第四要論馮玉祥 在政治軍事各項人物當中 是一個最善的 以上善惡的論斷 因限於篇幅 不能列舉見證 諸君如肯詳細審查一切的真正事實 亦必能明晰（萬不可以謠言爲事實 諸君論斷錯誤 皆因以謠言爲事實的緣故） 第五要論中國的北政府 是國際上承認的一個政府 若任其如此的萬惡不改 使世界各國輕視 亡國理應無日（幸有西南政府對峙 民氣未死）凡稍有國家觀念的人 莫不引以爲憂 然有何法 能使其改惡爲善呢 這是一個極難的問題 因爲北政府 是全國勢力的中樞 凡有異己的 就設法剷除之（江浙之戰 就是爲剷除異己）使善永遠不能在北政府存留根蒂 有稍善的加入 亦因衆寡不敵 不得不隨從作惡 日久亦必變成一個惡的（按此情形 北政府怎能自改惡爲善的那一天（幸而有馮玉祥 因爲他有基督的力量 雖在惡政府裏頭 不爲惡政府所染 又因爲他有兵權 而且全是基督的精兵 惡政府亦不敢除他 他實是黑暗裏一個明星 亦是死棋裏一著活棋） 第六要論江浙奉直之戰 如果還是直勝 請問北政府 能有改良的期望沒有 恐怕以爲打的有理 作惡更要加甚了吧 然而何方而戰勝 能使北政府有改良的期望呢（鄙人不說 請讀者自思 誰想天相中國 竟有馮玉祥搬師回京 武裝和平之發生 真令人歡騰雀躍 而爲吾中華民國前途祝 諸君讀至此 不知

心理有無變化 還抱樂觀呢 抑變悲觀呢 請諸君細思 第七要論抱悲觀贊吳貶馮的諸位 全是昧於私己（私己以外 仍有知識限度的關係 亦因有知識限度的關係而私己）以為馮如不撥師回京 幫吳敗張 奉軍不能到津 天津可以享太平之福 就是戰事永遠不息 祇要不在我們天津 我們就不管了（鄙人不敢代表多數心理 請諸君自思） 因為私己的心理 及知識的限度 就發出贊吳貶馮的論調來 說馮玉祥為不義 為詭詐 為違反基督教義等等 這些論調之失是 鄙人再在以下辟明之 查義的要義 順天伐惡 捨己救人 湯放桀是義 武王討紂亦是義 世俗以報恩為義 本是大謬 把義看的太小了 恩是你當報的 於義何有） 莫說吳無恩於馮（奪馮河南地盤的是吳 縱然有之 又豈可因私恩 違反理而助行不義 要論詭詐 兵不厭詐 乃兵家之常 吳兵出不義 馮不贊同 若說馮必須將吾一定不幫著你打 吾一定看時機撥師回京 預先告吳 然後再作 世上那有這麼渾的人 要論基督教義 是服從真理的 是與不義宣戰 剷除不義的 是捨己救人的 製造是和平的 馮之所作 與以上教義 完全相合 有人說 摩西十誡 不可殺人 馮之所作 正為吳佩孚好殺人而起 若說馮之所作 亦須殺人 諸君須知 十誡的不可殺人 是教你自己不殺人 若是上帝教你殺的人 不止可殺 而且不可不殺 請查舊約聖經 摩西殺人極多 並且上帝教他一個不留 因為他留了幾個 上帝還對他憤怒

總論 馮之所作 是合上帝意旨的 是為基督增光的 因反對罪惡 挺而走險 真是一個真基督徒 有活基督在他心裏 多數基督徒 對他慚愧的 現在是千鈞一髮 馮生則中國有盼

望 馮死則中國無盼望 馮勝則中國將強 馮敗則中國將亡 馮的目的如能完全成功 中國就能完全得救 馮的目的如不能完全成功 中國就不能完全得救 馮的目的能成功幾分 中國就能得救幾分 鄙人深盼 此次天津會議 大家全能以贊馮 諸君真盼望中國轉弱為強嗎 諸君信神的賞罰嗎 諸君能辨別善惡嗎 諸君如盼望如信如能 諸君當須贊成鄙人今日之言

△對宋則久君演說的批評

(劉壽公)

昨閱宋君則久函 狠希望對於他的演說 認憑讀者批評 記者謹以個人意見 對於宋君的演說 有所懷疑 不敢算為批評 是要請教宋則久先生的(神的賞罰)一段演說 記者未得瞻閱 不敢加以望風撲影之談 遙為臆斷 只好討論這個(時局的真是非)題目 供諸讀者 原文說(天津多數人 全是贊吳貶馮 是大大錯誤)記者甚為懷疑 因為凡是共和國家 有了問題 大半取決多數 類如國會 省會 以及宋君在津 每常所招集的市民會 團體會等 凡有議案 必由過半數議決之 語云 (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 全是表明一人者為獨裁 多數的是公理 那麼多數贊吳貶馮 何常不是馮氏真有可貶的地方 吳氏真有可贊的原因呢 若要強以多數為非 以個人為是 豈不成了宋君所說的專制了嗎 原文說(鄙人對馮對吳 皆無恩怨 亦無黨系的關係)按宋君對於馮吳 皆無恩怨 或者是為事實 要說無黨系的關係 則是宋君語言 自相矛盾了 蓋社會上 團體小的為黨 為系 為派 團體大者 為國

爲宗教 宗教中的信仰力 與束縛力 且大於黨系千萬倍不止 所以今者有黨派戰爭 古時有宗教戰爭 宋君之對馮 確爲宗教上的關係 毫無疑義 證以下文宋君自己的論文 亦頗明顯可靠的哩 原文說（武力統一是糊塗的）此話也不盡然 因爲武力固然不好 但是除非除了理想的大同世界的時候 武力是廢不掉的 古時 湯伐夏 武王伐紂 黃帝爭蚩尤 孔子戰嘉谷 近時歐洲大戰。每到實不可解決的時期 便非武力不能發生結果 這一回馮氏倒戈 平復長江 也就假手於武力 不過人民全都希望和平罷了 事實上怎能實現呢 原文說（武力服了 是力服 口不服） 記者對於此句 頗表同情 也是古人所說的（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而馮氏此次 竟以兵力壓迫京師 吳氏不得已 聯合直派各督 分據長江 正是（不心服）的一個表現 若果馮氏戰前曉吳以大義 而心服之 何至又生此後的波折呢。原文說（中國的北政府 是萬惡的 西南政府 較比北政府 實有天淵之別） 此說未免近於偏見 因政府原不必分個南北 政府的（好）與（壞）也不在南北兩個字發生出來的 爲致在人 人的好壞 卽是政府的善惡 北政府也不盡壞 西南政府也不盡好 試被廣州近的殘殺 市民的痛苦 較比起來 說他全是 同惡則可以 若區分出好壞來 可以不必（原文說 馮不給北政府用命 不願同北政府作惡） 何以證明呢 馮楊不是同爲軍閥嗎 反抗北方 是爲愛民 恐怕因爲不見用於北方 是爲（飯碗）與（地盤）的問題罷 宋君強加以（善的一個頭銜） 恐怕宋君也無十分把握 既說馮楊等 反抗北政府爲是 敢問昔時湖南的譚延 凱 河南的趙倜 陝西的郭堅 前年的張作霖氏 皆是反抗北政府者 何以馮氏率兵攻湘

而佔據常德 驅走趙氏 而沒其財產 誘殺郭堅 以去異己的根株 幫吳打奉 使張大敗 豈彼時的馮氏 尙無辨別善惡的能力嗎 還是那時的北政府 算善的呢 此點非但宋氏不能代答 恐怕馮氏個人 亦難自解 原文說 馮玉祥在政治軍事 兩項人物當中 是一個最善的 這是宋君個人崇拜馮氏的心理 不能認爲多數的意見 何以呢 馮氏以往的事績 除非部下軍紀嚴肅 及彼自身儉約 差強人意以外 別無可以欽佩的地方 但是吳的部下軍隊 除非不信耶教以外 例如軍紀風紀 也不亞於馮軍 馮氏正當引爲伴侶 同定中國 乃馮氏計不出此 反召胡部陝軍 與共大事 請問陝軍的內容 是否良好 是否勝於吳軍 此是人所共知的 難道馮氏對於附己的 (陝軍) 就認定 (壞) 也是 (好) 嗎 再說馮氏的歷史 馮在奉天第一協 充任隊官 (由六鎮撥去) 本爲行伍出身 目不識丁 後隨軍醫長鄧鑑三讀書 漸漸識字 不學無術 可想而知 清末灤州起義 馮爲八十標標統 原定同時獨立 屆期七十九標發難 而馮氏按兵不動 繼又逃走 使七九標起義官兵 因衆寡不敵 被王懷慶殺死大半 此爲馮氏第一次失信於友朋 惜外人皆不知也 後在陸建章禁衛軍部下 充任團長 (馮係陸姪婿) 寅緣已至旅長 在武穴獨立 欺弄陸氏 故裝騎馬摔傷 當時危難關頭 曹氏加以援手 始有今日 及誘殺郭堅 逼死閻相文 格殺寶德全 種種行爲 無非 (權術) 與 (毒狠) 的表現 至所收沒趙個的財產 究竟歸諸何用 有何證明 此又 (廉) 字與 (貪) 字的疑點 論其儉約行爲 出乎人情以外 禁衣綢緞 而中國絲業廢弛 不准肉食 而羣商歇市 語云 (六十非肉不飽 七十非帛不暖) 而馮氏竟取銷數千年來文明的進步 欲屈

衆人服從一人之主張 專制皇帝 未必如是 昔管仲置妓三百 以娛商旅 雖非正務 但爲社會人類中 自然的需要 而馮氏則併遊樂場所 一概廢除之 欲以宗教東縛全體人類 則更專制中的專制了 舉凡以上種種 宋君謂爲軍政界中的最良善者 其誰信之原文說（諸君論斷錯誤）此話未免武斷 所論馮玉祥者 千篇累牘 異口同聲 皆貶馮氏者 則決非二人感常用事可比 俗云禹夫所指 無病而死 試問禹夫各懷一志 今竟趨於一致 可見公理自在人心了 原文說（北政府是國際上承認的政府 若認其如此萬惡不改 使世界各國輕視）可見宋君 並非絕對不承認北政府者 是仍恐其萬惡不改 恐失國際地位 已憂國愛政 溢於言表 但既承認北政府 所有反抗北政府者 當爲宋君所不樂 此爲一定之理 不過因其行政是個惡的 故爾懷憂 記者對此 亦有同情 但國家處在四分五裂之時期 雖有善的抱負 亦恐難以實行 故須先求統一 由多數政象 歸於一處 爲實施政令的根基（吳氏常有此志）不過求達統一之方法 偏重於武力 亦實不得已之苦衷也 原文說（幸有馮玉祥 有基督的力量不爲惡政府所染 記者極端反對 蓋政府不良 人所共認 若說幸有馮玉祥 不爲惡的所染 記者確難贊同 何以呢 馮氏在北政府以下爲官 不止數年 所有北政府的種種如宋君所認爲惡的行爲 馮氏大半參加去辦 例如征川 征湘 征陝 征奉 征豫 所有宋君所說的北政府剷除異己之辦法 無一次不有馮氏參加 倘宋君所說北政府是惡的 此話成立 則馮氏非但爲惡所染 且正是執行作惡之人 至說有基督的力量 則是宋君誤解基督原理 並實無形侮辱基督了 若馮氏真欲不爲惡政府所染 則應於民國二年起 不必鑽

迎爲官 飄然下野 語云（邦有道則現邦無道則隱）（伯夷叔齊 守道待斃） 方才算爲清潔者 方才算爲不受惡政府所染 惜馮氏利祿心重 未必能履行也（原文說他有大權 且是基督精兵 政府不敢除他 他是黑暗裏的明星 既有兵權 當爲軍閥 兵權的來源 出於政府 則馮氏爲政府的屬員 不問可知啦 但是既爲屬員 理應受命 最後又說政府不敢剷除他 則是馮氏受命於前 又抗命於後 在軍言軍 似爲不驕 若以全國之兵 全似馮氏行爲 恐怕百里爲王 又出現於今日了 若認馮軍爲基督精兵 則又關於傳教範圍 不是國軍應盡的責任 今以正式國軍 專門傳教 此爲宋君理想錯誤的地方 馮氏舉動 類皆險詐不明 突如其來 預先當有計畫 因醞釀計畫 故多秘密 謂其爲黑暗則可 稱他爲明星 則全世界人類 當如太陽了（原文說如果直方戰勝 北政府無改良期望）記着早有此種理想 並抱杞人之憂 倘戰勝以後 統一成功 類如馮 吳 齊 王 帶兵大員 上呈言政（以清君側）倘能達到改善的目的 雖冒軍人干政之嫌 人民亦能諒解 卽不用此 如宋君爲社會有名人物 招集民會 非不可能 以民衆意見 請願國會 指明其弊 未必毫無希望 若政府怙惡不悛 再用兵諫行爲 非爲晚也 今馮氏竟不出此 事先從容不問 事後突然拆台 改良名辭 已談不到 更無改良的時期了 原文說（馮氏班師回京 武裝和平發現）班師名辭 不能用於馮氏 馮氏正可謂爲倒戈 至於是否受人運動 因無證據 不能確定 但以馮氏倒直奇功 竟不得奉方優待 蛛絲馬跡 奈人尋味 吳子玉稱馮爲降將 不爲無因 自直倒後 長江聯盟 陝軍攻入河南 奉軍京畿列隊 各省民軍蜂起 軍閥互相傾壓 省自

爲戰 還紛如亂麻 非但和平無期 且更變本加厲 記者實在知識有限 不敢盲目認爲和平
 原文說 抱悲觀呢 抑變樂觀呢 記者斗胆代表多數民心 全是抱悲觀的 倘有抱樂觀
 者 必是幸災樂禍之人 與那不關痛癢的外國人而已 原文說諸君贊吳貶馮 全是昧己私見
 並知識限度) 宋君言 未免傷人太重 自信過深了 是除宋君以外 皆是知識有限的人
 皆是私心太重 敢問贊吳者 是否全與吳氏有親密關係耶 若以素不相識之人 而居第三
 者評論地位 是謂真正輿論 何得謂爲私心呢 若說天津人 以天津不受兵災爲福 到是實
 話 大凡社會人類 全有願己的思想 小則求一己 一家的安全 大則盼一方一國的幸福
 變亂秩序 限度越小越妙 此爲社會上的公理 不能謂爲私見 況且因馮氏反戈 戰亂波及
 全國 能謂爲限於一處嗎 今以兵隊駐紮地方 人民所受的痛苦 恐非言語所能形容的 惜
 宋君未能身臨其境 不知受苦者之滋味也 宋君若真不畏兵災痛苦 可將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樓房 變賣移住北倉 恐不滿一月 當與人民同一論調了 (原文說順天伐惡 捨己救人
 湯放桀 武子伐紂 是義) 若認馮氏爲順天伐惡 則吳氏也可說是順天 並且受命於政府且
 是順人 其餘彼此討伐的 何如不可全說是順天呢 湯放桀 武王伐討 是專制時代之皇
 帝 是民國總統 況且桀 也不是(湯王)所舉的(紂) 也不是武王所戴的 今之曹氏 不
 是(桀)與(紂)之流 若欲去之 儘可由國會不信認投票解決 更非一個軍人所應推倒的 况
 且曹氏爲桀爲紂 與馮氏共事多年 不能不知 若云馮氏確爲不知 則馮氏無知人之明 是
 爲不智 若云知之 而又舉之 是馮氏故陷曹氏於不義 是爲陰險 語云(以不數民戰 是

謂之棄) 曹銀者 不教之民也 舉曹氏爲總統 是故意棄之也 馮氏與曹 更有勸進電報可憑 曹氏得位 馮氏不能認爲不知 既舉之而廢之 則予取予奪 更復成何國體耶 (語云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 馮氏豈不成爲小人的行爲了嗎 (義) 又從何說起呢原文說恩是你嘗報的 於義何有) 既云恩是當報 當然有恩以報爲是 (書云 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吳雖奪過馮氏地盤 亦應以有一報之不必以怨報怨 担曹氏確待馮氏有恩 武穴一役 若非曹氏援手 馮氏焉有今日呢 今對曹氏行爲 逼死曹銳 手足關情 曹銀能無心痛 按此直是以怨報德 馮氏雖有萬口 亦難表白私德無缺 吳曹擬馮氏爲呂布 爲劉牢 記者認爲不當 蓋呂劉二人 尙不失爲古時將官 英雄狀態 若按以怨報怨而論 誠如水滸中大名府之李固也 讀者當贊同之 (原文說奪河南地盤者是吳) 足證宋君 贊成馮氏報怨之行爲而認爲所行正當 所云 (違天理) 者 天理即是公理 語云 (天視自我民視 (民衆所貶者正是真違天理之人 請看誰爲民衆所貶 即可了然了 原文說 (兵不厭詐) 乃宋君理解錯誤 查孫子兵書有云 (兵不厭詐) 是指對敵而云 非謂同僚奉命出兵 而互相使詐也 若吳爲馮敵 此說更非公理 蓋馮吳同僚爲官 同受命令 馮氏曾發通電 指明奉方爲敵人 (有電報原文可查) 則用詐宜對奉方 不應對於同僚如吳子玉等 使用詐術也 馮氏若說在出兵之先 說明戰爭利害 聲言主和 正是丈夫作事 磊落光明之心 料吳氏雖有兵權 亦對馮氏不敢加罪 宋君所云 馮氏因有兵權 惡政府不敢剷除他) 足可證明 馮氏雖抗命主和 實無人可能加罪也 原文說 (基督教義 是服從真理 是與不義宣戰 是捨己救人)

基督教義 當然正大 若非正大 亦難招人信仰 至云對於不義宣戰 不知誰為不義 馮氏當以吳氏為不義 民衆竟以馮氏為不義 又云即時製造和平的 今日竟與和平相反 不知仍合教義否（原文說馮氏所作 正為吳佩孚好殺人而起） 軍閥以殺人為目的 不好殺者除非不為軍人 吳氏雖好殺人 但吳氏以為外之軍閥 那個不是殺人呢 若云馮氏以殺止殺 則吳氏何常不是以殺止殺呢 其他軍閥 那個不是以殺止殺呢 軍隊的作戰 本來目的在殺滅敵方戰鬥力 何常不是以殺止殺呢 此種軍人的名詞 宋君勿為所欺才好 （原文說若是上帝教你殺人 不止可殺 而且不可不殺 有真基督在他心裏） 宋君是指氏殺人為受上帝命令 此是大謬之點 蓋基督教 能得世人信仰者 是標榜博愛主義 不是以多殺為教旨見基督 所以得人崇拜者 是因被釘十字架上 以身殉愛 得以師表後人 憶耶教人對於回教貴聖（罕理德）武力傳教 多方攻擊之 若謂耶教教徒 是受上帝之命 可以殺人 則回教穆聖何常不是也受真主所命 教他武力傳教呢 馮氏為上帝命令 吳氏何常不是受了上天命令呢 總之此種神話 可以用以傳教 東縛信教教徒 不能以神話討論國事 若必強之使信 則終歸釀成（入主出奴）（分門別戶）而後已 倘按事實上求之 則馮氏受命基督 何人得穆有何為憑 恐即宋君個人神經上的作用罷了 記者雖不信仰基督教 但各教經典 稍有研究 所謂（夫微之顯 誠之不可掩） 又云誠則靈 祭神如神在而已 對於宗教仍以不談為是（原文說馮勝則中國強 馮敗則中國亡）宋迷信馮氏過深 已竟成了個人的癖病 無可討論 更無討論的必要 至於原文又說（諸君信神的賞罰） 原是福音堂裏的傳道口吻 屬於宗教

範圍 與國家大局 去題太遠 也就不必討論了

△宋則久與馮玉祥之心相同

(劉永裕來稿)

鄙人閱貴報言論自由中 宋則久演說一段 鄙人又見每天在新天津報上 全是不贊成馮玉祥言論甚多 按鄙人在津認識之親友不能計數 每每談到馮玉祥之名 皆罵不絕口 所作之事 丟失人格 亦不必細載 人人皆知 獨宋則久先生演說 大捧馮氏 鄙人雖與宋君無深交 今已看透宋則久之心了 他說馮玉祥好 他必與馮玉祥心相同 以後辦事 必步馮玉祥之所作所為 因此鄙人也就不敢再交宋則久了 恐上他的大當 宋則久之演說 並無質問他的價值 因他演說 全是反公理的言語 請看馮玉祥的所作所為 那一條辦理的有益於國民 有功於國家 刻下的馮玉祥已到進則無路 欲退不能 料想萬也不能有好結果的 宋君則久也必要步馮玉祥的後塵了

△馮玉祥果能遺臭萬年乎論

(靜觀來稿)

世之論馮玉祥者 多謂爲遺臭萬年 意蓋嘗之 吾以爲猶諛之也 何也 夫流芳百世 遺臭萬年 是非出類拔萃 一世之雄不能也 豈庸鷲之夫 猥瑣之徒 所能者哉 能流芳遺臭者 微諸史籍 不可勝舉 與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一二 以爲證焉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其功業德行 雖婦孺至今知之 此流芳百世者也 所謂聖人也 夏桀商紂秦始皇王莽曹操 其

奸惡暴虐 雖婦孺至今知之 此遺臭萬年者也 所謂惡人也 要之不論其聖惡 而其才其智 其學其識 足以濟之 得爲所欲爲 而莫余敢侮 能使百世萬年之後 而不忘其事跡 如近日之袁世凱 亦此類也 若馮氏者 不過庸鷲之夫 猥瑣之徒 才智學識 無足稱者 乃妄欲以澄清天下爲已任 藉掃除奸雄用爲口實 以爲其所欲爲 多見其不知量也 何則 當吳佩孚率帥轉戰 後方無備之時 而馮氏舉其迅雷不及掩耳之計 長驅入京 執曹氏而囚之 當此時 馮氏意盈志滿 以爲天下將自我而定 得爲所欲爲 而莫余敢侮矣 事前既未審慮有定策 事後又不忖度其大體 乃引鱗自翫聲之人以爲主 援封豕長蛇之徒以爲助 夫若輩者 豈能與馮氏同功一體 及出其下哉 此所謂養虎而自遺害也 太阿倒持 授人以柄 終以爲若輩所逼 而忿欲去位 至此時 馮氏始知亡誤 而已不及矣 事發而不能收 此所謂進退失據也 吾故曰 馮氏不過庸鷲之夫 猥瑣之徒耳 才智學識 無足稱者也 試問國人 馮氏若此 果能遺臭萬年乎 吾敢代答之曰 否 此吾所謂猶諛之也 此吾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願受專制不愛共和

(魯人陳召增來稿)

鄙人這個題目說出來 閱者諸君 准說鄙人是傷腦筋 不曉得享幸福 非也 實是出於苦不能言之境耳 現時誰是誰非。姑且莫論 就說共和國初 孫文 黃興 黎元洪 湯化龍等 武昌起義 屈於今日 十有三載 試問諸君 那一年太平 那一年無有兵災 不是南叛 就

是北虜 要不就是鬧土匪 以致人民 寢不得安枕 食不能下咽 一夕數驚 害的人如失魂
魄 黑天暗日 時刻不安 這是無被災的 那被災之處 重者家敗人亡 輕者流離失所 骨
肉折散 無地訴冤 這是萬分之一 下餘的苦況 計不勝計 此皆是民國的幸福 共和成立
之時 一班革命大家 皆云從此脫離了專制的苦辱世界 以登善美之乾坤 以享共和平等自
由之幸福 以公禮治造國體 使人民不受強權之哀曲 等等之詞句 不料想 屈於今日已經
十三餘年 公理不如強權 共和不抵專制 享幸福不如受苦辱 專制世代之時 人民安生樂
業 高枕無憂 自不生禍 禍不出來 今看時事當局 如卵壘塔 狼犬爭食 各要已飽 一
夕數變 令人擔憂 按此景況 寧無有日 因此始在貴報地方 發說發說 願受專制 不愛
共和 實出於苦不盡言之故耳

△馮玉祥可以休矣

(劉子穎投稿)

陰玉祥少年入伍 起自寒微 乃以小忠小信 見好於長官 遂遇不次之賞拔 由是而捷足進
登 蒸蒸日上 既膺高位 復總師干 受元首腹心之託 爲國家長城之寄 權勢之重 聲譽
之盛 罕與倫比 誠可謂宦海中倖進者矣 此次東北震開 通電請纓 首先主戰 既受三軍
之命 自應馳驅直前 決無反顧之意 乃末幾而班師入都 高唱和平 爲民請命 標幟鮮明
震震烈烈 舉世共聞 正所謂建非常之功 必得非常之人者 是也 蓋此非常之舉 公事
私誼 信義道德 姑勿具論 然其是否爲國爲民 與夫競權爭利 近傾以來 國人業已曉然

輿論亦有評罵 自勿須吾人喋喋多述也唯讀日報章紀載 謂馮氏遽蒙退志 辭職之意甚堅 任何方面挽留 決無轉環之望 決心下野 赴歐求學云云 果馮氏功高不居 解甲息爭 長揖引退 優遊海外 以樂餘年 志趣如此 光明磊落 非特可謂當代之人傑 至國家人民 亦交蒙其庥矣 乃又據一方傳說 馮氏近與某方 意見背馳 交惡日甚 此次辭職 原非 出於誠意 實則以退為進 行將號召徒衆 別有他圖也 此種傳說 雖屬道路流言 未足為 信 然際茲大局變化迷離之時 吾人驟聞之下 猶不免備備焉 溯自改革以還 兵禍頻仍 凶荒迭告 百業停廢 四海困窮 而人民流離死亡飢寒斃命者 指不勝屈 其猶以今日之為 最 試思國內尚堪再有戰事乎 設此說若果成事實 則吾民無噍類矣 況乎馮氏將近天命之 年 其生平所造的事實 微論其流芳遺臭 足資垂諸後世千秋 俯仰此身 亦可自豪 噫 人生壽命幾何 造一次大孽 意猶未足 忍從而益之耶 嗚呼 馮氏可以休矣

△忠告馮王二氏

(侯士鄉來稿)

自馮玉祥倒戈回京 措詞武裝調停 倡議和平 自以為光明磊落 以一手欲掩盡天下人之耳目 豈可能哉 其所作所為 種種欺人手段 貴報大欄 披露殆盡 具為世人所不齒 並加之馮氏賣主求榮 引狼入室 置吾直同胞於水火 自反戈回京 至今月餘 吾直省人民 失業亡家者 自不待言 四鄉民戶 變成軍人自由居室 強佔民房民室 姦淫婦女 搶劫糜亂 于全省 假面具倡言武裝調停 馮氏之醜力也 凡屬赤血英雄 莫不義慨同仇 生食馮氏之

肉 活剝馮氏之皮 至今馮氏猶獨俱己見 執迷不悟 現代世情 天網恢恢 報應不爽 不見夫王承斌被騙 自任直省長 不知愛民 刮淨地皮 賣縣長與雲章同謀 以查金丹爲措詞 實係刮淨南三府地皮 凡富戶均以賣金丹爲名詞 抄沒家產 貧者賣亦無事 現二十三師解除武裝 傢俱私款 均被扣留 此乃報應循環 至今省悟 悔弗及矣 常言識時務者爲俊傑 從此二氏解甲歸農 潔身下野 只落一誤不可再誤矣

△貶馮玉祥並質問宋則久

(慕俠生來稿)

昨日貴報載有宋則久先生的演說一段 披讀之下 心甚欽佩 足見先生之高談雄論 出吾輩頭地矣 然先生自負聰明 握生花之筆 欸欸而談 未免亦有自相矛盾之處 鄙人今借貴報之篇幅 發發我心之牢騷 以供閱者 察吾國至今 已歷千百朝代 人之善惡 史記詳載 觀其做惡之人 在彼自己之心裏 未必爲惡 不過各皆擬逞其私願耶 秦檜之奸 路人皆知 而於彼之狼狽者 則感其德 岳飛之忠 婦孺能誦 而奸者恐其燭 已則結其怨 善惡上行下必有效者 自古皆然 何況今之背善向奸者乎 鄙人對此等人 本不願操無宜之琴 更不願蕩廢有用之筆墨 不過鄙人對宋君之演說 略有評論 是否有當之處 祈先生原諒 想先生素爲社會之明星 津沽人士 皆存仰望之心 何今不惜過敏之腦筋 強差人意 爲馮顛倒黑白 殊爲先生不取也 况贊吳貶馮之人 不止津地 北數省 大半皆然 不過均抱我之桑梓 不願受他人蹂躪而已 稍具熱心故土之人 莫不所見皆同 而先生獨異何也 先生

言口服心服二語 明晰既極 何先生又強詞爲馮辯護 違多數人之意見乎 即使馮持有趙盾之刃 何能斬盡棄筆之硬漢 或有不得已 而口服其好者 其心亦未必服其好 況先生之演說乎 先生言與佩孚是專制皇帝的腦子 此非謬言 蓋因吳本生於有皇帝之時 自束髮受書 所謂者爲孔孟 所學者爲仁義 及出而問世亦未嘗忘本 今雖誤陷奸計 功敗垂成 尤未失其本來之面目 且利祿不能薰其心 富貴不能奪其志 其餘威則猶勝昔十倍 在吾輩糊塗人視之 吳之仁義 可爲師表 吳之忠正可爲天日 吳之智勇可比孫武 吳之英名可垂千古 吳百折不曲之志 使彼朝秦暮楚 返覆無常之徒 視此當愧死 在先生自負明白者 未知作何感想也 先生言北政府是萬惡的 西南政府是全善的 先生何不遷惡而就善 而尙在惡政府範圍之下 言行豈不相違乎 然他人所言皆謠 而先生竟能辟謠 未知辟謠之術 緣何而得 是先生自己之神思揣測耶 仰是馮預先對先生表明耶 殊使吾輩 百思莫解 按基督於吾國之佛教 雖教異而道則相是 先生素爲破除迷信之人 今竟以上帝教馮殺人爲開口詞 此等口吻 猶將誰欺乎 真不值識者一哂 湯伐夏 武王伐紂 乃是真龍天子的事 先生是維新腦筋 何必以此等腐敗之事 做比喻 恐令人譏笑也 兵不厭詐 此語諒先生尙有未解之處 祈再細閱 亦有倒戈噬主爲兵不厭詐者乎 先生言有馮則國強 無馮則國亡 此言不欺人乎 馮本受運動而爲人驅使 挺而走險 擬藉逞其過激派之勢 擾亂我國 凡是國民 有目共賞 思之痛心 言之髮指 而先生獨袒馮 未知先生之意 以擬有所圖否 今爲先生計 不若從此假旗息鼓 留有用之腦筋 爲社會上多造點幸福 何必定要辯別是非惹入陸

葉 質之先生 以爲然否

△論馮玉祥下野

(信督旅叟來稿)

據京津所傳消息 前陸軍檢閱使 現國民軍總司令 基督教高徒馮玉祥 已決定下野留學歐美 將部下一切軍隊 交還陸軍部 查馮氏之通電所表白 (一)則謂和平目的已達 (二)則馮氏自己以爲無學識無經驗 尤須下野 以深求學問也 誠如斯 則馮氏尙不失爲一虛心好學之人 待其下野原因 是否由於其本身之覺悟 抑更有他種難言之隱 則非吾人所能知矣 至其毅然下野之舉動 則實爲吾人所最贊成。方今醉心權利 思攫取地盤者 滔滔皆是 馮氏於成功之後 不伐其功 居然下野求學 以增識見 畢竟奉教之人較之無宗教者 殊有覺悟之靈根也 惟吾人對於馮氏 猶不能已於言者 以馮氏每以賢人君子自勵 而國人亦以賢人君子望馮氏 春秋之義責備賢者 吾人安可不有勉辭乎 關於馮氏此次之下野 人皆多爲媿貧權者 吾則以爲馮氏之下野 未免太嫌不早耳 設使當賄選醞釀 馮氏出而阻止 如不克如願 則潔身下野 豈不毅然大丈夫哉 即不然當東南勃發之際 馮氏如以和平爲心極端反對 則惹起全國之戰亂 或不至延而至於東北 則馮氏之得全國喝彩 可操左券 如不克償願則下野以去 尤堂堂之大丈夫也 即不然者 當議出師東北 吳佩孚尙未到京 馮氏果已去就刀爭 出兵之然 則東北爭戰 庶可倖免 卽志弗掛冠而去 則所得令名 將何如乎 乃於三次應下野之好機 而皆一一逸去 乃於東北東南兵燹之餘 戰士暴尸原野 人民

轉於溝壑 財政一沈 廬舍蕩然之秋 而馮適於此時 宣言下野 吾則不解其意之所在矣 若謂和平已見 則長江各省 方謀對待之方 黃河以北 正事地盤支配 段老左右爲難 政客從中弄鬼 所謂和平者將於何處見之 豈馮氏之心目中之和平 殆所謂去一吳佩孚 卽謂之達到和平目的 本身所負責任僅僅如此 而令後之和平 不和平 非其所敢問乎 然馮氏之和平意旨 亦未免太形薄弱 卽謂無意識 亦無不可矣 故吾謂馮氏 果去於賄選真丈夫也 去於反對戰亂之初 亦英雄而不失爲抱和平宗旨者 今則正當國家多事之秋 和平待選之日 天下人民 方引領而望此基督將軍大展鴻猷 驅除好戰之軍神 奉迎和平之天使 而馮氏轉於此時撒手下野 由前此機會而言 吾謂其下野太遲 由今後之作而言 又謂其下野太早 嗚呼 一早一遲 而馮氏下野之意旨 遂無可言 則吾不能不爲其人惜。而尤不能不爲和平惜也 吾將贈之以言（和平 和平 須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如馮玉祥之所爲 和平負馮玉祥乎 馮玉祥負和平乎 願與天下君子一參詳之

△反對宋則久並貶馮玉祥

（國瑞來稿）

馮玉祥倒戈京師 人皆痛恨 惟宋君反是 宋之資格一商人耳 商人之目的在利 今馮受張之運動 在前敵已得若干利益 所以大張其詞曰 和平救國 曰大義滅親 滅親真滅和平焉 有因宋之宗旨 與馮玉祥同 故宋贊成馮之爲人也 然而利當以義取之 以禮節之 臣不義謂之奸臣 商不義謂之奸商 馮玉祥圍逼清宮 滅視約法 形如強盜 可謂之巨奸 人

人恨入骨髓 蒙童皓叟 皆曉馮之奸惡 宋君反贊成之 未免欠禮 吾並非贊成皇帝 以平民論 不該逼奪寶物 自民國成立 經幾次政變 換幾次總統 皆未肯廢除優待皇室（條件國家之威信 不敢毀傷而馮自爲之 曹銀未掌政以先 其與王熊等宵小 竭力推舉之 運動之 然馮氏並不贊成 而馮王不滿意於吳 若吳執意再不贊成 內中又生政亂 故吳不得不贊成之 自東南發生戰事 東北繼又乘機 又經幾次會議 馮王皆欲主戰 故發表吳爲三軍總司令 王馮副之 馮即爲三軍司令 當以身殉國 何未見動戰 而先反戈 此即爲不贊成 不信 不仁 不義 爲其一人當之矣 是可忍 孰不忍也 宋君又言曰 北政府爲萬惡政府 其未見孫文賣鑛借款等事乎 將我人民送於外人 逞其一人之權利 萬惡孰甚 我送宋君一言曰（其性與人殊）

△宋則久因何贊成馮玉祥

（燁堦來稿）

今閱貴報有討論宋則久先生之贊成馮氏反戈 是否得當 並待批評一節 按宋則久先生鶴立商界 志在國家 抵日貨而杜漏卮 興實業以開利源 創辦工廠 苦同胞得以謀生 設立學校 愚童蒙賴以教育 且對於社會之事項外表 兢兢業業 不憚煩勞 真可謂我輩之先知 固吾儕所仰望者也 惟宋君對於此次政變 馮氏喪心 不爲墨筆之誅 偏加邪說而袒護 此實鄙人之所不解者也 謹借貴報介紹而領教於宋君 諒宋君素本博愛 必得諒解而欣然答復也

按馮氏反戈負主 藉口和平 以名詞而論固誰亦樂聞 就實際而論 馮氏回津 迄今月餘 不但效果未收 反致全國分裂 惹起十省聯盟 反抗中央 蒙古獨立 不服華屬 山東騎墻 要害不南不北 浙熹籌備南下 恢復地盤 彰德戰事 仍在激戰之中 東南燬端 又當釀釀之際 回想民國成立十有三年 蕭牆戰禍 莫有甚於今日者 噫 誰所致歟 當斯時也 而高倡和平之馮公 不曰以和平手段 調停內爭 反拋棄國民 飄然求去 自登山而求安樂 而我無辜小民 又陷此水深火熱之中 避難無地 哭告無方 此豈馮公大德之所致乎 自古愛國愛民者 能如是耶 且宋君又云 世人獎吳貶馮 余則曰吳惡馮善 以鄙人觀之 此言純粹武斷 未免左袒馮氏也 何則 回憶去歲曹氏賄選登台 吳似爭勸其從緩 百般譏諷 而馮氏不但不勸曹氏之野心 反而極力贊助 不顧民意 不問憲法 卒而驅逐黎公 冒昧登台 以此觀之 則吳馮二氏優劣之點 已昭人耳目矣 其餘言語行動 吳氏長於馮氏 亦無須枚舉矣 且馮氏驅曹舉段 出乎反乎 不過聲言破除武力 崇尚和平 然而回想昔日段公治政之時 曾亦曰武力統一 馮氏豈不之知耶 何以驅逐吳氏武力 而擁護段氏武力 此均吾人所不解者 諒宋君必明其意 而有以告我也 且宋君對於武力統一 痛加駁斥 然而馮氏之所謂和平 又有何效果 河南戰事 馮氏又何不以和平手段而去了解之耶 且馮氏入京之時 聲稱武裝調停 夫既曰和平 何用武裝 既曰武裝 何異武力 此均鄙人所不解者 而待教於宋君者也

△講演聊齋魯公女

(朱述堯著)

各處大水不歇 軍閥又加摧殘 可憐小民哭連天 生命多半玩完
闖老狂嫖浪賭 夜夜去會神仙 麻雀撲克打不完 大小填坑不滿
張陶園大羅天 還有河北公園 只要破經幾元錢 大可隨隨便便
最苦莫過報館 那得一日清閒 除去節令與年關 無故誰能間斷

西江歪月念罷 緊接着就要說書 但是作小說的生涯 本來比拉洋車的還苦些 頂到作了小說的編輯 越發苦的了不得 簡直比那馬路上的叫化子還不如 今天沒有雜俎稿咧 明天沒有小說稿啦 東拚西湊 勉強敷衍過去 終沒有好東西來看 預備給人家笑罵吧 只要認識些個朋友 信兒像雪片似的發出去 哀哀乞憐的求點稿子 有幾位最好的朋友 他給你一二千言的著作 不然連理亦不來理你 甚至於回信來時 對於譏笑的壞話 簡直不夠說的 經過幾次之後 只好先叫編輯受曲 一片廢話說完了 趕緊就接着往下翻譯這段書文 話說山東招遠縣 (歸登州府管) 有一個人姓張 名叫於旦 (這個名字很透著各別) 生平放蕩不羈 外帶着性情疎狂 雖說是一個念書的人 決沒有半點腐臭的氣 不論對於甚麼事 向來都是大方不拘的 說俗話就是隨隨便便 並且最好清靜 所以沒有事的時候 就在破廟裏念書 那時本縣的縣知事姓魯 (原文可沒有提此公的官印 就說魯公是三韓人) 我亦只好就這麼說吧 魯公跟前有一位小姐 長的別提有多們好啦 再加上非營的聰明伶俐 魯知

縣自然要拿他當作一顆掌上的明珠了。按說既然有着麼一位女公子，就應當栽培栽培。或是念書，或是習學一點針線。日後還能夠錯的了嗎？不想這位小姐，非嘗的愛惜武術，對於以前的那兩件事，從來是不以為然的。他的特別性情，就是專愛在曠野打獵玩咧。練練拳脚咧。可巧這天被張生給看見了。登時一楞。這位魯小姐打扮的好像西湖公主一樣（那位說：誰看見過西湖公主是什麼樣子呀）冒然間一見，實在可以拿他當作仙女看待。不但模樣兒風流，外帶着娟秀無比。張生又一細瞧，越發顯着好看。頭上雖沒戴着雉雞翎子，狐狸尾把（西洋仙女）身上可披着一件貂皮斗篷。左弓弧，右箭袋兒。騎着一匹鹽色馬。紅絹抹額。腦門兒上繫着個粉紅繡球。腰繫着湖色汗巾兒。脚踏葵花金釧。相襯着一片野景。遠看好像一幅圖畫。張生在這個時候，越看越出神。想不到世上真有這樣的美貌女子。想罷剛要尋踪追跡。沒想到這個魯小姐已放開馬跑下去了。張生只得獨自回到書房。非嘗想念。揣摩這位小姐的玉容花貌。在女界中總算是屬他第一。原文說是（極意欽想）足見是起心裏真羨慕。並非張生少見多怪。這樣的女子實在不可多得。人要遇見這樣事，固然得往心裏去。不過就是朝思暮想。可不敢有別的念頭。想着小姐的裝束新奇。實在生平目所未睹。雖然不敢忘想。究竟不能無情。後來聽見這位小姐死啦。據說還是得的暴病。張生聽見這個信息。心裏半信半疑。心想這麼好的一位小姐，怎麼他會短命呢。或者是謠言。必定是誰想他。到不了手。故意的造作這種瞎話。倘若傳聞失實。還算是萬幸。真要有這麼一件事。可未免的叫人心疼。後來跟人又一打聽。說的實在不錯。果然死了。張生差一點兒來了個僵屍。書上說（悼歎欲

絕）說俗話 簡直的悲歎要死 有心前去吊吊祭吧 又跟人家素不相識 有心作副挽聯吧 送去了又怕人家不受 急的張生出來進去亂轉灣 實在沒有法子盡這份心 正在爲難之際 想不到他會天稱人願 魯知縣因爲離原籍（老家）太遠 一時不能往回送靈柩 打算把棺材停在廟裏頭 幾時有工夫幾時再送回去 找了半天都不合式 不想會找到破廟裏來啦 就是張生讀書的所在 這下兒張生可得了勁啦 雖然生前沒說過話 死後可跟她搭上街坊了 不論怎麼說 瞧瞧她的棺材亦是好的 要說這點痴心妄想 真是古今如出一轍 誰要看着張生傻 這個人就算不達時務 不信請到坤班兒去看一看 比張生還得傻得可憐 只要他心裏頭惦记着誰 一動一靜都要叫好兒 直着脖子苦這麼一喊 好表示他是捧角兒的 其實台上並不知道他是誰 你喊你的我唱我的 要瞧當時那份兒討厭 又比張生傻的多嘍（那位說啦 多麻煩哪） 由打靈柩進廟之後 張生每每對着棺材發愣 簡直忘了棺材裏裝着是個死人啦 好比尊敬神聖一樣 見天早起必要燒香 吃飯的時候必要上供 在靈前還得祝告祝告您 別問怎麼樣虔誠啦 每次上供必有一套詞兒 衝着靈前念叨一遍說 睹卿半面 長繫夢魂 不圖玉人奄然物化 今近在咫尺 而邈若山河 恨何如也 然生有拘束 死無禁忌 九泉有靈 當珊瑚而來 慰我傾慕云云 以上所說的可是原文 我可並沒有亂改一個字 頂到這一節書 爲什麼要直錄原文呢 皆因其中有個說詞 凡是這路精華筆墨 萬不能改作白話 不信要用白話一說 無論怎麼好 亦不能受聽 譬如要說 我從打那天瞧見你 回去別提有多們想啦 一閉眼睛就作夢 萬想不到你會幹了杆啦 現在我同你近在眼前 怎麼就會瞧不見

哪好比隔着山河一樣。實在叫人恨的慌。可是你活着許有管手。不能隨便來找我。現在既是死啦。難道說還有什麼避諱呢。如果你要有靈有聖。應當到我這方來。咱們兩人說會子話。省得沒事兒叫人家孩子想你。你一來我豈不是心滿意足啦嗎。真要照着這麼說。您看這像一句話嗎。(得啦。別耍骨頭啦)。莫若姑仍其舊。照着原文背念一回。不但莊重好聽。外帶着有聲有色。話雖如此。到了兒還算找補上啦。閒言少叙。咱還是緊接着說書。張生從這兒見天如是。早早晚晚總念叨這套。就這們一說。溜溜兒小半年的工夫。在張生的本意。亦並沒有打算有什麼顯應。不過出於痴心所致。不想至誠的感動。居然會出了特別的新聞啦。果然間這天晚晌。就在十點來鐘。張生正在燈下念書。一抬頭看見一個美貌的姑娘。衝着他抿着嘴的直笑。細一看敢情就是那位魯小姐。與初見時更覺可人。張生這纔趕緊站起身來。心裏是又驚又喜。所驚的並非怕她是鬼。因為自己萬想不到。姑娘一個人會上這兒來。喜的是借用這個機會。倆人可以隨便談談。張生當時就把如何羨慕的話。對着魯小姐略微的一表示。說怎麼亦想不到居然又見着面兒啦。總算我沒白費這份苦心。就聽姑娘說。我感君之情。不能自己。遂不避私奔之嫌。特地慰寂寥。張生一聽。樂的連北都不認識啦。說。喝。真的嗎。小姐真算救命的菩薩。說罷一拉小姐的手。說你到是請坐呀。魯小姐並不攔拗。遂即坐在書案的旁邊兒啦。張生說。你看這屋裏並沒有外人。那兒找這樣清靜的地方哪。一邊兒說着去打掃床帳。二人這纔共入了羅幃。原文既說。(遂共歡好)。我亦不必細參證。況且用意並不在此。所以用四個字代表他們二人之事。就說了賬。至於定情之後。都說了些個什麼話。

彼時我亦沒有在場 亦犯不上替人家造魔 書文贅述 從這天起 每到晚間小姐必來 故說
(自此無虛夜) 張生明知小姐的來歷 心裏決沒有個害怕之說 往往還替人家嘆惜 言其挺
好的一個人 怎麼就不幸短命了呢 小姐一聽這句話 咳 實在是自我找天亡 張生趕緊往
下追問 說這話又是怎麼講呢 別的事情或可以自我找 一個人何能自取天亡 今天沒事 何
妨對我說說道 說到這兒 只見小姐雙眉一縷 對張生說出了一片言詞 他說這件事 實
在是怨我無知 妾雖女流 生平最不講究針線 從一曉得人事 就愛惜弓馬 更以射鹿殺麋
爲快樂 因爲這層關係 罪孽深重 所以不能全始全終 冥間不容 以至死無歸所(我再跟
您說句俗話 就是大廟不收 小廟不留) 因此我的孤魂 飄泊無依 不然何能來會佳期
靜悄悄 萬種淒涼 蟲聲四壁 明明一輪明月照屋宇 說話間 斗轉星移 花陰滿地 萬籟
無聲三更鼓兒提(這是魯公女嗎 不 活捉張三郎) 小姐說罷 又長歎了一聲 看那光景
好像自知懺悔 遂對張生說 君如誠心愛妾 我有一事乞求 張生說 咳 這叫什麼話 咱
們倆人何必過謙 無論什麼事 只要你說出來 我決不能不答應 哪怕就是粉身碎骨 我敢
說是萬死不辭 有什麼話你就只管說吧 好辦 小姐說 別的不用 只要君能受得辛苦 妾
從中可就得了大益處啦 張生說究竟是怎麼個辛苦法呢 你不說明 我怎麼知道 俗語說的
好 道字不真 如鈍劍就人 既要說就當說個明白 該着怎麼辦的我去辦 哪末就把我倒吊
着去刷井去呢 我亦去那個不含糊 小姐說 沒有旁的 就煩君代誦金剛經一藏數 只要够
一百單八遍兒 我生生世世不忘君的大德 張生說 鬧了半天 就是這麼件事呀 那又何

必不肯說呢 別的不行 要論經卷 我可都能背個通本 甚麼高王經 多心經 涅槃經 法華經 以及往生 楞嚴 大悲 十小 等等咒語 敢說是無不會 你如不信 可以當面念給你聽聽 無論什麼經卷 管保一字兒亦不念錯 說罷用筆管兒敲着棹子 高聲朗誦的就念起來了(那位說 這是張生念經嗎 不 是我自己在這搗亂啦) 小姐笑着說道 君先別忙 妾所求的 不在一時 夜夜如是那纔算數啦 多咱念够一藏數 多咱纔算大功告成呢 還必須得秉住的虔心 纔能與亡人有益 要像普通和尚似的 那就成了唱小曲的一樣啦 餓口上有段默念的心經 他們何嘗默過一次 香烟泡 總喝茶 倒是有的 三稱 菩薩托兒 硬念兩番 再往下亦就不必細說吧 好在木家都是外行 得怎麼省事就怎麼省事 直呼直命的不吃素 居然管飯還叫貼齋 咱們可不比買賣生意 說到那裏可得應到那裏 必須實事求是 偷工減料那可不行 張生說 好啦 交給我吧 小姐說罷可就走啦 由第二天起 張生一到了夜間就用工 找了一個小木魚 跪在魯小姐靈前誦誦 小姐來了就說話 走了就念經 如是兩三個月 加着勁兒算是念够了數兒啦 這天張生屈指一算 已然快到節下啦 不論怎麼說 亦得回家看看去呀 無如跟小姐正在親密 焉忍叫她寂寞無聊呢 遂跟小姐一商量 打算倆人一塊走 魯小姐一聽 連說不行不行 因為從中有一層難處 此地離家裏很遠 並非是我 不願意跟着君去 實在我可走不了 張生說 不對 按說應當駕陰風 不想你纖纖弱足難行 足見你與生人無異嘍 誰叫你當初愛裏脚呢 要是天足 你看有多們省事呀 彼時竟爲了好看 現在可就爲了難啦 這們辦吧 簡直的我來背着你吧 行不行呢 魯小姐輟然的一

笑說 君千萬的可別嫌累贅呀 好在外人亦看不見 與風俗上亦沒有關係 只要君能豁的出去 我倒是百依百隨 但不知咱們多咱走呢 張生說 這就走哇 要是緊自麻煩 得多早晚能到家呢 說罷了話 走向前去 用力的把小姐一抱 敢情沒有多大的分量 不但不覺累 反到如同幾個月的小孩一樣 掂了一掂 既是不重 笑着說道 咱們倆人就這麼走吧 出了書齋 把門倒鎖 二位一同就走下去了 頂到來到家裏 亦沒覺着吃力 在家裏過了節 照樣兒又抱回書齋 倆人耳鬢腮磨 習以爲常啦 並不覺着奇怪 甚至張生下場考試 全都把小姐帶着 爲的是都不寂寞 無奈可有一節 在白天可不能滿街上抱着鬼走 每次要上那兒去的時候 可得總在晚間 轉眼又到秋闈啦（就是考場的日子） 張生打算要去鄉試 小姐說 依我勸君乘早不必 要去的話 亦是白經 君福太薄 就是勉強着 亦恐怕考不上 再說八股的文章 將來必要作廢 何必一定傷那個腦筋呢 無論什麼樣的青年俊傑 亦得把精神消磨淨盡 這是籠絡念書人的手段 何必當作一更鼓兒天呢 日後要是改了民國 第一總得要改除科舉 到那時五州交通 各國環同 之乎者也矣焉哉 對外國人恐怕不成功 莫若等着加入學堂 不論那門功課 只要得了文憑 到是一個討飯吃的票子 雖不必一定總次長 弄個科員亦是好的 再不然在法律上用用 將來亦可以混一氣 至矣盡矣 還可以當個律師 或者在那個報館裏當個小小的編輯 亦不致於要飯哪（那位說 這都是魯小姐說的嗎 不 這是我在這裏勸張於旦呢） 張生被小姐這一勸 居然就不去啦 原文說是（聽其言而止） 足見張生亦是一個明白人 能够依人勸 腦筋總算不舊 每夜跟小姐在一處瞎鬧 把功名

的念頭 他亦打消了 一恍就這麼四五年的光景(恍勁不小) 這巧這年魯公罷官(大概許是私香官欵啦) 不然怎麼亦不至於窮到這個樣兒 怎麼連一口靈柩都運不了走呢 俗語說的不錯 事之所無 理之所有 足見這位魯公素日放蕩 小姐在世的時候都能打獵 罷官後焉能有的了錢 就憑小姐那樣的裝束打扮 她父親還能知道儉束嗎 現在既是清風兩袖 不用問 一定是全都彌補虧空了 這話可又說回來啦 魯公要是飽載而歸 焉能把女兒的靈柩留在任上呢 閒話少說 書歸正傳 魯公這一為難 遂跟家裏一商量 打算把小姐暫埋在招遠(縣名) 於是乎託人一找墳地 誰想方近的地方都找不出來 張生聽見這個信兒(可不知道是誰說的) 遂即憤身前往 見着魯公當面自陳 說學生家有薄田數畝 正與停靈的地方相近 情愿葬埋恁的女公子 不知道老先生尊意如何 既是無地葬埋 我想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况且又不費事 又免得靈柩在廟裏久停 如果恁要愿意 學生可以命人打坑 馬上就可以下葬 再說亡人奔土如奔金 老先生當然亦得贊成(多客氣) 魯公這時正在為難 一聽張生既有這樣好心 焉能有個不愿意呢 遂說道 既承先生的美意 下官焉能不感大德呢 沒有什麼說的 我這兒當面先謝謝吧 說罷就給張生作了一揖 張生自然以禮相還(翁婿頭次見面) 又對魯公說 這麼辦 您如愿意 簡直的就交給我吧 連抬代理 登坑下罐 抖繩兒定方向 全都歸我一人承當 除去打旛我可不能管之外 其餘別的事全是我的 一個錢亦不用您花 盡義務爽性盡到底 (這纔叫有錢難買兩字 樂意) 魯公一聽是實心實意 亦就不便謙讓啦 遂把埋葬小姐的事 完全都交給張生了 魯公心裏想小姐已經是死了的人啦

況且張生又是一個念書的學生，決沒有什麼歹意。就說人家這份好心，實在難得的很（可說呢。恐怕先生早已就當了丈人翁啦）記者在沒有說書以前，要說兩句閒話，給閱報諸君評判。本報自從出刊以來，同人等掏盡了心血，耗盡了許多的腦汁，纔覺着稍有眉目。但是裏邊各欄的形式，亦時經過若干位報界老先生們的研究，所以才能達到現在的景況。日前聽說有好幾位老朋友諫言說：像這種無意味的講演聊齋，可以不必要他，或者換一種別開生面，的小說來說說。何必非要這種討人厭煩的小說呢云云。我（記者）對於說這些話的老先生，先謝謝您的這番美意。我亦自覺着類似這種小說的著作，彷彿就像無大滋味似的。並且我亦不願意每天多費這一種腦子。再說騰下工夫來作旁的小說亦是一樣。樂得乎送個爽人情呢。無奈我在前兩天的時候，連着收到五封信。大概的意思，全說是對於講演聊齋這一門小說，可否拉長些。要是能够填滿了一欄。那更好極啦云云。我（記者）對於這些位先生們，亦先謝謝您這番美意。對於篇幅的長短，我倒是沒有什麼說的。反正一個亦是趕，兩個羊亦是放。樂得乎把他全都趕上山去呢。所以我今天對於這件事，視為難。惟有請閱報的先生們給我一個方針。如果您要愛看講演聊齋這種小說，請您來封信說明其中的好處。假如您不愛看講演聊齋這種小說，亦請您來封信，說明其中的害處。我（記者）再看看究竟是主持那一種說項的人多。然後再取定奪。您看這麼辦好嗎。張生得着這個命令之後，遂把自己的存款，合盤托出。替小姐營葬，亦別管是多少錢。反正張生是盡力而為。等把事情全辦完了之後，真是盡美盡善。可惜魯公作夢亦想不到是另有原因。心裏自然是格外感激嘍。心說這樣慷慨好義的人

可說是古今少有 不但澤及枯骨 而又濟人之急 真乃是難得呀 哦哦難得（瞧着點 又要唱鬧府嗎） 遂即千恩萬謝 拜辭了張生 携眷歸里 至於魯公的後事如何 一概全都不提 等到魯公走後 照舊跟小姐耳鬢腮磨 原文說（二人綢繆如平日） 亦就不用細往下說了 滿打在這個地方添點什麼玩藝 亦是費力不討好 既說綢繆如平日 還能有什麼特別新奇嗎 不想這天將到半夜 小姐一進門來就改了樣啦 就在張生旁傍一坐 一語亦不發 斜靠着張生淚如雨下（原文是淚下如豆） 不拘說什麼吧 反正是哭了 張生一瞧 好生驚疑 猜不透小姐是因爲什麼 剛要質問 就聽小姐說 唉 可惜呦 五年的工夫 實深感念 雖說人鬼殊途 細想起來 亦算難得的很 而今可要分別哇 大約一年半載還不定見的了 而見不了呢 只是受君偌大的恩義 十輩子全都報不過來 說罷又哭 抽抽答答的幾不成聲 張生登時駭了一愣 心說這是爲什麼呀 倆人全都好好的 爲什麼會說出這樣話來呢 說罷給小姐擦擦眼淚 說你就別這麼緊自哭啦 不論有什麼不順心 亦不能一個不來就要走哇 俗語說的好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呢 假如要是我的不是 我立刻就能改 不論是誰 憑的是心 並不在乎花言巧語 而且我向來以誠實待人 決不會跟人扯謊 小姐忍不住了 抿着嘴翻着眼對着張生又笑了一笑 說道 前蒙惠及泉下 經咒亦都念全啦 冥中受益非淺 把我生前的罪過 一概免除 冥王令我轉生人世 請想咱們倆還能見的了而嗎 張生一聽是這麼一件事 差點由頂上走了真魂 心裏頭直打哆嗦 這種難受就不用問啦 乾着急 裂着大嘴就是說不出話來 直着兩眼出神（這是張生嗎 不 這是我繞住筆啦） 就在這們工夫

小姐纔止住了哭聲 說道勸君不必如此 世界上不論什麼事 全有個定數 要說男女誰跟誰好 敢情亦不非輕易 實對你說吧 此次我投生在盧戶部家裏 據說這家兒住在河北（究竟是那條河的北邊呀） 君如不忘今日 等十五年後 請到河北一去 切記要在陽歷八月十六那天（喝 彼時就會懂得什麼是陽歷 什麼是陰歷嗎 您看事有湊巧 不巧不成書） 卽是你我相會的日子 張生一聽 眼淚好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 真是一對跟着一對的向下落 故原文說是（生泣下） 一邊兒哭着 一邊說道 算了吧 你這是故意的拿我開心嘍 現在我已經三十好幾歲的人啦 再過十五年 我到了五十幾啦 年過半百 行將就墓了 滿打見的着面 又算是老幾 這麼一說 豈不是誠心跟我搗亂嗎 小姐一聽 這話亦對 登時兩眼亦直落淚 說唉 這話可亦不能那麼說 人的壽數倒不在大小 只要生前注定 多大歲數亦得認頭 如果不行 我情願爲婢 以報知己 張生說 這話越發不對啦 果如是 請想那與小生何益 要說男女兩情相洽 一則先得說是有緣 二來亦得看看年歲大小 挺大的老頭子 還不知自愛 那不是自己冤自己嗎 再說那亦缺德呀 打頭說話先說不了一塊兒 一張嘴就是三十年前的事 請想年輕的能够愛聽嗎 所以無論怎麼好 彼此全都看不上 輪到要是婢僕的名分 感情越發差的多啦 不過是闊人們有倆糟錢 拿着人家女兒活作孽 這事要往真理上一想 既傷人道 又乖天和 故凡一切閹閹不修 莫不是咎由自取 明明知道自己老啦 還要弄這些損人不利己的事由兒 既是不倫不類 就難免人家想外道 別看官廳嚴行取締 無奈還是陽奉陰違 你出此言差也（又要唱） 小生聞之已經難過 再要叫我實行其事 請想

我是那樣人嗎 小姐見張生言出肺腑 只得苦苦勸道 說你亦不必往下說啦 足見你不二色 不敗德 足見君是情場中的第一人 小姐把話說完 說你記住了 千萬可別忘 天是已經不早啦 再耽誤恐怕枉費了心 而今好容易功德圓滿 焉能自誤呢 至於男女的戀愛 人同此心 大槩全都差不多 俗話說的好 酒吃千盃有個醉 送人千里終有別 妾還有一事相求 千萬勿吝玉趾 去此六七里地 差不多都是些開荆棘亂草 可得煩你送我幾步 不然我的鞋底太薄 難免就要扎我的腳心 再說我的衣裳亦太長 掛住那兒就不能走啦（這別是紙人吧 不然怎麼這麼廢物呢）為什麼必得這麼說呢 皆因回家過節去的時候 張生受過累 往反都是腳不沾地慣啦 所以這次還要照方吃 說罷用手一抱張生的脖子 張生還能說不算嗎 只得把小姐送到大路 看看來往行人並不甚多 小姐說 好啦 就在這兒吧 張生輕輕的把小姐放在地下 說是到這兒就算行啦 悽慘慘的看見路旁有一堆大車 細一瞧那輛車上都坐着幾個人 內中單有一輛車 可是與衆不同 原文說是（佃車） 這個佃車可跟電車不一樣 所謂佃車也者 是言其雕刻的玲瓏 上面嵌着各種花活 繡花的圍了 套着一匹黑色馬 馬上繫着大紅綢子的繡球 只見車上坐着一個老婆 好像等着接人似的 一眼看見魯小姐 臉上等時笑容可掬的 望着小姐說道 來了嗎 就聽小姐回答說 來啦 說完了這個話 回過頭來又向着張生說道 咱們倆就算頂到這兒啦 亦沒有什麼話說啦 先請回吧 千萬可記住了 別忘我所說的話 張生此時雖然難受 亦不好意思的在大街上哭哇 只好點頭答應 說我記住了 就見小姐走近車前 那個老婆用手一摻 借勁使勁兒 小姐可就上了車啦

趕車的一搖馬鞭，一溜烟兒似的，就放下了。張生等着車馬去遠之後，大有玉人不見之概。一個人在那兒愣了半天，這纔惆悵了半天而歸。比及回到書齋，先把所定規相見的日子寫好，貼在牆上。某年八月十六日，想着往河北盧戶部家，來回又念了兩次，倒是一個字亦不錯。等到坐定了再一細瞧，廟可仍是那個廟，神兒可不是那個神兒了。只覺得一個人冷冷清清淒涼萬狀，回想昨天今日，情形可有點大不相同嘍。又一想，不對，人家既然得了好處，我的經總算沒有白念，亦別管將來如何了願。到底小姐總算轉生人啦，要比起那些死而復生故事來，彷彿就像實在一點兒。雖說聊齋愛說奇事，多少亦得有個影子。古人講些三世姻緣，難道說就不許我們兩世好嗎？要是這麼看起來，還是經咒的法力無邊，即是由這裏頭得的好處。我更得加工細念，想到這裏，從此持誦益虔，遂把自己的功課收起，盡念金剛經。要說張生這種虔心，簡直的就不開啦。這種事要是放在現下，准得說他（張生）是迷信的專家。假如念經要是准有好處，誰還肯念書去呢？沒有事的時候，抱着一本經卷隨便這麼一念，要什麼就有什麼，這豈不是夢話嗎？然而亦不能完全說是經卷壞的要不得，何以呢？因為人人要是都抱着一本經卷，第一可以先正人心，免去了許多邪念私慾，決不能每天早晨念兩遍金剛經，晚上又去捶砸明夥，況且念經亦誤不了正事，設或要說念經完全沒用，把他視同迷信，往後社會上的事，可就更不好辦啦。無論官如何緝捕奸盜，也難禁盜賊擾害治安。這幾年來，屢出搶案，未嘗不是開通過火的效果。再說兄弟本是基督徒，更不敢提倡迷信，可得分別是對於那路人兒，即便不信佛教的人，亦得心裏存着一種畏懼，不然人人都要肆行無

忌 請想好人還活的了嗎 書要簡斷 不許贅言（亦全說完啦 這不是耍骨頭嗎）張生正自
 念的高興 這天忽然夜得一夢（又來啦 迷信的話 簡直不够你說的麼）夢見神人前來嘉
 獎 說是張於且哪 張於且 你總算是不含糊（不像人話）若把這點孝心移在父母身上
 可稱得起是個孝子了 可惜用在這個魯小妮子身上（更不像話啦）似乎有點不大合式（這
 全是神人說的話嗎 不 說書的這麼想）話雖如此 總算你的志向堅固 還必得到盪南海
 然後才能見大功 張生在夢中說 但不知南海離此多遠 只要您指給我 我立刻就去 神人
 說 不遠兒 就在你那方寸之地（所謂念佛念心者是）說罷一抖袍袖 駕起祥雲而去 張
 生醒來一想 神人所說的這話 到是不錯 俗語說的好 酒肉穿腸過 佛在心頭坐 凡人一
 生的善惡 無非發於方寸之間耳 一念之差 半生潦倒 所以聖人說過 欲修其身者 先正
 其心 不論這個人多們伶俐 或者多們奸惡 也不過暫顧眼前 果無半點忠厚氣 恐怕難得
 好結果 如果不信請看壬子年 正月十四那天發財的先生們 頂到現在依然還是些個窮鬼
 高興就須連從前的積蓄 一古腦兒全抖出去 然被搶的呢 仍然存在 不過人們既然生在社
 會 就應該存一番厚道 在表面上您看他像個傻子 其實他比靈俐的人還靈俐 由此可見
 凡事都得自己修持 想到這兒 索性把一切邪念全都屏除 越發的虔誠頂禮 雖不能一塵不
 染 萬慮皆空 居然一心淨修參禪 當初是專為超度小姐 而今忽然改了宗旨 亦為自己將
 來計 光陰荏苒 一恍兒就是三年 真稱得起是百折不回 能折不灣 一死兒的往下傻幹
 張生原有兩個少君 大的叫張政 二的叫張明 哥兒倆 先後登了金榜 按原文可說是（相

（纔擡高聲）要講這個擡字 又彷彿像受了實任的官兒像的 張生雖是陡然而富貴 善心始終一點亦不改 該着交待什麼功課 每天還是照舊 不想這天張生又作了一夢（又來啦 真不嫌麻煩） 夢見被一個青衣人邀去 當時身不由己 只好跟隨前往 迷迷糊糊 亦認不清道路 登時來在一座宮殿 殿裏頭坐着一個人 跟菩薩一樣（恐怕是泥的吧） 一眼看見張生來到 趕緊迎出 臉上現出無限的歡容 向前一拉張生的手 說張先生來了嗎（太客氣啦）我在此久候多時了 哪……哈哈哈哈哈（好俊菩薩 這別是豆耳墩吧）馬上就讓張生落坐

張生說道 現有寨主在此 那有小生坐位（喝 要唱落馬湖） 神人說道 彼此講話 焉有不坐之理 張生說如此說來 小生可就要放肆了 神人說請坐 不必客氣 遂說道 你一心向善 實在可喜可賀 惜乎你不能修積壽數 恐怕不久要變作老翁的模樣了 將來頭髮一白 眼睛一花（近視不算） 牙齒一掉 臉子一黑 人緣兒可就差的多了 亦別管你是多們好的心眼 走到那兒亦不能吃香（只好當個編輯就完啦） 因為這個 我才替你請示上帝 今蒙上帝俯如所請 命我替你想法子 雖不能長生 亦可以不老 照舊還叫你唱小生 你看比唱老生強不强 再加上有個花旦一配戲 你們就可以自由結婚 我想着給你變個小白臉 大概你不致於不願意吧（聽聽 這都是總念經的好處） 張生一聽 伏地稽首 喝 您真是弟子的救命菩薩 那麼一來 敢情好啦 只要臉上不起皺紋兒 湊合着好唱那齣紫霞宮（這是張生嗎 不 十三旦） 您說怎麼辦 咱就怎麼好 話猶未了 即有人端過一盃茶來 雙手遞給張生 張生一喝 迴非人間俗茶可比 細一啣滋味 真比茉莉還香 什麼香片毛尖

先春白梅 明前雀舌 花三角等（喝 要開茶葉鋪）喝在肚子裏 渾身都舒暢 您說這個事有有多們邪行 要說不迷信行嗎（得啦 別挨罵啦）不大會的工夫 又叫童兒領着張生洗澡 張生心說 得 今兒個總算來着啦 當玩兒亦省兩毛 不用說 回頭還許給我飯吃呢（餓隔）想罷站起身來 心說洗洗又碍何防 遂跟定童兒 往後就走 繞過殿角一看 果然有一個大水池 往下一瞧 池水清潔 別提有多們乾淨啦 什麼瑞品香呀 新華池呀 沐香園呀 爽園呀 清華池呀（沒去過）全比不上他 池子又寬 裏面又大 原文說是（游魚可數） 足見沒有一點塵垢嘍 張生心說 這倒不錯 我當是叫我洗官盆啦 鬧了半天還是涼水河呀 無奈既是神人所說 只好下去試試吧 遂即把渾身的衣服鞋襪脫個乾淨 兩眼一閉 兩手一捧 兩腿一蹲 就聽吓咚一聲 可就跳下去啦（這是洗澡嗎 不 這是張瞎子跳坑）敢情裏頭水涼 待了半天 這才覺着溫和了一點 張生用手把水捧起來一聞 彷彿有股子山林皂或者是西民皂的那種香（敢情張生亦愛用日貨呀）他亦不管三七二十一 站在池子裏 一路大洗 誰知道越洗越痛快 實在比澡塘子好的多 就是到湯山的溫泉 北戴河的溫泉 亦趕不上 將一下去 水亦無非在磕膝蓋 後來又往中間兒走了走 覺着可就深的多啦 正在洗的高興之際 忽然陷入極深處 兩腿被水一漂 張生來了個倒仰 連說不好 今天八成要幹 心裏一急 忽而驚醒 原來是南柯一夢 定神一想 這個夢作的真奇怪 回想方纔所見的事 歷歷如在目前 不想由打這天起 身子骨兒越來越好 不但皮膚覺着細膩 外帶着眼睛遠挺清瞭 早先寫字得代花鏡 漸漸的不戴亦能行啦 鬍子已然白了一半的 慢

慢的亦都掉了 自己用手一摸 全都淨啦 居然變成一個挺俏皮的小夥兒啦 臉上的皺紋亦都潤開啦 已經掉的牙齒 又長出來啦 原先頭髮是白的現在亦全都黑了 喝 張生拿起鏡子來一照 這種說不出來的喜歡 差一點沒有岔氣（樂的） 現在把書說到這裏 咱先把他放下 談談閒白 並不是說會子書 就可以當飯 （說飽啦） 然而亦有兩種書（吃飯關係）非得說吃飯 或者不能吃飯 如果您要不信 就請您詳細想想 咱先說濟公傳吧 不論拯救什麼節婦義夫 孝子賢孫 或者是捉拿江洋大盜 探花淫賊 奸臣賊子 但是這個道濟先生非吃不可 有什麼事全都吃飽了再辦 還有一種最特別的就是不到吃飯的時候 同地方亦決不發生事情 再說西遊記這種書 是專講罷齋（回回話） 如果不信 亦請您細想 差不多都是無論走到什麼地方 孫（悟空）二哥把老師（唐三藏）交給豬大弟（八戒）看着 自己往四方化齋去啦 正在這個時候 偏偏來了一個妖精 愛惜唐三藏是幾世的童子身 饑的直流涎液 非要吃他（唐三藏）不可 豬八戒好容易離開了孫猴的眼皮底下 於是乎東張西望 專門尋找美色婦女 他（豬八戒）隨便的品頭論腳 自己以為得意 在這時候 偶而不留神 敢情師父（唐三藏）叫妖精給背走了 鬧的孫猴回來 亦別管討來齋飯 與討不來吧 亦願不得吃啦 趕緊駕起祥雲 往四方尋找師父去了 或者被某員外所約 給他拿妖怪捉怪 正在擺好酒席的工夫 妖怪來啦 於是乎全都顧不得吃飯 趕快捉拿妖怪要緊 所以有人常說 餓不死的唐三藏 餓不死的濟顛僧 然而我們仔細一想 並不是唐僧得了噎餓 濟顛常吃化食丹 大概這種毛病 全是作書人筆法太死的過處 假如兄弟要是把這個魯小姐說的非死不可 要

跟張於且 連投生亦不願意去 這個書可就亦沒有多大趣味 再說蒲松齡 在鄆郡地方審判 廳 亦必同我起訴 控我亂自刪改他的著作品 我在弄個陰曹的無期徒刑 成日把我擱在炕上 不死不活的 我還怎麼當的了這個報館的編輯呢 閒言敘過 書歸正傳 有話即長 無話即短 話說張生兩個少君 大的叫張政 二的叫張明 全都作了官啦 亦都娶妻生子啦 這一天兄弟妯娌幾個人在內室談話 張政說 賢弟賢弟婦 咱們是陰天打孩子 閑着亦是沒有事（這是張政說的話嗎 不是 這是我們隔壁 那個開梯頭房的翟毛 翟師夫他說的）愚兄好在比你們大幾歲 當然有話我得先說嘍 在二年前 我總看咱們爺們（尖音）老大不小的了（這又是張政說的話嗎 不是 這是河東賣小魚的口氣）你們看那二年的情形 居然他老人家老的都不像個樣子啦 頭髮亦全白啦 牙齒亦全掉啦 眼睛亦都花啦 耳朵亦都聾啦 兩腿亦沒有勁啦 說話亦沒有氣啦（那位說 這還是張政說的嗎 不（長音）是 這是在三不管摺地墻子的流口折）眼看着就要嗚呼哀哉 所以愚兄心裏時常抱愧 心想咱們弟兄好容易纔在社會上算露了一點虛面子 正應了兩句古語 子欲養而親已老 子欲孝而親不在啦 冒然間 自從這幾個月以來 我看老爺子反到變成了小夥啦 你們不信 請看老爺子的精神 增加了數倍 鬚髮亦全掉啦 牙齒又全長（念掌）出來啦 行動坐臥 分外的強壯 雖然說是老來的精神 秋後的熱 那是沒有長久的 然而居於咱們作兒女的 可不能這麼想 再說倘或日後有個馬高凳短 那亦是咱們作兒女的罪過 況且人越老了 越得用人服侍 常言說老小孩老小孩 這個話實在是一點不錯 況且將來老爺子設或有個頭疼腦熱的不舒服

請你們想 誰能够把老爺子服侍舒舒坦坦的 作兒子的無論怎麼樣晝夜不離床的服侍 我想總亦沒有女人心細 再說你嫂子同弟婦雖然亦能服侍 我總看好死的媳婦不能跟自己親生自養的閨女比 我因為這幾層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同你們幾個人商量商量 我打算給老爺子說個女人 或者買一個女人 叫她來服侍咱們的老爺子 一則老爺子亦沒有什麼回避啦 二來她亦能盡心盡力的去服侍 雖然說是老夫少妻有傷人道 咱要是頂到老爺子百年之後 咱多的給她些個錢 叫她另行嫁人 你們看這麼辦好不好呢 張明說道 哥哥您這份意思 可謂萬全之極啦 然而可有一樣 我想咱們老爺子的脾氣 向來是很大 再說還是極固執的 假如要是不允許咱們這份苦心的請求 那又該怎麼辦呢 就聽張政同張明的兩個女人齊聲說道 如果爺爺不應 我們大家都跪着哀告 多暫答應了咱們 多暫再起來 於是張政說好 好在今天衙門裏亦沒有什麼事情 咱們說辦就辦 大家說完了話 趕緊站起身來 同往張生養靜的住室而來 魚貫而行 張政在頭裏 一個一個的全都進了張生的屋內 張生用眼一看 倒開了一愣 心說這些個孩子們是怎麼回事情 一個不知全來啦 必定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要同我商量 或者是因為他們吃私貪贓 賣法害民 叫上司把他們的官兒給革啦 實在納悶 不大的工夫就聽張政開口說道 父親 現在作兒的有一件事 要求您老人家答應纔好 張生說道 究竟有什麼事呀 值當的這麼大驚小怪的嗎 無論什麼事 只要我聽着好 我決不像那些老頑固 不開通的人們 再說到了現在這個時勢的趨向 合社會的潮流 那一種不是越研究越好 越討論越進步 我雖然是馬齒加長(父子亦鬧客氣) 亦決不一把死拿(不像

話)但是可有一樣 對於損人利己的事情 (一句點破)別說我不敢作 就是你們兄弟妯娌們 亦不許作 只要除掉這件事 不論什麼事全可以的 張政張明大家一聽 這個話有點說不進去 彼此的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張生說 嘿 這是怎麼一當子事呀 你們可倒是說呀 張政張明等這纔把將纔大家怎麼商量的 現在總求您老人家答應纔好 張生聽完了這話 雙目一閉 來回搖頭 正在這個工夫 張政的女人拉了張明女人的衣襟一把 兄弟叔嫂等全都跪在張生面前 齊聲說道 您老人家幾時答應了我們 我們是幾時纔能站起來啦 張生一聽 這種語氣 連說慢來慢來 你們所談的這層 暫且別忙 我可並不是不願意這麼辦 無奈從中有點難處 爲父曾有秘密之約在先 日後必得照約履行 先得容我到盪河北 候我回來再說不遲 這哥倆不知道是怎麼一句話 心裏說到河北幹什麼去呢 或者亦許到造幣廠先借兩錢 預備將來好辦喜事用 再不然要上新車站 看看火車的班次 等到將來完婚的時候 好同新娘子到上海去渡蜜月 又一想不對 這是山東招遠縣 要那麼一來 豈不是又到了天津啦嗎 當時亦沒敢往下問 只好由老爺子的性兒吧 於是乎大家全都起來 擲了一擲塵土 一個一個的都走出去啦 光陰似箭 一恍就是十五個年頭 (那位說怎麼這麼快呀 你看 常言道得好 唱戲的腿 說書的嘴 這全是沒有稿子的)眼看着就到了八月十六 張生急忙跑到了廟裏一看 紀念條兒上寫的就是這天 (可巧這個廟裏這間房 亦沒租給別人)原文說 (屈指已及約期) 是由張生心內所記 無如既誌時日於壁 莫若瞧瞧倒是妥當 看罷趕緊叫僕人備馬 刻不容緩 一同前往 比及來在河北一間 果然有個盧戶部家 探問此公在部多

年 大約必在山東行走 以理備測 對於田賦核算的必嚴 不是山東報水災沒准 就是應免的錢糧照收 要不是有這幾層關係 何必要提出戶部來 再不然就是長蘆鹽政 反正不是什麼美差 所以纔明說盧戶部家（浦松齡雖然不能敲竹槓 但是藉着筆端洩忿的事恐怕難免）究竟盧家是怎麼件事 這點書得照着倒岔筆說 先是盧君得了一個小姐 從一落草就會說話 好在那個時候沒有新天津報 所以沒人登這段新聞 及至長大成人 不但穎慧 外帶着挺俊 亦不必說什麼閉月羞花 沉魚落雁 更提不到什麼傾國傾城 論模樣兒 真比西施差不了多少 就便是 巧筆丹青畫不成 又嫌她 秉性兒孤高心性兒冷 舉止兒端莊心地兒聰明 有時節 臨波顧影自言自語 有時節 問她十聲九不應 （那位說 這是盧戶部的小姐嗎 不是 這是林如海的小姐 林黛玉） 老公母倆看着 愛如珍寶 無奈小姐年已及笄（好合上那個十五年） 自然就得張羅婆家 盧公既是宦途人 自然認識的貴家不少 這句話一出去 不差什麼的都來提親 盧公外帶着還不敢自尊（恐怕落一個家庭專制） 既是小姐終身大事 必須跟她本人兒商量 不論是個什麼人家 亦得叫她本人兒認可 萬一她本人兒不願意 將來豈不是個麻煩嗎（半路途中再去離婚） 莫若先叫她自已挑選 好歹她亦就認了命啦（別看盧公是個老舊家 暗含着開放自由） 誰知好願難償 遇有來提這件事的 跟小姐一說 她就一恍腦袋 無論什麼樣的闊公子 小姐一概都不贊成 盧公心說 這可是怪事 既然到了出閣的年頭兒啦 難道說家家都不可心嗎 這亦不行 那亦不行 莫非淨等着拆白黨來騙她吧 果然要是那麼想 可以到電影園 戲園 張園 陶園 河北公園 去

蹣跚蹣跚 想罷 遂即追問小姐 小姐說 非也 女兒前生有個約會 盧公說 嗚 是了 但不知你是怎麼約會的呢 不妨對我詳細說說 如其能辦 我決不拘滯 小姐一聽 這纔把生前跟張生秘密的事 從頭至尾 怎怎麼麼樣樣的一說 盧公這纔恍然大悟 怪不得你生在我家呢 盧魯兩個字音相差不多 又因為小姐生而能言 或者亦許實有其事 遂同家裏人一商量 大家都笑的了不得 都說張生到今年已經半百有餘啦 再說人事變遷 大概連骨頭全都糟啦 現在滿打就是活着 請想還能像個人樣嗎 不用問 一定是頭禿牙掉 滿臉都成了皺紋了 將來配到一塊 有多難看哪 就便咱們傾心願意 叫外人看着 亦不大彷彿呀 盧母亦跟着苦苦的相勸 說得啦 姑娘 你就別瞎鬧啦 你所說的這件事 實在叫媽媽我為難 凡事我們都跟你商量 確非專制可比嘍 (好開通的媽媽) 只要大面兒上看得下去 你想嫁誰就嫁誰 (那兒找這個好說話的媽媽去) 真要嫁一個老頭兒 知道的說你們前世有約 不知道的他准說我們老公母倆把女兒賣給人家啦 不然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 怎麼會嫁給一個老頭兒呢 誰知道盧母勸之再三 小姐是非等張生不可 假如要用強迫的手段拐許給旁人 盧母又怕落一個虐待女兒的聲氣 再說姑娘非此不可 不然就不想活着 遂問明約會的日子 暗地裏跟盧公一商量 盧母說 既然姑娘非此不可 只可由她去吧 誰叫她記得前輩子事呢 這亦是咱們祖上有德 不差什麼的 輕易遇不見這樣事 倘或把她驚拗死 你我豈不又落一個絕戶嗎 這麼看起來 總是我們養女兒的難 盧公說 話雖如此 難道就這麼由她的性兒嗎 真要來這麼個老頭兒 怎麼叫我出去接待呀 即便就是前世的約會 我亦沒臉認

這位姑老爺呀 眼看着就到八月十六啦 莫若來個甩臉的 告訴門房就說 不論誰來了 一概不許通稟 就是真有這麼個姓張的 亦不許他們吵嚷說是來啦 只要能耗過這個十六去 她亦就沒有什麼想頭啦 然後再商量別的親事 大概她亦就許認了頭啦 並非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 實因本人失了約會 就可以表示出來他忘恩無義 又失信用了 盧母一聽 這個主意很好 遂叫盧公跟門房兒去說 看門的聽說 連連答應 說由打今天起 隨便是誰 亦不叫他進門 又把宅內所有的下人 挨着個的全都囑咐一遍 記住了這個八月十六 這天亦別管是張生李生 只要到門口兒就往外圍 不但不往裏回 簡直的就給他個擋駕不見 盧公說很好 這個法子倒是挺對 哪麼你們好好兒的看守門戶吧 千萬別容他闖進門來 主僕們計議已定 話說轉眼就到八月中秋 這天連帳主子都不叫進門 告訴他們過了二十還情 草草的把節令點綴了點綴 次日就是小姐同張生約會的那個日期了 下人們正在留神之際 可巧張生真就到啦 問明白了方向 親自登門要拜見盧公 看門的接過名片兒一瞧 上面印着張於旦 知道就是赴約會來的那位 上下又瞧了張生兩眼 這才問道 您要拜誰 說話那個神氣 就帶着耍人的那種口氣 張生一看這個樣子 他說我拜戶部的盧老先生 門上的說 您跟我們敵上認識嗎 張生說這個 門上的接着說道 哪個呀 你別生雞蛋畫花啦 (假充熟的) 我從十幾歲就在這個門裏頭 門簿上向來就沒瞧見過有您這號 沒事瞎闖 這亦是您混拜的亂拜的地方嗎 我們知道您安着什麼心哪 現在正是直奉交兵之際 雙方的偵探 無千帶數 誰知道誰是什麼意思 假如您要是奉天派來的刺客 到我們這裏擲炸彈的呢 我們亦

叫您進去 日後我們吃飯的傢伙還須因爲您 就給我們請下來啦 還有一層啦 您知道我們
 敝上叫什麼官印嗎 我看您別有點朦朧世吧 喝 這下可把張生給窩住了 (連原文都沒提盧
 公的名號 張生那兒知道呢) 叫人問了個張口結舌 沒法子 只好溜之乎也 招的下人們
 七長八短 直說便宜話 那個說 你認的誰呀 上這兒來找這種貧氣 我瞧着你很體面的(得
 得啦) 這個說 跑我們這裏來 你亦不睜開眼皮瞧瞧 這些個老爺們都是誰 這兒亦有你朦
 世的地方嗎(你看 越說越得理 當初盧公是這麼囑咐你們的嗎) 說罷轉身全都進了門房
 張生鬧個沒味 只好退回旅社 先在旅社歇歇 然後再想法子 俗話說的好 侯門深似海
 一點亦不錯 彼及回到旅社 真稱得起是又氣 又悶 又難受 暗想好容易盼到了十五個
 年頭 萬想不到鬧了這麼一個下場 再一細想 自己亦實在有點冒失 既跟人家素無往來
 即便見着啦 又該怎麼說呢 莫非真就直言奉上嗎 譬如見着盧公的面 說您這兒有位小姐
 呀 我們倆人可有個死約會 您把她叫出來 我們見一見 外帶着您還得迴避迴避 我們倆
 人有幾句秘密的話 要這麼一說 似乎有點不像人話 假如要是不這麼說 人家知道我的心
 嗎 但說是這 這件事活活的要難煞我也 急的出來進去的亂轉灣 自己跟自己就起了亂錘
 啦 (戲房的話) 有心起叫頭唱兩句 一想不必造這個孽 真要是唱的有點門道 還可以吹
 一氣 假若唱的要同安舒元一樣 竟仗着嘴人(朦朧外行) 招出薛月樓(泡子)一路大罵 聽
 主兒亦全明白啦 安哥兒喘不下去啦 末尾鬧一個溜之乎也 那够多們沒味呢 再說 說聊
 齋裏頭再加一段唱兒 將來又罵作俑(起頭)的人啦 該着怎麼說 莫若還照着原文一表 既

說（悵悵無所爲計）一定就是這麼個神氣 當下自己又想了半天 無奈怎麼全都不好 久之忽然靈機一動 說 有咧 我何不到郊外去遊玩遊玩 或者亦許見的着 我雖是不認識她 大概她總能認識我 亦別管是城裏關外 給他個天天總躍 常言說得好 常趕集 沒有遇不見親家的 好在忙 幾時遇見幾時算數 再說暗中還可以尋訪 倒底小姐是怎麼個模樣兒 萬一要是天從人願 就許成就了這段美滿姻緣 想到這兒 連飯都沒有吃 就出去繞灣去了 哪兒熱鬧往那裏去 直着倆眼往前走（差點兒沒遇見軍警督察處的官兵 不然人家看他形跡可疑 就許帶去盤問盤問）原文說（因循而暗訪之）要是着急那還行呢 說到這兒咱先叫張生在外邊多吸點新鮮空氣 按下不表 再說盧小姐這兒 一見張生那天沒來 以爲必是失了信嘍 當天晚晌就沒吃飯 哭了個言不得 語不得 心想張生決不是那樣負恩無義的人哪 怎麼他就會說了不算呢（可說呢 我亦是糊塗的很）只顧這麼一來不要緊哪 可就不管人家的死活啦 噯呀 我的天……呀……啊哈哈（這是小姐嗎 不是 這是先年的母地方哭來着）盧小姐這麼一急 粉面香腮 直出燥汗 因爲說的有鼻子有眼 現在竟會沒有這這人啦 自己彷彿對不起父母一樣 再說歸終還是沒有這宗事 這不是活丟人嗎 張生哪 張生 你 你 你 好狠心也 實只望到今生重圓破鏡 又誰知約期到未見尊容 十五載空懷抱今成畫餅 難道說 忘却了當日恩情（歸齊還唱了一段）諸位有所不知 她先託人見了薛月樓啦 請他暫且寬容一步（別罵）容他先唱一齣全本的四郎探母 唱的好不好到是後話 好在臉子還可以迷人 什麼花藍呀 玻璃匾呀 全能朦一氣 那位說 這是

盧小姐嗎 不是 這是孟……孟……孟夫子的老閨女) 盧小姐唱了四句散板西皮 仍是一味的啼哭 盧母見小姐認定了死扣兒啦 只得用話百般解勸 說姑娘你亦太以死心眼兒啦 從你一提這件事 我就聽着透點離奇 就便准有這麼個約會 亦不能一點兒阻隔沒有哇 萬一從中出點岔兒 難道說你終身就不嫁人了嗎 既然說明以十六日爲期 到期他不來 想必是死啦 那麼大的老頭子 憑他能活多少年 不然你們既定規好啦 爲什麼十六他不來呢 你一定跟他入了死扣 我看你未免亦透着太傻啦 可是這話又說回來啦 滿打張生就是沒死 十六那天既然沒來 背盟之罪亦不在你呀 爲娘句句說的是實話 姑娘可得要你三思 盧母一個人兒陪勸了半天 小姐亦沒回答一句 盧母亦覺着不大是味 只好暫時先聽聽再說吧 不想小姐從這天起 來了個一語不發 躺在床上淨睡 頭亦不梳 臉亦不洗 閉着兩眼淨想磕兒(要上寶是么上二 花賭是前後門 麻雀是遠近張子 十胡是吃重不厭重 撲克是偷鷄) 盧公一看 心說這可要糟 看這個方向是非此不可 自由婚全都抵制不住(人家這是前世的自由) 誰讓我從小兒養活的由性哪 要不叫他見見張生 碰巧兒就許出樓子 無奈既被門上的拒絕 可叫我那裏去尋 那裏去找 要這麼一看 總怨我當初見解不明 既說張生到這兒來啦 我就應當出去看看 萬一要是瞧的過 看得下去 樂得送個爽人情 好歹合了他們的心意 我是何等而不喜 那得而不樂 正是 只爲一朝錯 而今後悔遲哦(這是說書嗎 不是 過戲癮哪) 既把姓張得罪走啦 這件事可叫我怎麼辦哪 但說是這 這 這便如何是好 (又來啦 盧公哪盧公 你別忘了薛泡子罵你呀) 哦喝有了 我不免帶領門上

人等 假託遊逛 到各處尋訪張生的下落 倘若見着他的面兒 便中亦可看看他的人品 我就是這個主意 我 我就是這個主意 亦是我作事太不明 不該拒絕老張生 雖然父母出天性 難割前世夫妻情 人來與我把路引 去到郊外走一程 按說唱完了應當下 張生還得來個過場兒 無奈說書不同唱戲 只好就是元場兒吧 盧公犯了一陣戲迷 遂即帶人各處尋訪 俗說不巧不成書 真就能够碰見啦 因為是日張生在郊外散悶 亦打算遇見個熟人纔好 不想走在半路途中 跟盧公鬧了個兩碰頭 門上的人們偷偷兒用手一指 告訴盧公說 就是這位 盧公仔細一看 却是一個少年人 起初就當是個老梆子啦 所以心裏不願意 而今一見是個俏皮小夥兒 難道說誰還破壞不成 盧公想罷 遂即向前一揖 說尊公請了 張生趕緊還了一禮 說是老先生喚愚下有何教言 書不贅叙 二位就在草地上略談了幾句 張生還是挺隨便 不但說話活動 而且風雅之極 盧公當下不好明說 只好先問張生 說您貴姓 張生回答 說在下姓張 盧公說 您的大號呢 張生說賤字於旦 盧公一聽不差 遂即上前拉住衣襟 說 喝 原來是於旦張先生嗎 沒什麼說的 快請到寒舍一叙 說罷拉住就走 下人們緊緊跟隨 鬧的張生直毛咕 心說這位有什麼毛病嗎 沒有法子 只得跟着走 大概從中必有所為 比及來到門口一看 這才知道是盧戶部家 (來過一次嗎) 就見老者停住脚步 拱起手來說道 先生請暇 張生此時是暈頭轉向 亦不知老者究竟是誰 好在既認識這是盧宅 大概此人決沒有什麼歹意 遂即邁步走進門內 老者讓在客廳待茶看那個意思 非常恭敬 張生剛要問長者貴姓 誰知老者不容說話 站起身來往內就走 并對張生說

你一個人暫且先坐坐 我回頭就來 說罷匆匆而去 張生亦不知其細 只好等着吧 單說盧公跑進內室 一瞧小姐還是打膩 趕緊一拍小姐的肩膀 說 嘿 姑娘快醒醒吧 你說的那個張於且張先生 爲父的把他請來了 現在前面吃茶啦 你何妨扎掙着 到前邊看看去呢 如果不錯 究竟你們是怎麼個見法 我再替你們想法子 從此叫你們稱心如意 豈不是一件大快我心的事情嗎 小姐一聽 喜不自勝 陡然之間 長起精神 轉眼之間 她竟爬起來 噔噔下床往外就走 盧公說慢着慢着 總得找一個人摻一摻纔好 誰知小姐並不回頭 由寢室一直的奔到前院 由廳房的窗縫望裏一看年貌方向 全都不對 登時把腳一蹀 說 咳 這不是誠心冤我嗎 弄這麼一個少年來 想着一定願意嘍 不知我們是生死的約會兒 憑他是什麼樣兒 亦岔不開 想到這塊兒 只得潸潸而返 怎麼叫潸潸而返呢 就是流着淚走回內宅 (這叫廢話) 及至進了自己的寢室 照舊又往床上一躺 拉過被窩來 往身上一搭 嘴裏直瞞怨作爹娘的不對 漫說是父母 卽或是外人 亦不應當拿我打哈哈取笑 如果要是張生到此 誰讓我們倆人有個好兒呢 那可亦就說不了了 就便豁出不害臊去 到底算是可了心啦 姓張的既然喪了良心 又何必拿別人來冤我呢 我前生既跟他常在一塊 難道說我還不認得他嗎 噯呀 爹爹呀 你可實在的冤苦了我啦 說道這句 不住的放聲大哭 盧公說 此人實在是張於且張生 你怎麼說不是呢 我這大年紀要是冤你 我那算是什麼人呢 遂把十六那天拒絕的話 對着小姐從頭至尾一說 並說現在有看門房的下人們作證 不然我那兒認得他呀 小姐一聲兒亦不言語 只有哭泣而矣 盧公復又辯證了半天 依然白費一回事

一堵氣子走出院外 心裏別提有多們膩啦 無故弄這們檔子精心的事 這有多們裏氣 亦別管她們是怎麼件事 簡直的是拿我耍玩笑 說話間來到廳房 見着張生越發的惱啦 原文說（對客殊不款曲）即是故意輕慢的意思 立刻把恭敬二字收起 來了一個慢搭拉音的 差一點兒下了逐客令 張生還只當是唱紅了呢 那裏知道敢情是叫票友們給擠擺跑啦（這是張於旦張生嗎 不是 這是安阿哥舒元） 心想跟老頭兒套套拉攏 誰知道相對了半天 盧公並無一語 張生心說 這可是怪事 把我拉到這兒是幹什麼來啦 想罷這才問盧公 說老先生 您貴族中有在戶部作事的嗎 不想連問了幾聲 盧公始終沒答碴 就說這個勁兒 叫人別提有多們難受啦 就見盧公愣了半天 這才答應說 啊 啊 可不是嗎 不但嘴裏含糊其詞 外帶着眼睛還看別處 看那個光景似乎有點不大樂意 張生知道人家不大歡迎 還能緊自坐着嗎 滿打就是坐到掌燈 照樣亦得走 無可奈何 只得起身告辭 盧公連送亦沒有送 還不住的直暴怒下人們 說大概你們全都瞎了吧 明明不是這個人 你們帶着我滿街上胡認 別的事情可以粗心 這個事還許錯的嗎 真正混賬 甚麼東西 下人們聽着有點窩心 無奈又不敢跟主人還嘴 只好曲着心認個錯兒吧 誰讓吃着稀的 拿着乾的 人家說什麼就得算什麼 從這天起 小姐越發不起床啦 起初不過不吃飯 這一來爽得連茶亦一口不喝了 一天到晚 睡醒了就哭 哭完了就睡 她一翻身就咳聲嘆氣 再不然她就閉着眼睛哼 哼（像這樣的姑娘多養幾個 別的不說 作父母的准得多活幾年） 如是就這麼十幾天 小姐真就熬煎死啦 把老倆口子心疼的要命 心想就這麼一個女兒 而今竟自拋了雙親 我們

還有什麼活頭呢 當下越想越難過 哭了一個死去活來 無奈人是已經死啦 不論說什麼地是不能再活了 只得用衾單(朦朧被)把屍身蓋好 趕緊打發人去辦棺才 辦來成殮好了 以備定日發喪 不提盧宅忙合白事 單說張生自被盧公湊出來之後 心裏懊悔的了不得 這天在旅社中悶悶無聊 吃完晚飯 坐着沒事 又因為現在各處打仗 本地實行戒嚴 每到夜裏十二點鐘以後 路上就不好行走啦 再加上各地大水滔天 今年比往年格外的奇冷 所以早的就鑽被窩睡覺啦 忽然夜得一夢 (太蘇煩啦) 奇恐非常 彷彿一個人正然發悶 見小姐獨自走進房門 望着張生說 此次上我們那兒去的 當真是你嗎 按原文說是(此次下願者果君耶)張生在夢中說道不錯不錯 小生在府上坐了半天 人嫌狗不理的 我亦覺着沒有意思 所以我就回來啦 直頂現在 鬧的我進退無路 故爾在這塊死守 今天不意小姐到此 使我了却夙願 假如始終不見面 叫小生剖腹亦無以自明 噯呀卿哪 你怎麼那天不見我呢 小姐說 非也 前者屈降光臨 妾已隔窗偷視 實因年貌大錯 不敢冒認爲君 家父雖然對我說明 究屬不敢想信 想着你應該到現在成了個老外 (老僕)怎麼又會改了小生了呢 因爲這節關係 妾遂憂憤而死 話已說明 煩君先到一盪土地神祠 張生一聽 說這話怎講 小姐說 不爲別的 請你快到土地廟招領我的魂靈 還可以復活 稍一延遲 可就無濟於事啦 張生聽說小姐又死啦 猶如刀割心頭的一般 說 卿啊 鬧了半天 你 你 你敢情又死啦 說罷伸手往前一撲 不想用力過猛 立刻枕頭亦掉啦 被窩亦散啦 夜壺亦兩半兒啦 登時驚醒 覺得目眩神馳 回想夢中所說 言猶在耳 暗想既是前夢都成事實 這次

還會不靈驗嗎 亦別管是真是假 亦得照着真事辦去 盧家雖然不大作情 事已至此 可亦就說不及啦 爲什麼應當說什麼 很不必要那些虛體面 只是作夢既在夜間 當時去叫門未免有點粗魯 要是等到天明再去 又恐遲則無濟 再者盧公亦沒提小姐一個字 冒然間可怎麼說呢 爲了半天難 還是去的爲是 盧家果然要死了一個小姐 那就無須再犯猶疑 想罷趕緊穿上衣服 直奔盧宅查探 比及來到方近一問 果有小姐死了兩天（按原文說是 果有亡女二日矣 這個有字必須要用 因爲盧公沒提小姐 而今從那裏說起來呢 無論死與不死 怎麼知道人家有小姐 必得加上個有字 纔彷彿臨時現打聽的 足見聊齋的筆墨 沒有一處不精細 惟前文內有 乃託遊遨遇生於野 可沒叙明是怎麼認識 故此我纔添了個下人當作眼綫 不然文話可以言 用白話說 可就不完全了） 張生一聽 知道這件事決不假也 亦不管什麼是過的着與過不着 從門口外頭哭着往裏跑 說小姐呀 我那有靈有聖的小姐呀 我那可人疼的小姐呀 哦哈哈哈哈哈（這可是哭哪） 好比探喪似的 一直哭到小姐臥室 原文說（生大慟 進而弔諸其室） 可並非小姐住房屋內 再說弔字不過是祭奠 可與哭進內室不同 且說盧公正然難受 一聽有人來探喪 心裏越發難過啦 以爲必是至近親友萬想不到却是訂約的張生 這個氣就別問有多大啦 要不是他從中夥弄 小姐何至於一命嗚呼 有心當面發作 人是已經死啦 俗語說有錢難買靈前弔 何況人家還望而哭嗎 只得勉強周旋 以盡主客之禮 張生亦不願說別的話 先把夢境告訴盧公 並說初聞小姐警示 尙在疑信參半 今到府上一看 纔知道所夢不虛 既是小姐命我招魂 我想一定有效驗 靈不

靈的雖不敢定 我素知令愛不冤人 請問尊公 土地廟現在何處 我是初次到河北 對於地方全不大認識 您要快快說明 再一耽誤 可就壞啦 盧公見張生說的真切 自然亦就信以為實 說咱們這房後頭就是土地廟 您就快快的辦理吧 張生說 我倒是迷信大家 這路事倒是知道最確 按此事必須親丁跟着 到廟裏大喊三聲 亦不必照着媽媽大全上那樣實作咱們二位 就一同前往 盧公說就是吧 遂把小姐的衣裳抱起 跑到廟裏繞了個灣 嘴裏連連說道 姑娘跟着爹爹走哇 快跟我回家找你媽去呀 張生一聽 敢情他比我把媽媽大全念的還熟 盧公連叫了好幾聲 抱着衣裳往家就跑 一邊兒跑着 嘴裏還不住的叫小名 比及來到小姐寢室 把衣裳往小姐身上一蓋 依然還是僵臥不動 張生心裏非常難過 恐怕當面兒栽跟頭 倘或一個不靈 人家一定得瞞怨無故的叫人家瞎搗鬼 還有什麼臉面出這個門呀 張生一急 伸手愣把衾單揭開 一瞧小姐這個模樣兒 還跟生前差不多(好記想) 趕緊一摸小姐的胸口 盧公說 您可慢打法器 揭衾單本就不像話 怎麼您又上了手啦(冒失鬼) 而今活不活還在兩可 難道說從這兒您就要隨便自由嗎 張生說 不是別的 我摸摸她的胸口 是否還熱 盧公說 人是已經死了兩日了 大概連五臟都快成冰啦 張生說 不能 或者亦許有點熱氣 復又着實的按了一按 心說有邊兒 八成許是要活 這工夫暗暗的就祝告過往神靈 心裏一邊祝告着 嘴裏可是直嚷嚷 說小姐小姐 快醒醒吧 張於旦在這兒候着你啦 盧公此時亦顧不得找碴挑眼啦 只要活了比什麼都強 張生連叫了好幾聲 覺着小姐微然一動 少時嚦子裏咯咯作響 把個盧公可樂壞啦 連說有的有的 居然會有了活動氣啦

就煩先生趕快的叫吧（亦不用飲場）再多叫幾聲就許行啦 張生復又連叫了幾聲 忽見小姐一咧嘴 原文說是（朱櫻半啟 墮痰塊如冰） 可並非由喉中吐出來的 既說是墮 卽是由嘴裏往外掉 張生趕緊用手一接 覺得好像冰核兒一般 盧公闔家 歡喜非常 人人都以爲想不到 趕緊把小姐往榻上一挪（爲什麼必得說往榻上挪呢 因爲小姐已經上過一回床啦） 輕輕扶起 用枕頭一靠 漸漸的可就哼哼出來了 盧公說得啦 小女果然真好啦 總算是夢想不到的事 一問小姐覺着怎麼樣 小姐說 我就是覺得週身累的荒（這是盧小姐說的嗎 不是 作小說的） 盧公見小姐能說話啦 遂對張生說道 暖呀先生哪 您可算得起是救小女兒命的恩公了 這纔把張生請到前廳 立刻要治酒款待 一聲吩咐 廚房裏從這兒就忙起活來啦 盧公說 棺材可叫他們擎手吧 就便作好 可亦別叫他們往這裏搭啦 下人們答應 自去回覆棺材鋪 就聽一陣刀杓亂響 不多一時酒飯來齊 盧公就把張生延之上座 這一回可不同上次啦 酒席筵前又細談家世 才知道張生家裏很闊 外帶着還是繅過（光棍）兒一身 盧公一聽 越發的樂啦 說這麼辦吧 小女既蒙活命之恩 倒不必說你們有約沒約 丟了急的說快的 乾脆把小女許配閣下 不知願否（幹什麼來的呢） 如不嫌寒門鄙陋 卽可擇日成親 張生一聽 趕緊離席 說既承長者鑒愛 萬無推辭之理 惟小姐重還陽世 還不比大病新瘳 說話擇日這就成親 未免透着急一點 盧公說 咳 那有什麼 聊齋的玩藝 熱鬧就得 再者原文內說的是成禮 並非得一定同床共枕 我既說把小女許配了閣下 該着怎麼辦 就請閣下自己斟酌（沒錯兒） 張生見盧公 出言豁達 連聲稱是 趕緊作了一

揖說小婿多謝老大人 只是一切彩禮不便 仍乞寬以時日 容小婿回家置辦齊全 再完花
 燭不遲 盧公說 那又何必哪 按說得還換換八字兒 那一來豈不更麻煩麼嗎（其實張生亦
 萬不能換 兩個少君都入了官途 請想那個年歲還怎麼往上開呀）莫若咱們一言爲定 外帶
 着還不用您費事 說罷咱就拜堂成親 有的是現成房子 愛在那兒住就在那兒住 張生一聽
 盧公這樣甩脆 復又跪倒磕頭 說岳父大人在上 待小婿大禮參拜 盧公趕緊用手摻扶
 說 嗚 那可使不得 我的姑老爺 按說女婿可有半子之勞 我可應當領受 無奈你們是前
 輩子的事 似乎受之不當 說罷復又重新入席 翁婿一同開懷暢飲 盧公又問了問小姐前生
 事蹟 張生照實話又詳細的說了一遍 盧公心說 我纔冤哪 人家既是兩世姻緣 我當的那
 門子叔伯丈人 無如小姐既生在我家 可亦說不上不算啦 霎時酒飯已畢 天已不早啦 當
 晚張生就住在盧宅 所有店裏的東西 亦都不要啦 話說來到第二天 盧公一路緊忙合 把
 喜事上應用的 全都備齊 復又出來見張生 說今天就是吉日良辰 簡直的就行結婚禮吧
 早晚不是一樣嗎 張生心說 這倒省事（整本大套的要學金松 可惜盧小姐并非金玉奴可比
 張生亦決不像莫機）既是岳翁要這麼辦 樂得乎來個痛快的 一個杏仁砸兩半 我是淨去
 一個光人兒 想罷口尊岳父大人 小婿尊命就是 但是過於聊草 未免有愧於心 盧公說
 不必過謙 我算是跟你們認了命啦 說話之間 吉時已到 張生與小姐同拜花堂 所有一切
 禮節 都不必細表 至於兩口子怎樣得意 自然是與尋常夫婦不同嘍 就說小姐死了又活
 活了又死 可亦算是真不容易 張生對小姐所用的工夫 亦算是費盡了苦心 結婚後在岳家

又住了半月 冒然間這天 張生從外邊買了一份新天津報 上邊戴着馮玉祥變態 北京大局的變動（那有這麼回事 這不是瞎編嗎）張生就對盧公說道 現在大局很不平安 再說總在恁這兒住會子 又算是怎麼回子事呢 不如我領着小姐回家吧 一則我的小孩子們亦可以全都放心 二來亦省了我一個人心懸兩地 盧公一聽 自然亦是捨不的小姐 爲難了半天 說這麼辦吧 既是你們兩口子要去 我亦不便攔阻 莫若我同你們一塊兒去（還是要學金松）說罷就收拾行李 親自把小姐送到張宅（亦不知道是坐四輪車呀 還是坐飛艇呢）張生倒是很感激 當時亦沒叫岳父走 不顯眼 一恍就住了半年 這纔命人把盧公送回河北 從此張生跟小姐 是夫恩婦愛 儼然一對小偶 別看張生年歲大 外貌比小姐差不多 不知道的還說張生亦不是從那兒自由來一個女學生啦 過了一年 盧公就死啦（專爲他們這件事來的）雖有小少爺 然而尙未成丁 家裏雖然有錢 苦於沒人經理 盧母又是個老實人 難免就要受人家欺侮 兒子又小 本地的惡霸強豪 亦都乘火打搶 沒多少日子 差點把家業沒弄個精光 張生一瞧 不好 遂把岳母歸在一塊住啦 故原文說（生迎養之 遂家焉）這叫丈母娘當家 嫌出力）記者把書說到此處纔算完

新天津附刊合訂冊



戲遊雜評



△劇談

(東嶽丈人來稿)

記者昨日在中華大舞台觀劇 第一幕係風波亭 岳穆將要直搗黃龍 忽因秦檜通敵 致令全軍瓦解(可嘆) 第二幕曰逼宮慘殺多人 逼死皇后(可恨) 第三幕盜九龍杯 水旱兩路綠林雲集 興高彩烈(可惱) 第四幕二進宮 寡婦孤兒被權奸逼迫(可殺) 第五幕白水起義 光武中興(可喜) 這幾齣戲真算是對景掛畫

△與好戲看的先生們談談

(月樓)

昨有王君 (某洋行之同人) 問記者之友李君曰 薛月樓專好評戲 諧語不休 每日論地評彼 似不憚煩也 此君(指記者) 莫非大戲迷乎 抑專與俗人作對乎 李君素知記者評戲之意 遂代答曰 薛君曾云 北京向有常年評劇各大家 評論俗人之藝優劣 品行如何 一為看戲者得以領略皮簧中之趣味 不至空棄票價 作傻與本難者流 二為俗人改錯就正

加意研究 不失梨園舊曲之本 津羣顧大地 而看戲一般傻子 只知看行頭好壞 臉子黑白 竟不知入戲場果爲看戲 或別有所想耶 薛君因而直筆評論 誰是誰是 希望看戲的先 生們 勿費冤錢 勿作冤鬼 實薛君之願也 閣下(指王君) 之論 豈不甘心作傻子與鬼乎 一笑

△鞞鼓聲中說新明

(老朽)

東北戰爭正烈 津埠以地理關係 當然戒嚴 際此鞞鼓聲緊 租界地內 乃一變爲臨時桃源 所以各地巨紳商北巨宦 泰半遷入租界 於是新明戲院 乃利市三倍 據諸昇平廣和之無人過問 苦樂不均 判若天淵 雖然繞一街之中隔耳 昨承友約 赴新明聽戲 一入場時 適演乾坤圈 此劇原名乾元山金光洞 經蓋老五(蓋叫天)演唱 在圈上大加花頭 乃改今名 趙鴻林前幾年 在津充韓長寶下手 後到滬江 竭力模仿蓋老五 擒孟獲寶蓮燈等戲 念白及脚步 有幾分似處 真實本領 則差多矣 趙美英飾別窰之王寶川 二九之年 具老太婆骨格 唱工真假噪相間爲用 尾聲十分難聽 唱倒板時 喉嚨忽然不受使用 發出怪聲 致令依惜別之薛平貴 笑不可仰 孟小冬扮相漂亮 飾平貴不掛髯口 加以素鍍銀盔 益覺馴馴可人(無怪王擲川不畏寒賤)甘心下嫁下也 至於唱作 視麒麟童等(如窰前窰後漿洗洗一家一家登門叩謝等處)身段簡略 然該伶此劇 竟亦無準譜 白玉崑演過五關 多謂其學三麻子 實則程永龍(號土匪關公)一流耳 孟小冬碰碑 及鬪爲

普通大路貨 唱詞極多 分三段頭段完即打斷頭 以下即改唱元板（譚唱此劇 兩段接連唱下 由慢三眼改快三眼） 花腔極多 至盼兵不到盼子不歸 忽然一提高翻唱 想是關門太低 不適女伶喉嚨歟 碰碎一場 為全劇主眼 唱作極難 該伶竟由耍刀下 此等少頭無尾 戲 老譚從不忽略 謂孟小冬學譚 實在不是 抑聽戲諸公 以為孫老胡琴 非譚派不拉耶 大軸為鐵公鷄 白玉崑 以鴉片鬼的體格 飾張嘉祥 太不相稱 騎馬跑場 滿臺橫躍 下場的飛脚 約一尺高 屈着腿彎着腰 此等不凡的怪物 繁怪海上報界有誅四句之舉（小達子劉漢臣白玉崑楊瑞亭稱戲界四句）陳國瑞為趙鴻林 真刀真槍 為其本能 打來較比 白玉崑尙稱緊湊 然亦江湖賣藝流亞 非老戲班所傳也 最大胆妄為者 魚樵問答 陶洪祥 鄭玉華大唱醉花陰喜遷為出隊子等曲牌 詞句粗俚 板眼不準 自作聰明 任意胡來 皮實 已被糟踏 又想點污崑曲 此等俗伶 真正該死

△評趙美英

（姪姪）

昨天有至平先生投稿 評論趙美英所演過各戲 真是盡情盡理 今日世局驟變 本當止戲落幕擇日開評 無奈記者是個戲迷 且將聳鼓稿起 評一段趙美英吧（若是被趙美英看見 他必然說 這個評戲家 真利害 他竟在四面楚歌的時候 還有心腸評論戲 平日可想而知了） 這話可有點不對 您是個坤角 我是個男子 又怕甚麼呢 趙伶（美英） 演唱探母飾公主 慢板一段 快慢毫無尺寸 全仗孫老元的胡琴捧場 及至下場時 將戲娃子放在肩膀上

搖頭往後臺一嬉 好似土匪一般 奉告諸君 再聽她演唱探母時 請細細的看 方知記者不謬云

△隨便談談

(崑公)

- 一 新明大戲院因在租界地生意尙好
- 二 中國地所有各戲園皆受時局影響多數停演
- 三 中國地各妓院近日多恢復營業因奉軍保護甚週這一般人到甚感激的
- 四 馬連良又鬧一場勞而無功刻已返回北京
- 五 金少梅有在北京因病身死之說
- 六 北京各戲園生意如常但有錢的多已逃走僅只支持營業
- 七 梅蘭芳在東京帝國劇場登臺不久即回京梅郎對日人云我等他們鬧完了回京

△劇談

(月樓)

在光緒末葉 京都四喜徽班中有伶倌沈三元者 善扮演鬚生嗓音嘹亮旋轉圓柔 京門拔譽名擅當時 其最佳之拿手好戲 爲困曹府 劇中情節 乃宋太祖被崔煜馮猛合謀 追殺等意 所幸太祖晝夜逃出 至黃鋒家中避難 一夜未眠 對月長嘆 曲內有數句二黃原板 今日思之 甚覺有味 特將原詞首出 以供願曲諸公研究云 其詞曰 天命未伸人意改 欺吾缺

少棟樑才 忠良反被奸賊害 只落得蚤夜逃禍災 有朝風捲妖魔敗我匡胤手執鋼刀 一個一個 齊把刀開 方趁心懷

△本戲之由來

(月樓)

連台之本戲 原從京都春臺班中發明出者 京都人士 每於暑夏嚴冬氣候冷熱之時 多不肯往戲場作觀劇之消遣 該班老板乃請程玉珊 徐小香諸名伶 及將三國演義 按次列目排成本戲 由桃園結義起首 至麥成歸天爲止 所爲若令嗜曲諸公 冒寒暑而來者也 後三慶班亦排出本綠牡丹 猶哄動一時 自春臺三慶兩班散閉後 而本戲一門演者鮮矣 民國元二年間 有名伶汪笑儂者 本書香子 既入伶界 心尙任俠 嘗搜羅關於世道人心者 輒別樣翻新排成本戲 初演時皆首尾兼全 後因配角程度不齊 所排各戲未能如汪伶之願也 如馬前潑水一齣 據原詞載有祭碼一場 其中戲情自崔氏碰死馬前後 朱買臣命吏役載尸而歸 乃於郊野修一大墓 且立石碣以誌之 上刻七言詩一首 詩云 萬里橋邊一土丘 十年埋骨不埋羞 敬勸今之嫌貧婦 糟糠同輩可到頭 觀汪伶所撰之詩 實窺化今之輕於離婚者 惟今日演馬前潑水者 已失汪伶之真傳 無此祭碼之場 誠可惜也 自汪伶將本戲提起後 諸伶人咸集爭排本戲 欲踐前人之遺蹤 且步汪伶之後塵 用意固良 只惜所排出各本戲 於世道人心毫無關係 僅能博外行喜看熱鬧而已 總而言之 伶伶欲編排本戲 須請兩三名公 搜典尋經 以忠孝節義爲綱 以喜怒哀樂爲目 使雅人觀之張開胸懷 常夫觀之頓覺好惡

方不愧藉舞臺以演說 假衣冠而警世之義云

△安舒元前車可鑑

(月樓)

混令安舒元 前在新明演戲時 很自命不凡 以為糊裏亂唱 將一般看戲的人 都唬逼了 不料將幾位顧家惹惱 潤開大筆 批評不休 安伶始而還強項不服呢 後來可就抱頭鼠竄 逃之夭夭了 據記者想來 安舒元可算是個混伶 作藝的人 原本憑着人緣吃飯 若是不留人緣 只恐怕有些抗不住吧 記者今天特告新明內的伶人們 千萬留點人緣 別跟安伶學 若是傷了人緣 還有甚麼意思嗎 安伶就是個鏡子 都要照照才好

△天津的票房不懂得規矩

(淑石來稿)

北京二簧票房 原是借此消遣 聯絡朋友的所在 雖說關上大門 自己高樂 似乎也應當懂得點規矩 並非教票友跟伶人學那套惡習 不過對於來賓 須和容招待 不藐視人 將來必是勝友如雲了 天津的票房 犯這種習氣的很多 見了來賓 不但滿不招待 尤透出那種討厭的樣子 既是俱樂部 為何又分了界線呢 實令人不解 像這等的票房 可送他一方四字匾額(不憚人事)

△戲曲之外八門

(月樓)

皮簧中以一白 二笑 三念 四唱 五哭 六作 七打 八捧 爲外八門 缺一則不爲完全
藝業 (說白)貴乎清楚滋味 (笑)分真假狂痴 (念)大段白口 應運節頓挫 珠落聯貫
(唱)當分別陰陽腔調 入韻上板 (哭)講哀慟真假 (作工)當化冶規矩 俗不傷雅 (打)講
姿勢 手脚台步 尺寸不亂 (捧)(即勛斗等) 要穩堅平舒 此八門雖伶界中亦不多見 我
津票友中長此八門者 惟王君庚生得之矣 近聞王君受南開學校之聘 任爲舊劇部指導員
如玉君果充是職 將來我津票友中又必新增一班後啓之秀 舊劇當爲之一振云

△趙美英果好耶

(遠川來稿)

趙美英自從學幾齣古裝戲以後 即有些靚誇少年 大捧特捧 又於去年夏間與安伶同演昇平
以來 在一般取其姿色者 均極力贊稱 今津埠女伶中 就算是一個有名的坤角了 若趙伶
者 兩眼帶有春意 動作合嬌 最愛笑場 其對於玩笑戲尙可將就 對於悲苦節烈等戲 亦
總忘不了喜笑 戲耍之媚態殊欠研究 惟其對於唱工各戲 極爲不當 蓋因喉音寬而低 氣
力過短 甚至一句之中 緩氣數次 實在難聽 至少時常丟板掠調 (掠調者 卽是喉音與琴
音不合 稍欠分毫)各毛病 凡是常聽趙伶者 全都知道的 今之捧趙伶者 皆非捧其藝
不過他是個坤角就是了

△臉譜之研究

(月樓)

清代咸豐中 有皖北唐興棟者 性任俠 好飲酒 尤喜滑稽 遨遊四海 就道京師 嘗彈箏狂識 時泣時笑 以古今騷詞豔本 翻而新之 名曰二簧 喬扮化粧 犧牲色相 按五行顏色 紋面彩皮 表示忠奸曲直 險詐邪淫 藉以諷世 非古人爲五色臉也 今扮演狸貓換太子 包公新臉譜 與前譜大異 一知半解之輩 以爲新譜肖似包公 令人發噱 如必以包公面黑爲謬 而包公言談舉動 亦不當拿腔作調矣 總之戲耳 自是真真假假 無所謂短長云

△孟小冬與趙美英之比較

(斧生來稿)

坤伶孟筱冬搭入新明之始 雖云藝業欠於深造 尙演幾齣正經戲曲 惟有趙美英自搭入該院 專以狐媚輕狂態度 勾惹薄倖之青年 色藝本皆不佳 又曾未演何正經戲曲 以孟趙二伶權而比較之 則孟伶誠高一籌矣 然近日孟伶不知作何種心理 (頗與趙伶學開脚)之舉 如前演八十八扯末段加唱閻瑞生一節 並念出數句蘇白 實爲亂扯 大失戲曲規矩 及趙伶演唱寶蟾送酒 忽對小生說句英語 (CHALO) 哈漏 在石頭記中 終未見寶蟾會操英語也 並任意在場糊說亂罵 毫無味可尋 津滬中以聽戲爲看戲非謬言也 專以色相爲戲 蓋不論戲情爲何如耳 真令人厭甚

△今年天津的貓皮必賤

(月樓)

皮貨是缺者爲貴 多者價賤 記者可是個皮貨中的外行 據我想 今年本津的貓皮 應當得

賤 這話從河處說起呢 你看 新明大戲院門口 大書狸貓換太子五個字 記者道：涼過去的 差不多天天看見這五個大字 掛在門前 按宋朝李宸妃分娩太子時 劉妃郭槐等 將狸貓活剝了皮 寧說宸妃產孽妖物 與國家不祥 等等情節 看戲人都知道 不必記者細說 你想剝一回貓 必剝一張皮 如今新明戲院 天天演狸貓換太子 豈不是天天剝貓皮嗎 所以 貓皮太多嘆 還能不賤嗎 哈哈

△評 戲

(月樓)

評戲一門 必出自素有戲曲深奧之智識 及經驗者之手 方不致有批評之謬也 且評戲如評花然 必須由根而至幹 而至枝 而至葉 而至花 既至蕊焉 非一知半解者 所能爲也 京中評戲大家 首推紅豆館主 次而喬君蓋臣 及聽花館主 僅三人耳 此三君素飽戲曲之學 尤克深求精奧 文武崑亂 無一不曉 所以握管城 鷄鶴立見 斯是記者生平所欽佩者 迥不似津門好評論戲曲諸人之可比 專能捧場 不辨優劣 攘臂不慚 自以爲周郎復出 願曲有素 如深究之 則不過目瞠瞠 不敢辯也 此等人 只可以不學無術論之 雖然 津中著名票友 王君直 與王庚生二公 亦評戲之老手 惜喜作稻生 不輕披露 以教後學 殊屬憾事

△投稿捧孟筱冬者即是害孟筱冬

(月樓)

坤伶孟筱冬 自搭人新明 全仗孫老胡琴捧場 自己歲數年青 及行頭新鮮而已 所演各戲 本無可評論之價值 近又加入大堆 猶失專工之身分 其一 台步手脚 如在桎梏之中 箕箕踞踞 不敢邁步 其二 每唱緊板 不讓氣口 直如老僧敲魚 諷誦經文 一字一板 不懂閃板之俏頭 所以記者不欲評也 無如投稿捧孟小冬者 糊說亂捧 意在必登究不 知如此捧法 終遭白眼 直似抱薪救火者流 又何足論耳 記者不敏 惟勸諸公少來投稿 專捧坤角 則記者自然格筆高調 何暇與一坤伶致氣哉 否則捧之越高 而評之越重 豈非捧孟伶 而反害孟伶乎 喝喝

△戲曲亦社會教育之一項

(昆吾來稿)

民國元年間 有蔡君如楷 攝直隸提學使篆 整頓學務外 復邀汪笑儂 薛月樓先生等 成立戲曲改良社 招生研究戲曲之學 意在移風易俗 以爲社會改良之助 同時名伶李吉瑞 又創辦正樂育化會 禁演淫浪各戲計三十六齣 彼時坤伶金月梅張桂林等 頗具熱心 首倡新戲 改編俚詞 疊演新聲 自蔡君薦職後 戲曲改良之舉 從而退化矣 昨貴報所載趙美英跳舞一節 誠治容誨淫者流 有傷風化 引誘青年 筆誅之下 大快心胸 惟不知趙伶能改過否

△滿不懂

(月樓)

昨天接到一封趙美英的信 下邊書名是（滿不懂） 三字 按這類匿名綽號的投稿 本報前已聲明 一概不登 惟對於這位（滿不懂）來的信 記者越看越笑 莫若將原信登出來 給大家添段笑話 倒也不錯（原文） 貴報大主筆鑒 據你們記者說 趙姜英玩藝不好 就會要賤 俺看着倒是傻好的 俺自從來到天津 專愛看坤角 多們好的男角 也沒有坤角有用 看戲不是看熱鬧麼 幹嘛 非要講究腔調板眼呢 一個人戴一付眼鏡子 你說不好不行 俺偏說他好極啦 你們記者說的那些話 俺是滿不懂 請你日後捧捧他（指趙美英） 俺親身到報館裏 給你老磕頭道謝 俺的別號叫（滿不懂） 你可要記住了 哈哈哈哈哈

△一把大鑷子

（月樓）

今日戲評的題目 是（一把大新鑷子） 甚麼叫大新鑷子呢 在內行話中 詞句不通 字眼不明 除去（吃栗子外） 都得給他鑷出來 那叫作鑷子 記者本來有一把大鑷子 現在因為法租界又開了一座天豐舞臺 搭班的那些男坤角色 記者早已就想用鑷子 望外拗他們 現今他們既然來了 我才打了一把新鑷子 勿論男坤角色 一字一板的 給他們望外拗 我想大凡作藝的人 都是自覺着不錯 我敢說 他們（指戲子說） 都是欺負外行 只怕有了這把新鑷子 你們戲子們 都要小心小心 也省得栽了筋斗（踏險槍） 那就晚了

△南北戰事中偉人之作劇

（址岩來稿）

齊燮元武力拒盧	打崑山	盧永祥敗走日本	逃國
吳玉帥督兵血戰	山海關	張作霖進關入京	取城都
馮玉祥倒戈進京	紅通宮	曹錕統下野無路	困城
胡景翼領兵南下	取洛陽	國民軍擁段出山	請太公

△天豐舞臺觀戲

(月樓)

昨午餐後 散步法租界中 偶遇友人因而同到天豐舞台 遂看戲以作消遣 該園係萬國電影舊址 地勢台勢均不寬闊 演唱戲不過將就而已 方入座早有最討厭那些賣瓜子及糖之人 硬索銅子 不買不行 記者因以消遣為先題 只得強買兩包 不暇與之論也 開場帽兒戲 乃大賜福 山海關等戲 無可評者 後即劉永奎登場 演唱馬鞍山 截頭去尾 一直的馬前 (戲班以敷衍了事 為馬前) 且腔調粗野 毫無滋味 後即小愛茹 演唱秦腔教子 該伶唱兩句梆子 似比二簧實受 只是作工太厭 直如刁悍之婦 自打自撞 大失王春娥玉潔冰霜之本色 大軸為七歲紅之三雅園 雖說是外江派 上下手打的甚合套子 無甚可論者 後因大風驟起 遂歸家云

△黎園特訊

(北鄉黎愚投稿)

北京中華大舞臺 慣演逼宮 其作戲角色 於是劇亦精益求精 愈演愈熟 誠為第一拿手好

戲 無如是劇每一出場 必使台下一般看客 極不歡心 因其情節太劣 目不忍睹 發了無限悲境 結果後台中角色團體 亦必因意見不合 卒於決裂 自去歲重新成班 對逼宮一劇 鑒於極不迎合社會心理 認爲無存留之餘地 故遂通知全城同業 禁止再演 並捉放曹徐母罵曹擊鼓罵曹等劇 同在取締 因之三國志舊戲 無形中就算廢除了 不意上月二十三日 該舞臺正在觀客滿堂 興高采烈之際 忽見變更戲目 台上又演令人厭惡之白逼宮矣 據是劇開禁重演之原因 乃因開班角色 仍有慣演逼宮專門份子 故於他種戲劇 素無研究 演之自不成熟 自逼宮等戲禁止開演以來 彼輩英雄 已無用武之地 惟恐從此名落孫山 早已不甚高興 朝夕思索 仍不出黔驢舊技 以圖振振名聲 不得已故不通知後台老板 擅行開禁 重默逼宮之特色 好戲耳 其同班名伶 以此種行爲殊屬違反公約 不乏反對份子 結果一台好戲 又行攪散矣 現聞該舞臺 重又特約南北馳名 劇界泰斗 聲譽最著之優伶多人 陸續到京 擇吉登場 想屆時開鑼獻技 必有一番熱鬧也 按著者心理 希望該台伶人 以後萬別再演 不忠不義的強盜戲才好云云

△隨便談談

(月樓)

跳舞之戲 從古有之 或美女耽雙雙翩翔於氍毹之上 或壯士耽舞於燕堂之下 誠高雅樂事也 晚近歐美人士 咸重跳舞遊戲 並佐之以鋼琴 猶足令人眼花瞭亂 近有梨園伶倌 亦於中國古劇中 竟將跳舞加入戲內 如演狸貓換太子 包公夜探陰曹 與寇承御履山一節

以一黑臉老包 而伴一嬌嬌娜娜之美女珊瑚同舞 毫無趣味 直似瘋鬼妖婦月下爭食 而一般盲目聾耳之看戲者 高聲喝采 贊美不已 實令人捧腹作吐 考泰西男女合舞 多出夫婦朋友之間 今包公與寇宮人 既非朋友 又非夫婦 而竟同舞於風前月下 似失包公當年之身分 猶污寇女救主之忠 記者願將狸貓換太子之名 改爲老包跳舞 則舊樣翻新 名實相符 如何如何

△孟小冬攢鍋

(月樓)

戲班裏內行話 以好角加入本戲爲攢鍋 又爲歸大堆 按坤伶孟小冬 自搭上新明大戲院頗很以專工鬚生自居 又因爲有許多不開眼的人 一路捧場 孫老元用胡琴那麼一托 孟伶有自命不凡的意思 不想日子久了 該伶可就將外江派坯子 露出來了 如今也歸了大堆 唱開了狸貓換太子 七擒孟獲啦 真正的名伶絕不攢鍋 有一宗反串的戲 本來就是開脚(戲班起哄 爲開脚) 如今又加上這些個雜糅戲 更失去當年皮簧的規矩 孟伶這們一攢鍋 可以送他個別號 三字(小篋子)

△談戲

(月樓)

平貴別窰這齣戲 原本是小生的專工 當年黃小香 王仙槎 路寶芬等名伶 扮演此戲 很得薛平貴先日之精神 至臨別王寶川那一場 作得纏綿難捨 那種情形 令人觀之凄慘生感

自從黃玉諸伶等作古以後，此戲無人演唱。如今不知經何伶傳出，竟將小生改爲武生，詞句俚俗，令人難解。如「上場引子」原詞是「戢上簪纓似硃紅」，今詞是「頭戴金盔一點紅」；記者講不上來。至於「臨別王三姐一場」，有句「搖板」原詞是「英雄氣短古由來」，今詞是「你苦苦留我爲何來」；他們只管押上（懷來）的韻，可就不顧戲詞有講沒講。所以今日的二簧調，實不如老識家曲多多了，可發一笑。

△天津票友名譽越鬧越低

（月樓）

昨日早午記者方走至玉壺春春茶社前，偶跟孟伶（△冬）相識的一位朋友談及前次英租界宅堂會，其中有位票友大了一切。凡經伊手串來的各角色，均開的錢份不足，甚至於有事後過了四五天才給錢的。惹的那些作藝的戲子，背地裏糊說起來，記者立時駁辯。天津票友們都是純粹玩票，借台過癮。我（記者）想斷乎沒有此事。今日記者登入雜評，敬勸我們票友先生們，日後對於伶人那方面，自重些名譽才好。

△趙美英

（至平來稿）

現在新明大戲院演唱的坤伶趙美英，唱工真假腔全有，並且有不搭調的地方，忽高忽低，很是難聽。念白也太儂，惟身段尙有不錯的地方。他無論演什麼戲，莫有不嬉皮笑臉的時候。實在有點不沉重。記者前天看他的七擒孟獲，跳舞一場，竟穿一件短短的外國舞衣，上半截

露着半個身子 低下穿着一件極短的褲衩 按這種衣服 實不應穿在中國戲場的上邊 因我國尚未開通到如此地步 並且還有致扮孟獲的趙鴻林拿手攪着他腰跳的那麼一手 令人看着實在肉麻 可是他的臉上 像沒事人一樣 所以引的一般顧客怪聲百出 按美英的聰明本不弱 倘把以上的這幾種壞習氣改一改 循規蹈矩的往好處唱 終久比這時候的聲價總要高幾倍 今天記者以這幾句話勸你 可不知你以記者的這幾句話爲怎麼樣

△戲迷

(月樓)

我國自改造共和以來 人民平等 無貴無賤 那一般唱戲的伶人 因之也高了聲價 長了行市 號稱戲迷的先生們 也因之飽嗜戲中的滋味 然而戲迷兩個字 其中又有許多的分別 每日不離戲園 行動坐臥 口中嗚嗚咽咽 唱個不休 不但不知板眼 也不知好壞 專看熱鬧 人云亦云 那叫(傻戲迷) 專看行頭 好捧坤角 論腔說調 假充內行 那叫(痴戲迷) 吹打拉彈 六場通頭 吹毛求疵 研究皮簧 不務正業 遊手好閑 那叫(老戲迷) 聽的不少 會的不多 似是而非 假充姥姥 專能抬槓 究沒實受 楞講派頭 不知身分 那叫(泡戲迷) 青年屢學 加入票房 荒腔走板 高興人捧 那叫(小戲迷) 投稿捧角 被棄不登 要想筆戰 人家不理 甘自生氣 打不起來 那叫(報戲迷)

△鎮江甘露寺

(直筆來稿)

現在戲館 多借本戲 號招座客 奈知識卑鄙 以致笑柄百出 近來新明戲院 排演鎮江甘露寺 內中情節爲甘露寺回荊州蘆花蕩唱法則大加篡改 爰將前日所見錄後 伶界頭腦簡單 於是可見一斑 第一幕爲張遼閱兵 校場演操 爲新排本戲必有的場子 (如擒孟獲燒向帥等) 未免太俗 趙鴻林演靠把戲 手脚姿式 無可取者 黏假鬚 改良靠 益見小氣難看 張遼時時目注台下 態度輕薄 蓋當時坤伶小愛茹馬鳳蘭在焉 趙伶受京滬輿論攻擊 幾離立足 即作此病 充韓長寶下手時代 決不敢如此 飽暖淫慾 吾於是益信 陳俊亭善翻筋斗 在紅臉戲中 飾馬童極見火熾 今以之飾太史慈 一味混濁 實不相稱 諸葛夜觀天相 場上電燈悉滅 白幔書雲 裝電燈爲星 時明時暗 表示星將墜 孔明身段 反不能見 張少甫飾孔明 張伶文武老生 身段念白 較白玉崑王滙川輩 可稱庸中佼佼 劉病琦故 魯肅討荊州 飾子敬者 爲白玉崑硬裏子 文武崑亂不擋的陶洪祥 此公大約未給祖師爺磕頭 裝什麼不像什麼 又加以一條左喉嚨所演各戲 極其高明 記者實不敢妄讀一詞 甘夫人故後 場上設靈堂 有英氣猶存 典型尙在 等匾額 嗚呼佈景 劉備爲孟小冬飾 此劇非其本學 臨時串演 無甚稱采 此所以本戲爲真正願曲家所不取也 不過供婦人孺子看熱鬧而已 過江招親 劉均卿飾趙雲 劉伶原名小三元 習老生 後以倒倉改爲武生 海派流毒傳染甚深 大耍腰腿 竭力討好 反令觀者不寒而慄 工夫之純 成績之壞 當以此君爲最 白玉崑服飾闊綽 極似暴發戶 飾老喬玄爲該伶拿手之作 進宮一場 大唱跑城 與院子跑場 鬚臂齊搖 居然梆子腔所演的南天門 最末院子撲虎滾堂 老生高吊毛翻過

殊不知愈賣弄精神 離題愈遠 自命不凡的鄭玉華 與陶紅祥爲左輔右弼 當此老旦缺乏之際 乃反串吳國太 以誇示儕輩 二簧元板 似欲學龔處 唱西皮依然老生 做作太過 身段有似花旦 迴荊州一齣 原有二簧脚本 並且比較梆子腔詞句典雅 穿場緊湊 並無劉備跪宮 郡主撒潑不合身分等情節 奈該伶等 學識簡陋 太不開眼 竟完全抄襲梆子腔 只逃江邊時 場上多一木板 表示船的側面而已 尤可笑者 諸葛見久別的主公 遠道歸來 不敢欠身 玄德夫婦 由水中步行立在船後 此等碍事佈景 不如沒有 反覺近理 別宮一場 乃孫夫人別吳國太 今竟加上喬閣老孫仲謀劉玄德等 同唱五音連彈 熱鬧非常 此場事實是否公開 姑且不論 那就唱法說 已俗不可耐矣 蘆花蕩唱法有二 通體崑牌 身段繁雜 爲大面重頭戲 稱大蘆花蕩 目前能演者 尙和玉錢金福二人而已 此外有小蘆花蕩 唱西皮主要身段 爲走邊一場 前侯喜瑞在大羅天所演者是也 怪物白玉崑亦演是劇 既非崑又非亂 不知是從那位高明師傅學來的 胡耒一氣 請問這個玩藝 亦通大路麼 此劇的張桓侯 穿打衣戰裙 且可袒胸 可是身體魁偉的才順眼 白伶頭大如蒜 腰曲若蝦 實不敢恭維 張翼德念白中 有(豹頭環眼)句 不如改念(蒜頭鼠眼蝦米腰) 則名實相符矣 質之曾見該伶該劇諸公 以爲如何 最不可解者 此劇命名美人計 甘露寺 迴荊州 即最時髦的鴛鴦招親 均無不可 何以甘露寺上 冠以鎮江二字 實在累贅令人費解 表示有地理知識耶 抑會乘滬寧火車借此誇示於衆耶 寄語該伶等 胸無點墨 不要胡亂用字 欲眩人耳目 還是唱唱閻瑞生換太子吧 此等古劇 唱的雖少 識者尙多 萬別輕動 貽笑大

方



藝林文苑

△燈下有感

(古愚來稿)

口占

千古罪案無可疑 軍馬喧赫入關時 民國初造翻附屬 江山猶舊改曆移

其二

氣吞河山志亦堅 無奈時勢已不堪 岳得義士關得主 將軍一手擎天難

△觀馮軍反京有感

(張俊銘來稿)

昔日同心起義兵 無端反覆自相征 莫道凶頑無惡果 幾家奸佞得善終

△時事吟 仿千家詩

(呂育之)

畢竟京津戰鬪中 風光不與他時同 接不砲火無窮赤 映日旌旂別樣紅

△其二

刀兵四起亂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太平何處有 英俄租界樂安村

△讀宋則久先生演說（狗嘴吐不出象牙）之感文（華月樓）

嘗聞牙爲百骨之餘 又爲定音之器 有人而無牙是爲蠢賊 有牙而無人是爲行尸 況牙出於人 而反出諸狗 狗牙多辯 而反出於人 故狗牙與象牙固不可并日語也 夫象之爲物也 體巨堅實 忠信不改 遇羣獸而不驚 臨大敵而不懼 視肖小如草芥 觀大地若蒙茸 豈獨鎮獸除狼 猶能佐興國土 狗則不然 吠而不囓 因人獵兔 無常反復 歲老益混 不以公論爲先 只知舐勝噬敗 幫信幫鴉 直同宋女東西 倒行逆施 正如兩歧南北 是以狗口豈能吐出象牙哉 今觀馮氏之爲人狗也 而幫狗不馴者尤也 非非是是 何有短長乎 藉曰非狗 何出聲不類人語 藉曰匪尤 何前倨而後奉躬 殆非作俑傷形 爲風潮之儼草 損德忘本 勒身後之罵名 或謂將兵之將 必有大變驚人 爲何盟誓之刑 而不反對是舉 夫思張羅之下 鸚雀難逃 覆巢之傾 豈有完卵 僅以暗算無常 突行白宮之困 竊喜金牌有效 破退黃龍之捷 約尤在耳 人豈亡心 上帝有靈 地獄無愧 尙有佞者曰 馮氏遵守十誡 孰非假義欺人 倒戈三逐 孰非傷天害理 及乎宋楚人平 春秋貶誅不法 兼或南北休戰 中國豈能清平 惟恨丑印負心 眞爲老而不死 徒自偷鈴掩耳 雖駁公斷之明 先生休矣 就木有日矣 但流芳聲 何須祖獲 噫嘻噫嘻 何如何如

△今之中國

（渤海隱士天良藪來稿）

吾中國 起內亂 倏忽間 十三年 爾構兵 我整艦 彼齊隊 此思叛 先詒列強之譏笑
 繼之小民受塗炭 提起來 真可嘆 旱澇而饑饉 兵荒而馬亂 回億想 癸亥年 曹銀上台
 原從馮王勸 吳佩孚盡力東征西討南北戰 查其心術乃是除暴安良宇宙間 不憶今秋盧何稱
 兵西南 東北大軍乘機爲難 幸經吳使智勇雙全 飭令各省決意與之死戰 於是江蘇方始保
 安 繼續出師喜熱山海關 馮王憤勇主戰軍前 中國統一不時將實現 那知反復小人喪良從
 奸 竟以私仇報復軍前 賣主求榮千古風傳 吳使無法歸南 東北勝軍先後入關 羣小則爭
 先幹旋 張帥心有明鑑 圍解恢復二十三師 督理省長立時就換 自經悔悟淚不乾 然亦天
 理循環 今日執政是老段 奉身跡跡四方普徧 長江一帶烽火狼煙 吳齊聲明護法維憲 鼎
 時之勢難免干戈不再見 天災人禍相演 列強瓜分是大患 嘆我無辜小民何時脫難 鄙人焚
 香禱祝跪佛前 懇求別再搗亂 余雖冷語大言 亦是苦口婆心相勸 當局倘不以言爲河漢
 中國稱雄五洲億萬斯年

△時事新韻對

(許枕青來稿)

爭對戰 惡對凶 屠殺對交鋒 砲兵對鑿武 離析對分崩 鎗拍拍 砲轟轟 血雨對腥風
 烟迷天日暗 血染戰袍紅 豈是捐軀拚國難 只爲利己起私爭 昔日江南 曾見煙塵漫瀆滬
 今朝冀北 又看馬戎滿津京
 悲對泣 怕對驚 慘色對愁容 風發對露宿 戴月對披星 家已破 室皆空 苦調對悲聲

兵凶同猛虎 民散似哀鴻 主僕流離忘貴賤 弟兄分散各西東
禍起蕭牆 幾載中原變亂 愁深溥海 何年宇宙慶昇平

△中國佞人賦

(姚醫士方顯來稿)

師遵翠嬴莽操兮 不事仲尼孟軻 守來侯元禮法兮 徐杜好生不德 釋之定國重生兮 未必似我之轍 晉之衍唐之杞兮 與吾一流如何 三叔我之好友兮 四凶吾之良朋 冀卓侍我有舊兮 嵩檜賜吾不薄 祖申商宗韓非兮 守道楊朱墨翟 向艦悅我之談兮 盜賊服我之說 呂惠卿若不死兮 我與爭其雌雄 太宰嚭迭邀我兮 趙高與吾雷同 一逢麟鳳雛虞兮 即時化爲猿梟 無意見芳遇蘭兮 頃刻變成稿茅 天朗氣清我視兮 霎時不辨西東 如鑑似鏡之水兮 吾觀混濁不清 被離目唐泉眼兮 未必如我識誠 釋迦之慧若在兮 吾自較之不明 先哲云大奸似忠 大詐似信 漁目混珠 穢硤亂玉 此之謂也 矧夫脚氣類乎傷寒 中暑類乎熱病 陽症似陰 陰症似陽 愚而自用 上小堯舜孔孟 下眇蘇柳歐韓 剛復不遜 自用太過 屈子曰 翠羽爲重 千鈞爲輕 黃鐘毀滅 瓦釜雷鳴 賢愚千載 智慮一宗 何必傾櫟之材 罔自尊大 豈能樗朽之本 獨作聰明 傷心哉 世時已也 未知誰是也歟 噫嘻 不賜也矣

△戰聲悲感

(仿秋聲賦)

(曉霞來稿)

誰謂今年勝去年 和平仍是口頭禪 難將隻手匡危局 空有雄懷挽逝川 纔見腥風消冀北
 又看血雨洒河南 綢繆國事何堪問 話到傷心淚暗潛 天教災禍逼中原 誰謂今年勝去年
 護憲已成新政府 摧殘又到舊河山 紛紛箕豆相煎急 擾擾干戈欲定難 半壁金甌全破碎
 不知家國仗誰肩 屈指詔光屢變遷 天災人禍尙蟬聯 正殷國難兼家難 誰謂今年勝去年
 壁掃塵黔遭劫苦 財空業盡得生難 嗷嗷鴻雁漫郊野 一幅流圖未忍看 滿天風雪自漫漫
 念到危局甚惘然 政客陰謀端爲利 偉人長策盡爭權 何分後進從先進 誰謂今年勝去年
 舉世滔滔皆醉夢 直教國憲等蹄筌 南北何時息燧烟 立將軍閥盡推翻 人成用節恢元氣
 國庶民安歇仔肩 光我中華新歷史 同他歐美舊民權 依然只作非非想 誰謂今年勝去年



△時事牢騷語

(北京孟彰飛來稿)

民國修造十三年 連個地基沒弄完 蓋房先從地脚起 沙土修樓亦枉然 合盤出讓隆裕后
 拆房元勳孫中山 雖說中山國家柱 廣州城裏塌了天 區區百里弄不轉 遑論全國碧石安

包辦工師若干位 那位能够統籌盤 工師不能合了隴 這個圖樣怎麼編 各樣新政全後話
最要統一是一富先 那知各位私心重 連年用兵爭地盤 民智原同沙土地 楞蓋洋樓實透懸
你估東北我估南 他吃辣來我吃酸 國家主人四萬萬 竟當私產一樣般 原來地基沒砸好
偏爲圖樣起爭端 一說最好修宮院 一說平房頂舒坦 一說洋樓層十段 又得空氣又上天
一說最好全不辦 誰別管誰多自然 說着說着急了眼 你拋瓦片我砍磚 武力統一未嘗錯
和平兩字可推翻 和平統一民素願 純心爲公恐怕難 我非有心當禍首 人民程度在眼前
國家紀綱如糞土 貪賤賣國是奉官 看見大洋藍了眼 發揮慾望沒有邊 全國總統祇一位
想竊大位有若干 督軍祇有念多個 想督軍的成了千 部下小卒三百五 少不如意敢翻船
人人越級思僥倖 小民塗炭緊相連 這般反叛砲不打 那日得着太平年 養兵原爲觀外侮
人民反成倒霽丸 兵丁一過市井墟 殺燒姦掠劫個乾 見了小民兇加甚 持槍行搶平常飯
平常不把軍規練 胆大妄爲運大煙 忽列車來一連 望着洋人就拐灣 不信你到天津站
馬上管保了了然 七八洋兵實領彈 三十秒鐘給你限 旅長團長成打數 小兵不知有若干
當時洋爺發了令 那個下來斃車前 趕緊縮頭蹲下去 手是發顫汗斑斑 你猜丘八怎麼樣
臉如白紙面而靛 鷄反痘疸自背延 其實你們整一萬 一千抵一用不完 不必找死寶了天
個個丘八如此想 丟人現眼有多難 再說神聖參衆院 被選原來有本錢 摟回原本還想賺 無非故意南北轍 你吃饅頭我吃飯

他要淡的我偏鹹 七嘴八舌竟搗亂 何曾想到小民間 倘或有人大拍案 厲聲裂目大發言
 我今一定要吃面 那人多說斬門前 您猜所謂議員者 管保縮首端了肩 口口聲聲說遵命
 從此不敢找麻煩 奴隸性成不要臉 沒人鎮壓心不甘 我亦國民一份子 並非自棄說苛言
 再說教育全國命 地位清高潔而廉 君子不黨先聖訓 而今亦在政渦旋 其實忘却身分位
 不合則去有何難 偏偏利用學生隊 傾軋排擠設陰奸 成年論月不上課 藉着索薪誤青年
 結黨把持爭飯碗 恨不亦弄上將銜 青年學子少自愛 拋棄學業當政團 耗財廢學光陰過
 自命先覺異邪傳 歷來邪說甚猛獸 爲何自人鬼門關 將來亦係一家主 妾淫放蕩尙率先
 女生更是無廉恥 自由戀愛亂結緣 將來亦係一家主 深望身爲家長者 管教務必嚴加嚴
 亡國敗家此來源 縱然知道英合漢 不够人格有何顏 十居七八膠皮圈 日不識丁不會算
 什麼專制又平生 不辱祖宗是先端 普及教育更缺欠 恨不街上險老袁 生計艱難貧而困
 提起實業更茫然 整大游手往下混 恨不街上險老袁 不分晝夜擾治安 老幼挨餓淚不乾
 十分逼的無可奈 來根繩套反陰間 有的入夥行劫搶 有的入了一狠人了險 有的入了乞丐隊
 沿街乞討請人憐 有的無能受凍餓 奄奄一息溝壑填 父母妻子眼穿望 那知早入地裏邊
 三五塊錢賣條命 頃刻之間變肉山 妻子離散吃飯難 民國主人儘菜色 血流成河腥冲天
 祇爲嚼嚼圈眼前 民國幸福真叫好 以民號召說政見 原來全是欺人談
 哀哉偉人全不管 大概個個沒心肝 亦非揣測瞎武斷 個個巨頭有人要
 民國病根我來講 誰保不差一二三 已竟偷看十三年

起伏和戰受人撥 乘風縱火使小扇 那能教你享平安 有時賣你鎗合砲 有時賣你兩條船
沒有洋錢我借款 另用消息把事煽 不是某某要失敗 就是某某著先鞭 或是某方已調動
或是某方已動員 弄假成真煽出事 若干性命化成煙 不會放砲我替幹 既銷軍火又得錢
打的精疲力將盡 他却出來裝伸連 反說武力不足恃 諸事須依民意言 民意民意弄個亂
不辨東北不知南 使你處處狼烟起 遍地是火着不完 反對武力剛剛過 再按前注往回翻
既然和的再分散 漸漸槍砲向起端 蟲動政府須有力 兩邊打的直趨勁 你並不弱何必怯
趕緊準備別遲延 暗地又把鎗砲送 得利不下百萬千 還把中立往外宣 他却在旁笑個歡
隨完隨賣隨算錢 忽和忽離互相控 全對全錯隨時變 祇因帝國難吃飯 其實當局真混蛋
幹了七開的跟咱 咱家不和人心顛 爲他做個榜樣觀 愈亂愈好愈欣然 以後維持有點難
那位要說共和好 何妨看看支那邊 所以使你亂加亂 偏有馮軍反了漢 破你偷常人心散
淘淘澎湃似狂濶 最近事實吳玉帥 眼見統一八九邊 重放星火虎狼猴 向來斬草不徹底
盜國綁票是政見 標出和平把人冤 從此成局解了扣 教你共和大共和 迷頭迷腦不見天
窮無歸路他保全 自然從中弄又子 趕上機會放他還 再遣民國已三番 硬說接着辛亥演
死人耗財全不算 平安沒事須千年 衆星捧月擔老段 要問以後怎麼樣 我亦不便再多言
中間一段滿算完 這種說法真巧妙 花樣翻新真稀罕 人格喪盡跑西山 害人不成害了已
萬總歸一說馬二 不該成心破了盤 從此中國多了事 世間那有這宗事 你早走了國早安
戰品奉上物繳還 被逼無奈回家轉 反說情願棄兵權

沽名釣譽假慈善 無恥似我亦赧然 陷害忠良是秦檜 忘恩負義呂奉先 真正地道小人見
 罵名千載臭萬年 說了歸期人遭難 亦許定數不非凡 不過反覆似鬧汗 我生今世有多冤
 反回頭來強顏笑 不必悲觀又悲觀 眞望合肥段執政 用人公平不以偏 最好段吳携了手
 彼此相助理萬端 說起于玉真好漢 向不怕死不愛錢 居心坦蕩家國棟 打起仗來身率先
 責任重大何輕率 爲國捐軀主義堅 只此一端全咋舌 那位軍閥敢一般 勇敢有爲惹人忌
 功敗垂成有根源 但是功敗不爲辱 英武忠烈萬古傳 既已成名更須勉 不必灰心淡淡然
 經番波折亦倒好 用人不當受了冤 閱歷經驗全在此 何嘗不是服仙丹 再說合肥段祺瑞
 全國景仰眼界寬 位位巨頭推前輩 千萬弟子依冰山 兩位明公合了板 九死一生或可還
 醫國醫人同一理 我把醫國犯犯痰 治國必須用嚴法 全國糜爛只此端 開宗明義用斬斬
 斬不乾淨不算完 搗蛋份子不除去 自命不凡想上天 抱定主義往前幹 不用顧慮不用瞻
 亂黨頭目斬一個 若干賊匪胆心寒 一連斬他千萬個 不信全國不肅然 仁義道德全會講
 那曉治國那份難 只有除暴安良善 少數犧牲多數安 別說我的智識淺 眼睜全國起狼煙
 專制之後繼武力 最是對症消心丸 所有亂機剷除後 教育普及實業先 學風務須嚴整理
 砍他幾個不算殘 以後學校按軍制 並非故意動野蠻 培養人材如植樹 不善修理亦是彎
 所爲定出嚴規範 期於專心把書研 將來棟材成大器 豈非國家昌盛源 若是放任隨其便
 意向昏迷亂思戀 不識輕重計禍害 一味胡鬧放狂言 將來一羣流氓隊 星星之火盡燎焰
 國家希望付流水 可惜費的那些錢 再說實業這一項 絕非一言所了完 游民設法安置

各要實業技一端	多設工廠貧民院	大小工藝在裏邊	量其智鈍學技藝	出品另有售賣員
熱河蒙古新藏地	逼地黃倉大富源	移民墾屯加整頓	國債籌還不費難	其他吏治司法事
總要簡爽厲行嚴	准其人民呈府院	查實斬首或入監	更望失意大政客	名儒宿將富紳官
何必一定宦途擠	創辦實業多自然	共和招牌不必改	帝制弊害不可添	重法嚴刑明剛斷
暫且弄他十幾年	一俟人心嚮退去	諸瑣全都按步班	智識暫高人有飯	美法無妨漸加添
總期根基先捱好	由淺而深順序前	根基堅實房自固	省得屢次塌了翻	比如小孩才兩歲
學說學走學吃穿	學說教他俄切話	外帶花旦翠屏山	學走教他跳合躡	爲的快快趕飛船
學吃弄些鴨魚翅	捨狸狐腿綢緞穿	本來度日借外債	何況胡鬧代妄談	難道所教全不對
理想事實差的懸	空務虛名反找死	求榮反辱理固然	畫虎不成像了犬	鴨子上架簡直難
共和本來沒稿好	猛獸又把過激傳	沒有法律沒政府	直同我的比喻言	奉勸執政巨頭腦
務把全國統籌盤	腳踏實地辦實舉	不必高調炫又炫	再勸全國四萬萬	靜氣沈心結成團
不必自擾別相亂	臥薪嘗膽維治安	慢慢忍耐往下幹	共和幸福在後邊	我的牢騷暫止住
不然一年說不完				

△馮玉祥當國後半打報廢

(擄公)

馮氏當國

中國綢緞全要報廢

不准購用

馮氏當國

五經四書全要報廢

專讀聖經

馮氏當國 戲園妓館全要報廢 改造教堂
馮氏當國 忠實信義全要報廢 專用奸詐
馮氏當國 山珍海味全要報廢 不許明吃
馮氏當國 總統法治全要報廢 實行過激

△新擁涼關

(津門居士醒辰來稿)

實指望 扶國家 易如返掌 又誰知 天不遂 難策難量
張作霖 佔奉天 兵多將廣 孫中山 得地利 攻略東江
吾總統 爲人和 萬民俯仰 中原土 分三國 各自稱強
吾今日 統人馬 長江掃蕩 盡人事 聽天命 報達家邦

△新灘簧

(清封亡國大夫例)
(贈白眼狼 遞堯撰)

哈哈哈哈哈 嘻：嘻： 說起區區 亦算希奇 前清時代 本是官吏 軍佐材料 沒大出息
幫同上司 刮過地皮 民脂民膏 養家肥己 宣統三年 民軍忽起 這碗半飯 就此丟去
我輩官僚 無處可依 合家老小 另覓技樓 苦得無法 當個編輯 比拉包車 還省跑腿
哈哈哈哈哈 嘻：嘻： 從前事體 不必說哩 算我命裏 小小晦氣 奪我師長 實在無理
自長民政 沒放響屁 此次反戈 我助大忌 藉此證明 貪心不已 直派倒閉 纔出烏氣

公欸弗少 到我腰裏 一朝被撤 捲逃躲避 日本租界 可以藏匿 仔細想來 煞是有趣
 哈哈哈哈 嘻：嘻； 一般亂黨 說亦有趣 東西流學 法政經濟 各種畢業 無有希奇
 咕囁嚙哆 舍人探哩 幸虧馬二 亦來湊趣 同住租界 算得知已 憑我喪心 他倒歡喜
 據說我輩 出人頭地 賣主求榮 經驗有餘 百姓倒零 我們運氣 不拍馬屁 專講際遇
 哈哈哈哈 嘻：嘻； 倘或狡倖 必行過激 司法推倒 委員會議 到那時節 我纔得理
 什麼三民 什麼統制 一概弗懂 明白吃私 (入聲) 現被監視 不足驚嚇 可恨朋友
 見我失志 衣食起居 迥異前時 有朝得勢 全行拚棄 彼一時來 此是時一 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

△吾代貧民請命

(紹清李廉儒投稿)

時至冬令天漸寒 貧苦同胞實難堪 囊空似洗無以度 釜冷生塵無以餐
 面如菜色多困苦 腹若雷鳴心熬煎 甚至流離失所者 蓬頭泥面衣不完
 寒風凜冽冷透骨 戰戰兢兢實可憐 闔老每日揮霍慣 那願貧民受饑寒
 雖至嚴寒冰雪天 皮裘大氅已備全 終日園樓與居館 揮金似土樂仍然
 再與貧民來比較 相差不管天地懸 吾代貧民來請命 惟望闔老念貧難
 節儉糜費助賑捐 貧民感德實無涯 鄙人代行鞠躬禮 脫帽之後把腰灣

△新三字經

(李蔭舫來稿)

馬之初	性假善	督河南	心改變	遠忠厚	近奸險	舉曹錕	你佔先	征東省	首諫言
曹命你	去熟邊	希望著	得勝還	誰令你	心改變	未對陣	忽而返	至北京	困首元
言和平	暗擁段	日未久	圍清院	要打算	清宮歎	變成了	私囊錢	你不想	那當年
無員陸	那來錢	建章亡	仇不報	返從了	安福道	到後來	返安福	從子玉	願報效
吳將軍	目視你	面厚成	交重要	打南省	全知道	你亦會	出兵砲	征河南	你在塲
杪趙個	入私囊	河南督	派你掌	因你是	基督教	逼豫人	除舊廟	禁妓館	改教堂
免綢緞	穿衣裳	將地皮	刮的光	豫省長	無法搪	起公奮	逐二郎	吳師派	福來張
去豫省	接省長	調回你	到中央	十一師	派你掌	從此後	你心腸	對吳帥	不痛腸
故此戰	有反降	可見你	狠心腸	到如今	要出洋	到西山	去乘涼	全說你	同漢想
那曹操	一個樣	吾看你	比曹相	相差的	够不上	主教你	罷恩忘	小李固	到相仿

△新教子

(劉址岩來稿)

想馬氏闖下了濤天大禍 好一似領人馬向京倒戈 見直王失兵權在家悶坐 回頭來瞞願聲吞
 的二哥 那豫督雖免職提升檢閱 你為何忘恩義反生惡謀 這才是友不義失信全國 交友不
 慎曹吳誤錯 劉趾岩看世情兩眼淚落兩眼淚落 馬哥呀……

△諺語集

(小民來稿)

換湯不換藥 依樣畫葫蘆 鷹是兩條腿 大嫂子是娘們 再看看現在的時局改督軍為督選

裁督設督辦 裁了他的兵新招自己兵 像這樣的裁兵廢督 這不是拿着我等小民們開心嗎
咳

△商人八罵誰

(楊樸齋來稿)

商人不能作生意 罵誰 外欠不能進對成罵誰 交通不能運輸貨 罵誰 河南不能兌鈔票
罵誰 街友不能跑貨合 罵誰 走街不能定各貨 罵誰 洋行不能清定貨 罵誰 家家不賺
銀子 罵誰

△時事罵毛延壽

(趙慕俠來稿)

未閉言 不由吾 牙根咬恨 罵一聲 小馬二 賣國的好臣 你本當 食君祿 理應把忠盡
為甚麼 賣主求榮 你喪盡了良心 吾今日 在南省 終然逃了命 我與你絕一死戰 方
顯我是忠臣 你是民國的官 我是中華的臣 落一個清史 名標萬古留美名 像爾等 害天
理 終有報應 常言道 唔味虧心 終久落見 到那時 手刀萬割 一旦化灰塵 罵奸賊
罵的我 我的牙根咬恨 吾今日 統人馬 與爾死爭

△新新七擒孟獲

(戲迷笑覺來稿)

仰而朝天一聲嘆 吳子玉 他好比 武穆一般 直奉爭 帶衆軍 隨他討戰 得勝後 他舉
吾 直省長官 又誰知 那奉張 復來討戰 吾自任 副司令 帶兵出關 理應當 在陣前

捨命勇戰 又誰知 那馬二 按兵不前 受運動 他約吾 倒戈心變 吾只得 爲分肥
 賣主不管 在京地 攬兵權 要佔地盤 那奉擠的吾 拋職丟權 日界搬存賊欸 被奉軍殺
 交長官 到如今 既失主 難以回還 才覺知 世界上 報應循環 吳子玉 真可算 英雄
 好漢 吾王某 要學他 難上加難

△贊吳佩孚忠義寶塔銘

(東平俠客來稿)

吳佩佩 夫丈大 殊人與志 扶家國願立 除黨奸胞同救 廬茅出葛諸如功 圖良有別一統力武 胡馮出戈倒奉通知誰 徒督基假乃室清及曹逼 休能不古千芳流氏吳成反 途前與局大家國注仍願但我 奴國亡作變件條一十二伯最我

△警世西江月

(陳德生來稿)

日昨偶出門外 忽聽樂鼓喧天 原來出殯到門前 急忙緊跑去

漸天津附刊合訂冊

只見銅鑼一對 敲打甚是慢緩 外帶只有旌旗傘 還有樂隊鬧歡
掃塵只有一座 不敲不打亂顛 賓客送殯真希罕 全都垂頭閉眼
雪柳恰是半舊 棺轎極不新鮮 抬轎轎夫更難看 盡是哼哼帶喘
細想日昨早殯 實在透着希罕 各各面具哭喪臉 莫非俱都心煩
看完心中疑惑 悶悶不知所然 後得某君細言談 才知曹銳殯殮
付細思前想後 不禁爲之一嘆 當年榮華盡虛傳 可爲警世寶鑑
昔日曾爲省長 好壞無可論言 只爲陪兄受禍連 生命嗚呼醫院
家中高樓大廈 平日美味珍鮮 婢僕成羣在身邊 竟成曇花一現
今日忽然身歿 出殯這樣單寒 假若今日是當年 大殯何等榮顯
奉勸各大軍閥 和平息爭爲善 若免人民受塗炭 實在積德非淺
再勸政客偉人 望勿永昧心田 看看頭上有青天 急早回頭是岸

△戲擬曹錕罵馮玉祥

(天外居士來稿)

(白)馮玉祥吓 我把你這忘恩的小人 (唱)未開言 不由我 心中惱恨 罵一聲 馮玉祥你
忘恩的小人 你先前 受我恩 你應當把恩盡 爲未歷 你倒戈 圍困我在京都 今日裏
在宮內 我縱然喪了命 爲國家一死 方顯我的忠心 我是討伐的官 你是倒戈的臣 落一
個愛國愛民萬古的美名存 想這等 無良心 豈無報應 常言道 衆夫所指 無病而亡 那

時間千刀萬刮就一旦化灰塵
罵小人 罵得我 這心頭上發恨 今日裏送一死 我萬古留名

△十字錦

(張文元來稿)

宋君理評反竟可吾刻近
偏論衆論對說基宋聞津下
觀人爲對反說基宋聞津下
善行某馮說竟可吾刻近
傳教聖督馮宋聞津下刻近
念感有必馮宋聞津下刻近
案搶大出屢地炭民小來近
完算日何塗炭民小來近

△窮人百字銘

(劉亞喬稿)

咳堪可
哀憐骨枯
哉憐骨枯
骨形骨枯
財無就本原
災旱水發兵遭
抬高價貴昂物百
柴無內廚米無中缸
來去不除賤除號舖各
賣拍碎零把又淨當物衣
台高借避那找去處何
差得能焉動蓮錢沒
快不腿車皮膠拉
挨苦小大家全
債欠皆處處到
塞梗事事
衰運時
該活
陵

△痛病歌

(直民來稿)

模範軍長返北京 武力翻停息民生 迄今已經一個月 長江十省結聯盟 三省軍人將闖進
 沿路車站皆存兵 京津商界是歇業 吾鄉房屋供騰空 糧食材草亦用盡 天寒小民何處行
 只可今朝凍餓死 故後再罵玉祥馮 爾等祖上缺大德 萬古流傳第一名

△快哉亭

(亞喬來稿)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關緊常君鄭討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報看軍馮討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報史把馮討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報仇把馮討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報施展雄韜偉略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好不說心聽聞二馬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掉辭職把呈遞游家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妙為人實被亡身敗 耗告報兵非諸說 北戰成功得勝號 馮連言得

△仿罵毛延壽

(趙陞夫來稿)

未開言把吾的才根咬斷 罵一聲馬老二賣國奸男 吳命你去熱邊掃滅敵陣 誰教你受運動車
 盡良心 你既是基督徒又稱模範 為國家拚一死方顯忠臣 是這等反復徒心存奸險 常言道
 賣主求榮一旦路盡 那時節妻離子散遺笑他人 把此賊只罵得無顏生存 落一個賣國鬼以戒
 國人

△夢話西江月

(劉亞喬來稿)

亞東中華大國 真是赫赫有名 文武官吏盡廉明 中外全都畏敬
總統三發玉函 鹹菜而醬大蔥 一年有數勤葷腥 除非紀念國慶
題起各部總長 上部全是步行 一件綿袍過八冬 從來涓滴歸公
督軍全沒人幹 省長各各受窮 最苦知事道尹公 室家全如懸磬
人民可就不然 家家物阜財豐 至窮之家屋百楹 良田亦有千頃
實行普及教育 學校多如蟻封 管吃管穿管書攻 每月廿元白送
從此雄飛世界 東西任吾縱橫 捲毛綠眼全不成 還是華人受用

△新人物銘

(陳桐來稿)

仇不在難 有機則行 義可不守 有錢則能 斯是反戈 爲(去聲)吾得金 名爲救民難 對
戰於京津 可以解前仇 開悶胸 無傷吾之殼體 無擾吾之安寧 自立國民軍 以迎合民心
公民云 賣主求榮

△新天津報問答

(聶公)

問新天津有黨嗎

答有黨 是民意黨 因爲他的論調 正合民意 但是比那軍閥掛的民意招牌不同

問新天津有派嗎

答有派 是正義派 因為他每日出來的時候 人人都說是主持正義

問新天津有津貼嗎

答有津貼 每日送錢的總有兩萬多人 門都擠破了 還有五天一給錢的 一月一給錢的（務

行部）

問新天津放帳嗎

答不放帳 但是有二千多人 賣報的家小 全靠新天津吃飯

問新天津治病嗎

答能治病 因有許多正人君子 見公理淹沒

都氣病了 因看新天津主持正義 又全好了 他常接得這種來函報告

問新天津得社會信仰嗎

答自信得社會信仰 因為他自開幕以來 所接信件 不下四千封 其中反對的 只有三封

一封對於時局 兩封類似安舒元 若以信箱放在馬路上 認人投信 准許 千分之九百九十

九 可投同情票

問新天津告白效力如何

答日出兩萬多份 閱者十數萬人 遍佈各省 人民 愛屋及烏 告白必有極大效力

問新天津可以代表民意嗎

答准能代表真正民意 倘若官僚施政 參照 新天津言論 准許人民愛戴 稱為好官

△拾字錦

(真愚來稿)

祥似賽反逼懷恩
狼卓戈宮私將一統
莽向重怨仇無毀
上演亂怨私將一統
唱演亂怨仇無毀
常網亂怨私將一統
良天喪報仇無毀
殃遭民黎望無毀
常非孽罪教督基
彰昭理天有自環循應報

△新陋室銘

(醉聖齋主人來稿)

官不在高 得錢則靈 罵不在多 一回則名 斯是為民 則吾得金 商民逃租界 津京斷交
通 先演風波亭 後演白逼宮 可以得地盤 揚罵名 無國民之益耳 失數年之品行 長江
具連盟 干戈恐無停 小民云 何苦皆有

△新新刺巴杰某督理日嘆

(樂天投稿)

避至在 租借地 珠淚滿面 思想起 目前事 好不傷慘 實指望 坐督理 廣招兵將 (哭)
吾那二十三師呀啊啊阿 最不料 因為你 丟却地盤……

新天津附刊合訂冊

△假借名義

(伯文來稿)

北京的刀子 以王麻子的為最馳名 所以有許多的刀剪舖 無論姓甚麼 更不論掌櫃的有麻無麻 楞自起字號曰王麻子刀剪舖 打磨廠一條街上 約有十數家 除王麻子三字之外 更自號老王麻子 真老王麻子 真正老王麻子 伯文曰 吳佩孚出兵東北 稱敵人為逆軍 稱本軍為國軍 而後馮氏倒戈又自稱國民軍 預料若有第四者出現 則可稱真國民軍 及第五者出現則稱真老國民軍 迨至同盟會人掌握軍權 自可稱為真正老國民軍了 咳均是盜取國民名義。那是為民造福的呀

△續假借名義

(揖公)

日昨柏文君來稿說 王麻子 與國民軍比較 狠有趣味 記者接續一段 捧捧柏文君 稻香村 為南方茶食店 名譽甚佳 頗得顧主所信認 後來生意興旺 一般漁利商民 假借名義 又開了許多 真稻香村 老稻香村 真老稻香村 明記稻香村 奎記稻香村 究竟鬧個漁目混珠 難辨真假 這次大戰 馮氏軍隊 自稱國民軍 北京學會 一部學生 也稱國民軍 難分真假 記者想個法子 最好分別 馮玉祥的軍隊 可稱國民軍馮記 胡景翼軍隊 可稱國民軍胡記 孫岳軍隊 可稱國民軍孫記 北京學生隊 可稱國民軍學記 奉軍可稱為國民軍股東 孫文的軍

隊 可稱真老國民軍 以後長江軍隊 可稱護憲軍 湖南軍隊 可稱老護憲軍 全國國民受
災隊 可稱倒毒軍 俄國人當中國兵的 可稱窮軍 日本人當中國兵的 可稱浪軍（因為全
是浪人）最末招出外國瓜分 後將這些軍隊全都繳械 從新改編名爲亡國軍

△詠某氏出省 仿浪淘沙調

（醇齋子來稿）

傳令解新軍 省長心驚 忙携妻子出轅門 幕友行囊都不要 各奔前程 警備不聞聲 衛隊
無兵 抱頭不語自前行 却怪金鋼橋畔路 缺少歡迎

△詠某氏住租界

（前人）

租界好淒涼 雞把威張 遙瞻省長暗悲傷 昔日趨承階下客 都向他方 誰與共心腸 只有
雲寧 百般巧計竟空忙 再託何人謀復任 午夜思量

△新天津報銘 仿陋室銘

（呂育之來稿）

詞不在多 實確則名 文不在深 正大則靈 斯是新刊 惟吾歡迎 言論既正大 消息亦靈
幽 精詳曾鴻儒 投稿無白丁 可以懲奸佞 專愚蒙 皆忠言之逆耳 無偏黨之私情 孔子之
木鐸 大禹之鑿鐘 余贊云何佳不有

△總統大唱逍遙津

（劉趾岩來稿）

大總統因京中傷心落淚 思想起大選事好不傷悲 馬二郎 與胞弟 冤仇作對 害的他 身

已死 魂靈歸陰 吾的兒 年幼小 孩童之輩 尙不能領人馬來破敵圍 恨奸賊 把吾的
 牙根咬碎 欺總統害人民作事全非 欺總統在府內解職退位 欺總統好一似羊入虎圍 欺總
 總統好一似犯人受罪 欺總統好一似籠鳥難飛 欺總統好一似獨行深山 遇猛獸張牙舞爪對
 吾發威 心想脫逃無路回歸 欺總統好一似身落敵圍 又聽得府門外砲聲如雷

△說新天津報

(邢墨林來稿)

新聞多……命令早 誠然大報縮爲小
 新天津……出版早 人人歡迎這種報
 新天津……獨立報 不受運動名譽高
 報廣告……編的好 言論自由談的妙
 國事電……有專稿 確實消息登的早
 有浪人……便造謠 妄說受人運動了
 幸有那……編輯部 聶公先生筆如刀
 說破了……反奸計 讀者也全明白了
 日出刊……數萬號 清晨早早銷完了

△名字半打

(秉義來稿)

報館林立 宗旨不同 言論自由 貴報有名 公論正理 人皆服從 一人反對 自找臭名
從古至今 各界人等 作事良善 千古美名 忠臣被害 奸賊橫行 收錄結果 永世罵名
如得心病 不請醫生 每閱春秋 與報揚名 無才投稿 悶氣心中 若問我姓 不敢注名

△呻吟西江月

(趙克明來稿)

南北戰事羣起 各動刀兵稱強 那是爲國去疆場 實是各懷主張
此次同室操戈 至今數月延長 各處難民亂逃荒 小民塗炭遭殃
陣前兵士哭聲 全都淚眼汪汪 餓着肚皮叫爹娘 還得往前勇闖
死屍遍野皆是 橫三豎四亂躺 血流成河一個樣 真是腥臭難當
軍閥他不憐民 返到得意揚揚 胸前掛的那獎章 比前多挂一趙

△抱佛腳的解釋

(張梅仙投稿)

一日趁一瞬之暇 就餐飯館 忽然有一種聲響 振我耳鼓的說是抱佛腳抱佛腳的 我得着這
種聲浪 使用我的腦力 去細細的細釋這個名詞的解釋 今把我細釋的結果 說來和大家研
究研究 敵意以爲這個名詞 應該是說 如有兩方面互相對待 互相抵敵 那第三者 於護
論上的贊成 實行上的幫助 也不管這兩方面的目的 誰是爲公 誰是爲私 誰的理由正大
誰的理由屈縮 但看着那一方面的地步寬綽 勢力盛強 便贊成幫助他個不了 那窘窄微

弱的方面 就譏刺推擠他個够受 這才是抱佛腳的真現象呀 倘或那地步寬綽 勢力強盛的 正是那理由正大 目的爲公的那一方面 那第三者贊成扶助 確屬正氣的發越 義憤的搏 動 決絕不能拿抱佛腳的名詞責備的叻 然而現在有的人 譏議那贊成這討逆的行爲 傳播 國軍的勝利各種新聞 就說他是抱佛腳咧 大約這些先生們 是沒曾細細繹那抱佛腳這個名 詞的正確解釋 就也磨茫然一說罷試您們先生細細的思想 那倡亂的爲盜賊 戡亂的爲英雄 這兩句話 不但諸位先生們不能有反對的議論 就是自古迄今 也不會有反對這兩句話的 請想這國軍方面 和那孫張盧的方面 誰是倡亂的目的 誰是戡亂的目的 還不明白他誰 爲公誰爲私 誰的理由正大 誰的理由屈細嗎 那麼贊成討逆 表揚國軍的議論 當然不能 說他是抱佛腳啊 要是說這種議論是抱佛腳 那古今來抱佛腳的不很多了嗎 那麼孔夫子那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的議論 是抱帝堯的佛腳 (君哉舜也有天下而不與焉) 的議論 是抱 帝舜的佛腳 那孔門之徒和孟子 那 (自民生以來未有孔子也) 的贊揚 是抱孔子的佛腳 那 (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和那 (殺伐用張 於陽有光) 的稱羨 是抱商湯周武的 佛腳咧 就算是抱佛腳吧 只要捺的那眼睛珠子亮亮的 別抱了那孫行者的脚 別抱了那盧 狡貌的脚 別抱了張鱉古的脚 抱的真正是佛的脚 那便是佛門弟子啦 您們別管怎麼譏議 罷 說他還能够成了牛魔王嗎

△戲擬商號致老搶書

(胡子馨來稿)

老搶先生凶鑿 客歲一別 不聞先生大名久矣 乃者 戰事雖停 交通猶未恢復 商業停滯 週轉似乎不靈 加以生意蕭條 門面等於虛設 坐食山空 血木行將告盡 不謂當此 商人束手 莫展一籌之際 而先生竟以惠臨聞矣 噫 先生來非其候 乃商人將死之時也 而先生不顧人之死 竟快己之樂 先生可謂忍人也 吾知先生乃豪傑者流 以先生之勇敢 不爲愛國之士 而特出此盜跖之行 甚爲先生不取也 先生雖不畏警察之緝捕 不懼商家之設衛 而一旦鐵鎖繞頸 則悔將不及矣 商人非愛財而畏搶命實爲先生之材可惜 故特以書奉謁 惟先生察之

某某商號謹啓

△戲老搶覆商號書

某某商號惠鑒 接誦來書 實屬誨我良深 感荷奚似 緣鄙人等 悲國事之日非 痛大厦之將頽 不惜跋涉千里 捨身殺賊 所過之處 無不歌頌載途 (實則怨聲載道) 祇以阮囊羞匱 暫與寶號商借 適鈔即是若鈔 何分人我 况此區區之數 於君不過牛身一毛 在我則涸轍可甦 若鄙人等 討賊有功 得膺上賞 則當以十爲一 奉趙與君 倘汝等視財若命 一毫不拔 則勃郎寧無情 立刻傾生 若其開門迎迓 則必恭敬維謹 敬爾安生 迎拒兩途 惟汝寧善自思之

此覆老搶拜上

△夢話西江月

(蔡世五來稿)

民國十有三載 小民幸福無邊 論吃山珍海味鮮 平常淨穿綢緞
 若說偉人政客 實在令人可憐 日用一次粗茶飯 永遠不見洋錢
 現下和平有望 官民一樣平權 他報累累登煩言 生說這是活現
 我國軍人論禮 見人喜笑開言 商民對兵發狂言 軍人立正旁站

△介紹良醫

(段長憲來稿)

竊自某氏倒戈 天人共憤 無論男女老幼 咳聲嘆氣 切齒咒罵 日久怨氣填胸 多由鬱忿
 而成病者有之 更由此病而死者有之 敵人前閱新天津報之偉論 令人心平氣和 精神為之
 一振 真有不藥而愈之功矣 今望我全國人民 如有患此病者 無須請醫吃藥 可買一份新
 天津報看看 比吃順氣吃還強十倍 如有不信 請買閱試之 方知余言之不謬也

△三角銘

(樂天投稿)

賦文奸利以想可利名
 武又奸利以想可利名
 陰薰而怨不嘆可利名
 心報有事事嘆可利名
 恩如不事事嘆可利名
 今趁無且地掃譽
 心安處遺且地掃譽
 身安處遺且地掃譽

△棗核式百字銘

(蘆台于祖述來稿)

天津多新聞，實由人十無不。前
報材可無，論見偏家發筆秋春。
料可無，語了偏家發筆秋春。
靠捏無，九主將後總錢子他冰
造玄語，張陳一頑不錢子他冰
妙人九，張陳一頑不錢子他冰
笑公張，文後一頑不錢子他冰
道亂文，一後一頑不錢子他冰
套緊不，戒頑不錢子他冰
肖暴強，畏不錢子他冰
砲瑟毛，行橫山冰
鬧胡日，拍犀與
照鬼，鬼與
跳鬼，鬼與
叫鬼，鬼與
要好

△戲擬馬一二先生逼宮銘 (仿陋室銘步原韻)

(東平俠客來稿)

官不在高，遺臭則名；兵不在多，謀叛則靈。斯是逼宮，惟缺德馨。兵圍曹國老，槍斃李彥青。滅清歸黎庶，廢帝作白丁。可以貪民財，毀聖經。有罵名之八耳，有果報之現形。反對吳子玉，私通張司令。記者云：萬惡之有。





每本大洋五角
不准翻印